

胡適
留學
日記

四

胡適
自題



胡適留學日記

第四冊

胡適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本館第一版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胡適留學日記四冊

◆(64373)

每部定價國幣貳拾伍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 者 胡 適

發 行 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印刷書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地

藏暉室劉記卷十三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四月十八日至七月廿一日——

一 試譯林肯演說中的半句（四月十八日）

趙宣仲（元任）寄書問林肯（蓋梯司傑（Gettysburg）演說）中之“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一語當如何譯法。此語梁任公嘗以爲不可遂譯，今姑試爲之：

此吾民所自有，所自操，所自爲之政府。

然殊未能得原語之神情也。又譯：

此主於民，出於民，而又爲民之政府。

則三段不同文法矣。不如用反身動詞（Reflexive verb）之爲佳也。

二 沁園春 誓詩（四月十八夜第四次改稿）

重寫定前所作詞，此第四次稿也。

沁園春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與詩誓之。看花飛葉落，無非乘化，西風殘照，正不須悲。無病而呻，壯夫所恥，何必與天爲笑啼？生斯世，要鞭笞天地，供我驅馳。文章貴有神思。到琢句雕辭意已卑。更文不師韓，詩休學杜，但求似我，何效人爲？語必由衷，言須有物，此意尋常當告誰？從今後，儻傍人門戶，不是男兒。

三 作文不講文法之害（四月十九日）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朱註引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邢昺疏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言行相副，是君子也。』

此兩說皆未能滿意。蓋原文本不明白。『其言』是誰之言？『之』又指何物？指『言』

耶抑指『行』耶？『從』字又無主詞，誰從之耶？依周說，則『言』從之也。依邢說，則『行』從之也。

此章可得以下諸說：

- (1)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言〕之。
- (2)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
- (3)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人〕從之。
- (4) 先行〔君子之〕言，而後從之。（此『行』字『從』字皆命令法。）

英文譯本：

Marshman譯本：'He puts words into deeds first, and sorts what he says to the deeds'.

此又爲一說，略同周說(1)而稍異：

- (5)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願行而言〕。

民國五年四月

八九七

Legge 譯本 "What he first says, as a result of experience, he afterwards follows up"

華英四書 "He acts before he speaks, and afterwards speaks according to his actions."

作文不講文法之害如此。

此例甚多，不可勝舉。更舉一二：

- (1) 『學而時習之。』『之』字何指？
- (2)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之』字又何指？
- (3) 『父母唯其疾之憂。』『其疾』是誰的病？
- (4)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違的甚麼？

昨日有名 W. D. Gates 者演說，引『先行其言』一節，以示孔子與近世『致用主義』相同。其所引，蓋 Marshman 所譯。余以此章本無定論，未足為據。偶有所感，連類記此。

四 論文字符號雜記四則（四月廿三夜）

（一）閩清林和民君（有任）讀余文字符號論（科學二年一號）移書謂『吾國無間接引語。』此亦不然。今試舉數例：

- （1）孔子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 （2）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 （3）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 （4）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以上在引號（『』）內之諸語，皆間接引語也。

（二）林君又言吾所用線號（例如胡適）有不便處。如書寫時，或排印時，一行已盡，而一名未完，勢不得不分作兩行，如

（甲）

……	亞里士
多德	

（乙）

……	魏
齊亡走趙	

(丙)

齊交驩	………	魏
-----	-----	---

(丁)

秦之辯	………	儀
-----	-----	---

不知者，或誤以（甲）例亞里士多德爲二名，而（丁）例儀秦爲一名。此言甚是。吾意此後當於一名截斷分行之處加一短線，以示其爲一名。如下例：

(戊)

多德	………	亞里士
----	-----	-----

(己)

齊亡走趙	………	魏
------	-----	---

以（己）與（丙）比較而觀，則其相異之處可見矣。

（三）吾前作賞鑒號，採用舊時連圈之法，至今思之，似不甚妥。連圈有二病：

（1）易與斷句之圈相混；

（2）甚費力。

今擬以下諸說，而未能自決也。

(1) 廢賞鑿號而不用。

(2) 或與提要號（——）同用一種符號。

(3) 或用雙線法（= = =）。例如：

……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四) 上所記『間接引語』，意有未盡，更記之。

(例一)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例二)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

此皆直接引語也。所用『客』字『君』字，皆對稱代名 (Second Person Pronoun) 用日
本人譯名) 也。

(例三) 兒女……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

此間接稱引也。所用『我』字，是自稱代名 (First Person Pronoun) 若改『我』爲

『客』則直接引語矣。

(例四) 林君寄余書曰：『君所作文字符號論有不妥處。』
此直接引語也。今易爲間接：

(例五) 林君寄余書，謂余所作文字符號論有不妥處。

此亦易對稱代名爲自稱代名也。

五 沁園春 誓詩(四月廿六日第五次改稿)

重寫定沁園春詞：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與詩誓之。任花飛葉落，何關人事？鶯嬌草軟，不爲卿遲。無病而呻，壯夫所恥，何必與天爲笑啼！吾狂甚，頗腸非易斷，淚不輕垂。文章貴有神思。到琢句雕辭意已卑。要不師漢魏，不師唐宋，但求似我，何效人爲？語必由衷，言須有物，此意尋常當告誰？從今後，待剷除臭腐，還我神奇。

(附記) 此詞修改最多，前後約有十次。但後來回頭看看，還是原稿最好，所以

嘗試集裏用的是最初的原稿。廿三，五，七日。

六 讀蕭山來裕恂之漢文典（四月廿九日）

此書眼光甚狹，殊不足取。記其足供調查者數事：

字數

時代 字數

所據書

周 九，〇〇〇

籀文（說文序）

秦 九，三五三

小篆（重刻說文序）

漢 一〇，五—六

說文

魏 一八，一五〇

廣雅

晉 一二，八—四

字林

梁 二二，七—九

玉篇

唐 三六，一—四

廣韻

民國五年四月

宋 三四，二三五

通志六書略

明 三三，一七九

字彙

清 四二，一七四

康熙字典

文字學古書

(一) 體制

(甲) 小學

急就章 (漢史游)

凡將篇 (漢司馬相如)

太甲篇 (班固)

勸學 (蔡邕)

埤蒼 (魏張揖)

三蒼 (晉郭璞)

小學篇 (王羲之)

字指 (晉李彤)

漢隸字源 (宋婁機)

鐘鼎款識 (宋薛尚功) 俗書刊誤 (明焦竑)

(乙) 文字

說文解字

字林 (晉呂忱)

文字集略 (晉阮孝緒)

玉篇（梁顧野王）

正名（宋何承夫）

千祿字書（唐顏元孫）

五經文字（張參）

九經字樣（唐元度）

說文繫傳（南唐徐鉉）

佩觿（宋郭忠恕）

類篇（司馬光）

六書故（戴侗）

六書正譌（元周伯琦）

六書統（元楊恆）

說文長箋（明趙官光）

六書本義（趙撝謙）

說文解字注（段玉裁）

說文句讀（王筠）

說文通訓定聲（朱駿聲）

（二）音韻

（甲）音韻

字音（晉孫炎）

四聲切韻（齊周顒）

四聲譜（梁沈約）

切韻（隋陸法言）

唐韻（唐孫愐）

韻海鑑源（顏真卿）

廣切韻（李邕）

切韻指元論（僧鑑言）

三十六字母圖（僧守溫）

唐廣韻（張參）

切韻指掌圖（宋司馬光）

韻補（吳棫）

集韻（丁度）

九經韻補（楊伯岳）

五音集韻（金韓道昭）

古今韻會（元熊忠）

洪武正韻（明樂韶鳳）
古音四書（楊慎）

音學五書（顧炎武）

廣雅（顧氏校本）

（乙）音釋

經典釋文（唐陸德明）
經典集音（劉鎔）

音訣（郭逸）

羣經音辨（宋賈昌朝）
周秦刻石音釋（元吾邱衍）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劉鑑）
書文音義使考私編（明李登）

難字直音（李登）

毛詩古音考（陳第）
屈宋古音義（陳第）

石鼓文音釋（楊慎）

讀易韻考（明張獻翼）
詩音辨略（楊貞一）

（三）訓詁

（甲）古文

集古文（張楫）

古今官書（晉衛宏）

古文奇字（郭顯卿）

尚書古字 (唐李商隱) 古文略 (李商隱) 古文雜字 (宋郭忠恕)

汗簡 (郭忠恕) 古文字訓 (宋夏竦) 古文四聲 (夏竦)

金石遺文 (明豐道生) 擴古遺文 (李登) 奇字韻 (楊慎)

古文字考 (都兪) 石鼓文正誤 (陶滋)

(乙) 訓詁

爾雅 方言 (揚雄) 說文解字

小爾雅 (孔鮒) 釋名 (劉熙) 逸雅 (劉熙)

廣雅 (魏張揖) 爾雅注 (晉郭璞) 匡謬正俗 (唐顏師古)

爾雅注 (宋鄭樵) 爾雅疏 (邢昺) 埤雅 (陸佃)

爾雅翼 (羅願) 名苑 (司馬光) 駢雅 (明朱謀埠)

字詁 (黃生) 續方言 (清杭世駿) 別雅 (吳玉搢)

倉頡篇 (孫星衍) 彙雅 (明張萱) 方言據 (明魏澹)

方言類聚（明陳與郊）經籍纂詁（清阮元）助字辨略（劉洪）

經傳釋詞（王引之）爾雅正義（邵晉涵）爾雅義疏（郝懿行）

爾雅廣疏（周春）

七 古代文明易於毀滅之原因（四月三十日）

古代文明所以有毀滅之虞者，以其影響所被之疆域甚小，故一遭摧折，即絕滅無存。其有存者，幸也。今日之文明，則除地球毀滅外更無此虞矣。古代克里特（Crete）地中海東部（烏國）之文明至今始有人發現之。希臘之科學，吾國古代之科學，今皆成絕學，亦以此也。

偶與友人菲李格曼女士（F. Fiegelman）談及此，遂誌之。菲女士治社會學，人類學甚精。

八 談活文學

適每謂吾國之活文學，僅有宋人語錄，元人雜劇院本，章回小說，及元以來之劇本，小說而已。吾輩有志文學者，當從此處下手。今記活文學之樣本數則於下：

(一) 詞

(1) 雲一縞，玉一梭，淡淡衫兒薄薄羅，輕顰雙黛螺。秋風多，雨如和，簾外芭蕉三兩窠。——夜長，人奈何！（南唐李後主長相思）

(2) 獨倚胡床，噴公樓外峯千朵。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別乘一來，有唱終須和。還知麼？自從添箇，風月平分破。（蘇東坡點絳脣）

(3) 江水西頭隔煙樹，望不見江東路。思量只有夢來去，更不怕，江闌住。燈前寫了書無數，算沒個人傳與。直饒尋得雁分付，又還是，秋將暮。（黃庭堅望江東）

(4) 有得許多淚，更閒卻許多鴛被；枕頭兒放處都不是。——舊家時，怎生睡？更也沒書來！那堪被雁兒調戲，道無書卻有書中意。排幾個『人人』字！（辛稼軒尋芳草）

(5) 誰伴明窗獨坐？我和影兒兩個。燈盡欲眠時，影也把人拋躲。無那，無那！好箇悽惶的我！（向鏞〔子諱〕如夢令）

(6) 恨君不似江樓月：南北東西，南北東西，只有相隨無別離。恨君卻似江樓月：暫滿還虧，暫滿還虧，待得團圓是幾時？（呂本中采桑子）

(7) 洞房記得初相遇。便只合，長相聚。何期小會幽歡，變作別離情緒。况值闌珊春色暮，對滿眼亂花狂絮。直恐好春光，盡隨伊歸去。一場寂寞憑誰訴？算前言，總輕負。早知恁地難拚，悔不當初留住。其奈風流端正外，更別有繁人心處。一日不思量，也攢眉千度。（柳耆卿畫夜樂）

——五月十八日記——

(二) 曲

(1) 琵琶記 描容

（三仙橋）一從公婆死後，

要相逢，不能夠，

除非是夢裏暫時略聚首。

若要描，描不就。

教我未寫先淚流。

寫，寫不出他苦心頭。

描，描不出他饑症候。

畫，畫不出他望孩兒的睜睜兩眸。

我只畫得他髮颯颯，

和那衣衫敝垢。

我若畫做好容顏，

須不是趙五娘的姑舅。

(跋)適憶少時曾見李笠翁(漁)所改此齣，似更勝原作，今不復記憶之矣。
然此曲之爲琵琶記第一佳構，則早有定論，不容疑也。

(2) 雙海記 思凡

(山坡羊) 小尼姑年方二八，

正青春，被師父削去了頭髮。

每日裏在佛殿上燒香換水，

見幾個子弟們遊戲在山門下。

他把眼兒瞧着咱，

咱把眼兒覷着他。

他與咱，咱共他，

兩下裏多牽掛。

冤家，

怎能教成就了姻緣，

就死在閻王殿前，

由他把碓來碓，鋸來解，

把磨來挨，放在油鍋裏去炸。

由他！

則見那活人受罪，

那會見死鬼帶枷？

由他！

火燒眉毛，且顧眼下。

火燒眉毛，且顧眼下。

（跋）此中亦大有妙理。司馬君實曰：『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磔燒春磨，且無所施。』朱子小學取之。

（哭皇天）又只見那兩旁羅漢塑得來有些優角。

一個兒抱膝舒懷，

口兒裏念着我。

一個兒手托香腮，

心兒裏想着我。

一個兒眼倦開，

朦朧的覷着我。

惟有布袋維漢笑呵呵。

他笑我時光挫，

光陰過，

有誰人，有誰人，

肯娶我這年老婆婆？

降龍的惱着我，

伏虎的恨着我，

那長眉大仙愁着我，

說我老來時有甚麼結果！

（風吹荷葉煞）把袈裟扯破，

埋了藏經，

棄了木魚，

丟了鏡鉢。

學不得羅刹女去降魔，

學不得南海水月觀音座。

夜深沉，獨自臥。

起來時，獨自坐。

有誰人孤悽似我？

似這等，削髮緣何？

恨只恨說謊的僧和俗。

那裏有天下園林樹木佛？

那裏有枝枝葉葉光明佛？

那裏有江湖兩岸流沙佛？

那裏有八萬四千彌陀佛？

從今去，

把鐘樓佛殿遠離却，

下山去尋一個年少哥哥。

憑他打我，罵我，說我，笑我，

一心不願成佛，

不念彌陀，

般若波羅。

(跋)末一段文妙，思想亦妙。

吾鈔此曲，非徒以其思想足取，亦以其暢快淋漓，自由如意，爲文學中有數文字耳。

卽以思想而論，此亦一種革命文字也。作者蓋有見於佛教僧尼之制之不近人情，故作此劇，以攻擊之。亦可謂『問題戲劇』(Problem Plays)之一也。

在西方文學中，如卜朗吟之“Fra Lippo Lippi”命意與此相似。然卜氏之作，穆然遠上，不可及矣。

(3) 長生殿 彈詞

(九轉貨郎兒) (六轉) 恰正好，喜孜孜，霓裳歌舞。

不提防，撲通通，漁陽戰鼓。

剗地裏，荒荒急急，紛紛亂亂，奏邊書。

送得個九重內心惶懼。

早則是驚驚恐恐，倉倉卒卒，

挨挨擠擠，搶搶攘攘，

出延秋西路。

攜着個嬌嬌滴滴貴妃同去。

又則見，密密匝匝的兵，

重重疊疊的卒，

鬧鬧炒炒，轟轟割割，四下喧呼。

生逼散，恩恩愛愛，疼疼熱熱，帝王夫婦。

霎時間，畫就一幅慘慘悽悽，絕代佳人絕命圖。（下闕）

——五月廿九日記——

九 『反』與『切』之別（五月十八日）

反切之別。常人每不能辨之。

韻會（康熙字典引）：「一音展轉相呼謂之反，亦作翻。以子呼母，以母呼子也。切謂一韻之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

康熙字典有切而無反。其卷首釋例曰：「斷韻分音爲之切，音聲相和爲之韻。能析諸字名派，所謂「論韻母之橫豎，辨九音之清濁，呼開合之正副，分四聲之平仄」，故名「字母切韻」。切字之法，如箭射標。切脚二字，上字爲標，下字爲箭。……中者便是。」

趙宣仲（元任）作文論 *Chinese Phonetics*（月報六卷七號）以例明之：

選（斯遠切） 蕪（斯掩切） 老（淪島切） 談（提蘭切）

其說甚明，故記之。

古人多不分反與切。胡三省注通鑑：「倦，達員翻。」此實切也。又如：

復（扶又翻） 趨（七喻翻） 伎（渠綺翻）

皆宣仲所謂切也。

一〇 記『的』字之來源：『之』『者』二字之古音（五月廿五日）

吾嘗研究『的』字之文法（季報三年三號）知此字今用以代文言之『之』字『者』字。（此外用法尙多。）凡『之』字『者』字之種種用法，多可以『的』字代之。因念此諸字變化沿革，或由於聲韻的變遷，倘能求其歷史的關係，則今之俗字，或竟爲最古之字亦未可知。而吾人所謂俗者，不過一種無根據之惡感，蔽於積俗，而不知其非耳。（月報十一卷八號）

此諸字之關係沿革，大略如下：

趙宣仲曰：『一之一字古蓋讀如今『的』一字。凡知徹澄三紐之字，原爲舌上的端透定（Cerebral t's&d）其後此一類之音，變爲照穿狀（正齒）於是重複興焉。』
宣仲之言是也。『者』字之沿革略同此。『者』字古蓋讀如『塔』，後始變而爲『煮』，後乃轉爲『者』耳。秦始皇瑯琊臺刻石曰：

六合之內，皇帝之土。

西涉流沙，南盡北戶；

東有東海，北過大夏。（索隱音戶）

人迹所至，無不臣者。（音堵）

功蓋五帝，澤及牛馬。（音姥）

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又詩采綠：

其釣維何？維魴及鱖。

維魴及鱖，薄言觀者。（韓詩作覩）

又楚辭九歌：

窈汀州之杜若，

將以遺乎遠者。（朱注者叶音洛，又音覩）

時不可兮驟得，

聊道遙兮容與。

皆可證古『者』之讀『堵』也。觀合『者』以成聲之字，如都，闌，堵，覩，厖，諸字，又可見『者』字本端透定紐也。

『之』字古音爲『的』（或低）亦可於『諸』字見之。『諸』字乃『之乎』二字或『之於』二字快讀合成之音。『諸』字古蓋音『都』（例同上）其切音之式爲

之乎——低乎——諸——

之於——低於——諸——

當文言之『者』變爲『止野切』之後，口語之『者』猶作『堵』聲，後變而爲『朶』聲。繆襲挽歌云：

形容稍銷歇，齒髮行當墮。

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晉時『的』字在江左猶作『堵』聲。晉書王衍傳曰：

衍口未嘗言錢字。婦令婢以錢繞牀下，不得行。衍晨起，呼婢曰：『舉卻「阿堵」中物！』

「阿堵」猶今言「這個」也。（康熙字典）後「阿堵」變成「兀的」。「兀的」北音與「阿堵」相近，而「堵」變爲「的」之沿革可見也。

宋時的「字尙讀上聲，爲「底」。如羅仲素曰：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古只有「底」字。底止之底，亦音底。其指音乃後來之變音也。

「之」字作動字用者，古亦音低。如「宋輕將之楚」，「若魂則無不之也」是也。亦作底，如詩「靡所底止」，今人言「抵某處」，卽此字也。

「之」字作介字用者同此。如詩「之死矢靡他」，與漢書禮樂志「抵冬降霜」同一來原。今人言「抵死不肯招」是也。

一 元任論音與反切（五月廿五日）

趙宣仲言，中文之音凡有五部分：

一曰母 (Initial)

二曰介 (Medial, if any)

三曰韻 } (Vowel Proper)

四曰韻尾 } (Final Consonant, if any)

宣仲不爲韻尾立名，統名之曰韻，余爲造此名，省曰尾。

五曰聲 (The tone of the vowel)

如『梁』字 (Liang)

l 爲母，

i 或 y 爲介，

a 爲韻，

ng 爲韻尾，

其聲爲下平也。

宣仲謂反切法之大病，在於不能爲精密的解剖。如

選 斯遠切(Sien)

蘇 斯掩切(Sien)

兩音之異在於音介之不同：一爲ㄩ，一爲ㄩ（或爲ㄩ）也。其他四事：母同（ㄩ），韻同（ㄩ），尾同（ㄩ），聲同（上）。

此種分析，非有字母，不能爲功也。

一二 美國詩人 Lowell 之名句（一失足成千古恨！）

“Once to every man and nation comes
the moment to decide,

In the strife of Truth with Falsehood,
for the good or evil side.”

——James Russell Lowell ("The Present Crisis")

一三 死矣袁世凱（六月七日）

袁世凱死於昨日。此間華人，真有手舞足蹈之概。此真可謂『千夫所指無病自死』者矣。吾對於袁氏一生，最痛恨者，惟其『坐失機會』一事。機會之來，瞬息即逝，不能待人。人生幾何？能得幾許好機會耶？袁氏之失機多矣：戊戌，一也；庚子，二也；辛亥壬子之間，三也；二次革命以後，四也。

使戊戌政變不致推翻，則二十年之新政，或已致中國於富強。卽不能至此，亦決無庚子之奇辱，可無疑也。袁氏之賣康梁，其罪真不可勝誅矣。二十年來之精神財力人才，都消耗於互相打消之內訌，皆戊戌之失敗有以致之也。

辛壬之際，南方領袖傾心助袁，豈有私於一人哉？爲國家計，姑與之以有爲之機會，以觀其成耳。袁氏當是時，內攬大權，外得列強之贊助，儻彼果能善用此千載一時之機會，以致吾國于治安之域，則身榮死哀，固意中事耳。惜乎！袁氏昧於中國人思想之趨向，力圖私利，排

異已甚至用種種罪惡的手段以行其志馴致一敗塗地不可收拾今日之死晚矣。

袁氏之罪，在於阻止中國二十年之進步。今日其一身之身敗名裂，何足以贖其蔽天之辜乎？

一四 論戊戌維新之失敗於中國不爲無利（六月七日）

吾謂戊戌政變之失敗，遂令中國進步遲二十年。既而思之，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使二十年前之維新果能成功，則中國今日雖或略強於今日之中國，然其政界現象必具以下諸點：

(1) 滿洲帝室，

(2) 滿洲貴冑，

(3) 官僚政治 (Bureaucracy)，

(4) 種族革命之運動。

其結果必爲一種皮毛的新政，暫時的治安，而共和之運動反爲所阻滯，約如日本今日之政局，而未必有日本今日之精神能力；且種族革命終不可免，則以無根本的解決故也。

徒以戊戌失敗之故，此二十年中中國之進步，皆起於下而非出於上。其結果乃有辛亥之革命及今日之革命，遂令數千年之帝制一旦推翻，三百年之滿清亦同歸於盡，今之官僚派餘孽似亦有摧滅之勢；則雖謂吾國政體問題已有幾分根本的解決可也。而此幾分根本的解決，皆戊戌失敗之賜也。

吾之希望，在於此後之進行，已無滿族，帝政，貴冑，官僚四者之阻力；他日之民國，其根基或較今日之日本爲尤穩固也。

一五 爾汝二字之文法（六月七日）

爾汝二字，古人用之之法，頗有足資研究者。余一日已睡，忽思及此二字之區別，因背誦論語中用此二字之句，細細較之，始知二字果大有分別。明日，以檀弓證之，尤信。今先舉檀弓一節，以證吾言：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汝）退而老於西河之

上，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適按退上疑有『汝』字，末句『何』字衍文。）

觀此則，可知爾汝兩字本有別。若無別，則忽用汝，忽用爾，何也？

余於論語檀弓兩書所得結果，擬爲通則數條如下：

（甲）汝爲單數對稱代詞：

汝弗能救歟？

汝與回也孰愈？

汝奚不曰。

汝何無罪也？

（乙）爾爲衆數對稱代詞，猶今言『你們』：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孔子先反，門人後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

（丙）爾爲主有之次，如今言「你的」。

爾罪一也。

反哭于爾次。

喪爾親。

喪爾子，喪爾明。

盍各言爾志？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以上之爾字位於名詞之前。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非爾所及也。

以上之爾字位於代詞『所』之前。

(丁)爾汝同爲上稱下及同輩至親之稱。然其間亦不無分別。用汝之時所稱必爲一人，而稱一人不必即用汝，亦可用爾。稱一人而用爾，每以略示敬意，略示疏遠之意，不如汝之親狎也。

陽貨謂孔子曰：『來，子與爾言。』

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求，爾何如？赤，爾何如？點，爾何如？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曾子曰：『爾將何之？』（以下檀弓）

平公呼而進之曰：『黃，義者爾心（此爾字是主有次）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

舊說『爾心或開予』一句，適按開字句絕亦可通，予屬下句，今人猶言『開心』

『心花大開』

夫子曰：『由，爾貴於人，終無已夫！』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

此與上（乙）條所引『爾來何遲也』一語可參看。此二爾字亦可作『你的』解，則當隸（丙）條。

凡以衆數之對稱代名用作單數之稱，其始皆以示疏遠，或以示禮貌。此在歐文，蓋莫不皆然。其後乃並廢單數之代名而不用。此在歐文，亦復如是。歐文之廢單數對稱代名，乃數百年間事耳。其在吾國春秋時，猶用此區別。至戰國時，則爾汝同爲親狎之稱，輕賤之稱。孟子全書中不用『汝』，亦少用『爾』，雖對弟子，亦用『子』。又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則爾汝二字皆爲所避而不用可知也。

以上諸通則，可以否定語意表示之，則較肯定語意之諸則尤爲明顯，亦更無例外可言。

（1）凡用汝之時，汝字所稱，決非衆數。

（2）稱一人雖可用爾，而一人以上決不用汝。

此二則論語檀弓無一例外。

(3) 凡爾作『你的』或『你們的』解時，決不可用汝代之。

尚書大禹謨曰：『天之歷數在汝躬，』論語堯曰篇引此句，作『在爾躬。』可見尚書之誤，又可見此則之嚴也。

研究此種用法有何用乎？曰：可以爲考據之用。戰國以後，爾汝兩字之用法已無人研究，故漢人僞作之書，其用對稱代詞，如爾字，汝字，乃字，皆無條理可尋，皆不合古人用法。其爲僞託之書，于此可見一斑。

凡後人僞託古書，往往用後世之字及後世之文法，非有語學的 (Philological) 考據，不足以揭破之。

卽如尚書中盤庚太甲泰誓諸篇，以此所列諸通則證之，其爲僞託，可無疑也。

適於此說，尙未能澈底根究，不敢斷然決其必行，他日有暇，當徧考諸書以證實之。今姑記於此，以備一說云爾。

一六 馬君武先生（六月九日）

馬君武先生於五月卅日自歐洲返國，道出紐約，相見甚歡。適與先生別九年矣。先生於丁未去國，辛亥革命時返國。明年，南京政府成立，先生爲實業次長。及南北合併，先生被舉爲參議員。第二次革命將起，先生懼禍及，匆匆亡去，復至德治工科。去年得博士學位，今始歸耳。庚戌十月，先生寄書，中附一詩云：

離鄉十載悄然忽歸

故鄉吾負汝，十載遠別離。萬里生還日，六洲死戰時。疾聲喚獅夢，含淚拜龍旗。吾歲今方壯，服勞或有期。

『萬里生還日，六洲死戰時。』今日竟成詩讖。

先生留此五日，聚談之時甚多。其所專治之學術，非吾所能測其淺深。然頗覺其通常之思想眼光，十年以來，似無甚進步。其於歐洲之思想文學，似亦無所心得。先生負國中重望，大可有爲，顧十年之預備不過如此，吾不獨爲先生惜，亦爲社會國家惜也。

一七 喜朱經農來美（六月九日）

朱經農新自國中來，居美京，爲教育部學生監督處書記，將以餘力肄業於華盛頓大學。經農爲中國公學之秀，與余甚相得，余庚戌懷人詩所謂『海上朱家』者是也。革命後，國中友人，音問多疎，獨時時念及湯保民及經農二人。今聞其來，喜何可言，惜不能卽相見耳。

一八 杜威先生（六月十六日追記）

下附圖乃杜威先生及安慶胡天濬君合影，陶知行（文滄）所攝。

杜威（John Dewey）爲今日美洲第一哲學家，其學說之影響及於全國之教育心理美術諸方面者甚大，今爲科崙比亞大學哲學部長，胡陶二君及余皆受學焉。

一九 麥荊尼逸事四則

（一）美總統麥荊尼（M. Kinley）最愛其妻。麥氏作倭海倭（Ohio）邦總督時，寓某旅館（余忘其名），有窗可望見總督署門外石級。麥氏每晨至署，其夫人必憑窗以遠鏡遙望之。麥氏下車，將入門，必回首遙望其夫人窗上，脫帽一笑，乃入門。（此則聞諸 Presi-

dent Charles F. Thwing of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二) 麥夫人後得風疾，疾作則耳鼻口皆顫動，狀至駭人。麥氏作總統時，每有宴集，其夫人不居主婦之座，(主婦之座在席之一端，與主人相對，)而居其夫之次。麥氏每見其妻動作有異，知其疾將作，急以一白巾覆其面首，一而高聲縱談。客之常往來其家者，每見麥氏高聲縱談，則知其夫人病作，而麥氏強作鎮靜以對客耳。(此則知者甚衆。)

(三) 庚子之役，北京既破，和約未成。一日，美國內閣開會議遠東局勢。麥氏問應否令北京之美軍退回天津。閣員自海伊 (John Hay) 至威爾遜 (此別一威爾遜，時爲農部長) 皆主張不撤兵。麥氏一一問畢，徐徐言曰：「我乃憲政國的總統，該負責任。今日之事，我主張令吾軍退出北京。蓋我軍之入北京，本爲保護使館及教士商人。今此志已達，豈可更留？且吾美雖不貪中國一寸之土地，然地勢懸隔，軍人在外，不易遙制；吾誠恐一夜爲軍書驚起，開書視之，則曹芬統制 (Colonel Chaffin) 自支那來電，言已佔領支那北地某省，已得土地幾十萬方英里，人民幾百萬矣。事到如此，使不易收束，不如早日退兵之爲得計也。」遂決

意令美國兵一律退出北京（此則聞諸 Dr. Talcott Williams, Director of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t Columbia University.）

（四）余在克利弗蘭城（Cleveland, O.）見有“Mark”Hanna之銅像。Hanna者，十餘年前之大『政客』也。麥荊尼之得爲總統，韓納氏有大功焉。余一日見杜宏校長（President C.F. Thwing），談及韓納氏之功罪。杜宏校長言：『韓納一生長處在於忠於麥荊尼。韓納最愛麥荊尼，其爲政界運動，皆以愛麥荊尼故也。及其既入政界，閱歷既深，才具益發展，遂成當日一重要人物，則非韓納初願所及也。』余因念及阿得勒（Felix Adler）先生之倫理大法，其法曰：『人生立身行事，要足以引出他人最長最貴之處。』（So live as to elicit that which is best and noblest in others.）

二〇 『威爾遜之笑』（七月五日）

下附照片爲伊絲脫女士（Miss Bess East）所造。人皆謂此一笑大似威爾遜，謂之Wilsonian Smile。呵！

一一 恍如遊子歸故鄉（七月五日追記）

余於六月十六日至綺色佳。去此八閱月矣。此次歸來，恍如遊子歸其故鄉，甚多感喟。戲謂此次歸綺色佳爲『小歸』，明年歸國可謂『大歸』耳。小歸者，歸第二故鄉也。大歸者，歸第一故鄉也。

在綺留八日，客韋女士之家。

在綺時往見勃爾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與談歷史考據之學。余告以近治先秦諸子學，苦無善本。所用皆刻本，其古代鈔本已無覓處，至竹書則尤不可得矣。是以今日學者至多不過能作許多獨出心裁之讀法（Reading）及許多獨出心裁之講解（Interpretation）而已矣。推其至極，不能出『猜測』之外。其猜之當否，亦無從知之。諸家之得失，正如此猜與彼猜，相去一間耳。彼善於此則有之，究不知孰爲正猜也。

先生亦以爲不幸，謂『當着力訪求古本。古本若在人間，或在地下，則今人之窮年註校，豈非枉費時力？西方新史學初興之時，學者亦枉費幾許有用之精神時力爲箋校之工夫。至

近世始以全力貫注於尋求古本原本耳。』先生因命余讀

Farrar: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

Isaac Taylor: History of the Transmission of Ancient Books to

Modern Times (1827)

F. G. Kenyon: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一一二 陶知行與張仲述 (七月五日)

上圖右爲歙縣陶文濬 (知行) 左爲天津張彭春 (仲述) 兩君皆今日留學界不可多得之人才也。

一一三 白話文言之優劣比較 (七月六日追記)

在綺色佳時與叔永杏佛壁黃 (唐鉞字) 三君談文學改良之法, 余力主張以白話作文作詩作戲曲小說。余說之大略如下:

(一) 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 因不能使人聽得懂之故。

(二) 今日之白話是一種活的語言。

(三) 白話並不鄙俗，俗儒乃謂之俗耳。

(四) 白話不但不鄙俗，而且甚優美適用。凡言語要以達意為主，其不能達意者，則爲不美。如

『趙老頭回過身來，爬在街上，撲通撲通的磕了三個頭。』

若譯作文言，更有何趣味？又如『嫖』字，豈非好字？何必故意轉許多灣子而說『狎妓』、『宿娼』、『縱情青樓』。今如對衆言『嫖』，無不懂者。若言『狎妓』，則懂者百之一二耳。如此而有舍『嫖』而擇『狎妓』者，以爲『嫖』乃俗字，而『狎妓』爲典雅也，豈非頑固之尤哉？（又如『懂』字，亦一例也。）

(五) 凡文言之所長，白話皆有之。而白話之所長，則文言未必能及之。（詳下文（六）（4））

(六) 白話並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進化。其進化之跡，略如下述：

(1) 從單音的進而爲複音的。

(例) 辭 推 推辭

法 律 法律

刑 罰 刑罰

救 藥 救藥

樂 音 音樂

(2) 從不自然的文法進而爲自然的文法。

(例) 吾未之見。 我沒有看見他。 己所不欲。 自己不要的。

(3) 文法由繁趨簡。

(例) 天所殺 —— 所

殺 人 者 —— 者

天 之 殺 人 —— 之

此三字皆可以『的』字代之。

(4) 文言之所無，白話皆有以補充。

(甲) 表詞的形容詞：

這書是我的兒子的。

這計策是消極的，而非積極的。

文言以『者也』表之，然實不合文法。

(乙) 副詞的長頓：

他又在那裏鬼鬼祟祟的幹他的勾當了。

他把這事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我。

此例甚多，不可枚舉。

(七) 白話可產生第一流文學。

(1) 白話的詩詞，

(2) 白話的語錄，

(3) 白話的小說，

(4) 白話的戲劇。

此四者皆有史事可證。

(八) 白話的文學爲中國千年來僅有之文學。(小說、戲曲，尤足比世界第一流文學。)其非白話的文學，如古文，如八股，如劄記小說，皆不足與於第一流文學之列。

(九) 文言的文字可讀而聽不懂；白話的文字既可讀，又聽得懂。凡演說、講學、筆記、文言決不能應用。今日所需，乃是一種可讀、可聽、可歌、可講、可記的言語。要讀書不須口譯，演說不須筆譯；要施諸講壇舞台而皆可，誦之村嫗婦孺而皆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語也，決不能成爲吾國之國語也，決不能產生第一流的文學也。

此一席話亦未嘗無效果。叔永後告我，謂將以白話作科學社年會演說稿。叔永乃留學

界中第一古文家，今亦決然作此實地試驗，可喜也。

余於二十四日自綺往克利弗蘭城（Cleveland, O.）。後數日，得杏佛寄一白話詩，喜而錄之。

寄胡明復（白話）

自從老胡去，這城天氣涼。

新屋有風閣，清福過帝王。

境閒心不閒，手忙脚更忙。

爲我告『夫子』（趙元任也）科學要文章。

此詩勝南社所刻之名士詩多多矣。趙元任見此詩，亦和作一首：

自從老胡來，此地煖如湯。

科學稿已去，『夫子』不敢當。

纔完就要做，忙似閻羅王。（原注：“Work like h——”）

幸有『辟克匿』(Picnic)那時波士頓肯白里奇的社友還可大大的樂一場。此等詩亦文學史上一種實地試驗也，遊戲云乎哉？

二四 記袁隨園論文學

袁簡齋之眼光見地有大過人處，宜其傾倒一世人士也。其論文學，尤有文學革命思想。今雜記其論文論詩之語若干則如下。

一 答沈大宗伯論詩書（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七）

……嘗謂詩有工拙而無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即三百篇中，頗有未工不必學者，不徒漢晉唐宋也。今人詩有極工極宜學者，亦不徒漢晉唐宋也。然格律莫備于古，學者宗師，自有淵源。至於性情遭際，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襲之，畏古人而拘之也。……天籟一日不斷，則人籟一日不絕。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樂，即詩也。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其變也，非有心於變也，乃不得不變也。使不變，則不足以爲唐，不足以爲宋也。子孫之貌莫不本于祖父，然變而美者有之，變而醜者亦有之。若

必禁其不變，則雖造物有所不能。先生許唐人之變漢魏，而獨不許宋人之變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之自變其詩，與宋人無與乎？初盛一變，中晚再變。至皮陸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風會所趨，聰明所極，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故枚嘗謂變堯舜者，湯武也；然學堯舜者，莫善于湯武，莫不善于燕噲。變唐詩者，宋元也；然學唐詩者，莫善于宋元，莫不善于明七子。何也？當變而變，其相傳者心也。當變而不變，其拘守者迹也。鸚鵡能言而不能得其所言，夫非以迹乎哉？

至所云，『詩貴溫柔，不可說盡，又必關係人倫日用。』此數語有褒衣大袖氣象。僕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何也？孔子之言，戴經不足據也，惟論語爲足據。子曰：『可以興，可以羣。』此指含蓄者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觀，可以怨。』此指說盡者言之，如『豔妻煽方處』、『投畀豺虎』之類是也。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此詩之有關係者也。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無關係者也……

沈宗伯者，沈德潛也，時方輯國朝詩別裁集。

隨園有再與沈宗伯論詩書（論豔體），答施蘭垞論詩書（論唐宋詩），答施蘭垞

第二書（論宋詩）皆可資參考。

二 答施蘭第二書（文集卷十七）

說者曰：「黃河之水，泥沙俱下，才大者無營焉。」不知所以然者，正黃河之才小耳。獨不見夫江海乎？清濁浮天，纖塵不飛，所有者，百靈萬怪，珊瑚木難，黃金銀爲宮闕而已。烏觀所謂泥沙者哉？善學詩者，當學江海，勿學黃河。然其要總在識，作史（疑是詩字）者，才學，識缺一不可，而識爲尤。其道如射然，弓矢，學也；運弓矢者，才也；有以領之，使至乎當中之鵠而不病乎旁穿側出者，識也。作詩有識，則不狗人，不矜己，不受古欺，不爲習囿……

三 答程叢園論詩書（續集卷三十）

來論醇淳教朋黨內緣情之作，云：「以君之才之學，何必以白傅、樊川自累？」大哉！足下之言，僕何敢當。夫白傅、樊川，唐之才學人也，僕景行之尚恐不及，而足下乃以爲規，何其高視侯，卑視古人耶？足下之意，以爲我輩成名，必如濂洛關閩，而后可耳。然鄙意以爲得千百僞濂洛關閩，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

僕平生見解有不同於流俗者。聖人若在，僕身雖賤，必求登其門。聖人已往，僕鬼雖餒，不願廁其廟。……使僕集中無緣情之作，尙思借編一二以自污。幸而半生小過，情在于斯，何忍過時抹撥。吾誰欺？自欺乎？

且夫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後有必不可朽之詩。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緣情之作，縱有非是，亦不過三百篇中『有女同事』、『伊其相謔』之類。僕心已安矣。聖人復生，必不取其已安之心，而掉臂之也。……鄭夾漈曰：『千古文章，傳真不傳僞。』古人之文，醇駁互殊，皆有獨詣處，不可磨滅。自義理之學明，而學者率多雷同附和。人之所是是之，人之所非非之。問其所以是所以非之故，而茫然莫解。歸熙甫亦云：『今科舉所舉千二百人，讀其文，莫不崇王黜伯，貶蕭曹而薄姚宋。信如所言，是國家三年之中例得皇夔周孔千二百人也。寧有是哉？』足下來教是千二百人所共是，僕緣情之作是千二百人所共非。天下固有小是，不必是，小非不必非者。亦有君子之非，賢于小人之是者。先有寸心，後有千古，再四思之，故不如勿刪也。

四 與洪稚存論詩書（續集卷三十一）

文學韓，詩學杜，猶之遊山者必登岱，觀水者必觀海也。然使遊山觀水之人，終身抱一岱一海以自足，而不復知有匡廬武夷之奇，瀟湘鏡湖之妙，則亦不過秦山上一樵夫，海船中一舵工而已矣。古之學杜者無慮數千百家，其傳者皆其不似杜者也。唐之呂黎義山牧之微之，宋之半山山谷後村放翁，誰非學杜者？今觀其詩，皆不類杜。稚存學杜，其類杜處，乃遠出唐宋諸公之上，此僕之所深愛也。……足下前年學杜，今年又復學韓。鄙意以洪子之心思學力，何不爲洪子之詩，而必爲韓子杜子之詩哉？無論儀神襲貌，終嫌似是而非。就令是韓是杜矣，恐千百世後人，仍讀韓杜之詩，必不讀類韓類杜之詩。使韓杜生于今日，亦必別有一番境界，而斷不肯爲從前韓杜之詩。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落筆時亦不甚愉快。蕭子顯曰：『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莊子曰：『迹，履之所出，而迹非履也。』此數語願足下誦之而有所進焉。

五 答祝芷塘太史（尺牘卷十）

……沈隱侯云：『文章當從三易：言易讀，易解，易記也。』易記則易傳矣。若險韻疊韻，當

其作時，亦頗費招撫；倘過三日，自家亦不省記矣。自家不記，而欲人記之乎？人不能記，而欲人傳之乎？……

閣下之師，專取杜韓白蘇四家，而其他付之自鄙無識，有託足權門，自負在太師門下之意，則身分似峻而反卑，門戶似高而反仄矣。况非天寶之時世，而強爲呻吟，無起衰之文章，而徒襲警效，抑末也。古作家最忌寄人籬下。陸放翁云：『文章切忌參死句。』陳后山云：『文章切忌隨人後。』周亮工云：『學古人只可與之夜中通夢，不可使之白晝現形。』顧甯人答某太史云：『足下胸中總放不過一韓一杜，此詩文之所以不至也。』董香光論書法亦云：『其始要與古人合，其後要與古人離。』凡此皆作家獨往獨來自樹一幟之根本，亦金針度世之苦心。閣下詩有大似韓蘇處，一開卷便是。後人讀者，既讀真韓真杜之詩，又誰肯讀似韓似杜之詩哉？……（七月十一日記）

六 答孫備之（尺牘卷十）

……詩文之道，總以出色爲主。譬如眉目口耳，人人皆有，何以女美西施，男美宋朝哉？無

他，出色故也……

又有再答李少鶴一書亦可看。

袁竊園有曠外餘言一書，中多可誦之語，惜無暇，不能摘錄之。（七月十二日記。）

二五 得國際睦誼會徵文獎金（七月十二日追記）

有國際睦誼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懸賞徵文，擬題凡四。其一爲“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吾以此題可借以發表吾一年來對於武力問題之思想變遷，故作一文投之。作文之時，適君武先生在此，日夜不得暇，每至半夜以後，客散人靜時，始得偷閑爲之，草草完篇。但以既已作始，不欲棄置之，初不作奢望也。然此文竟得獎金百元，則真可謂儻來之財矣。

此文受安吉爾與杜威兩先生的影響最大，大旨約略如下：

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 (1) "A substitute for force" meaning a substitute which shall not involve a use of force—such a substitute there is none. (2) Even the doctrine of non-resistance can only mean that, as Dewey points out, "under given conditions, passive resistance is more effective resistance than overt resistance would be." (3) The real problem is to seek a more economical and therefore more efficient way of employing force: a substitute for the present crude form and wasteful use of force.

II. (1) What is the trouble with the world is not that force prevails, but that force does not prevail. The present war, which is the greatest display of force ever undertaken by mankind, has only resulted in a dead lock. Has force prevailed? Why force has not prevailed? Because force has been wasted. Force has been so used as to create for itself a host of rival forces which tend to cancel itself. Under the present system, force is employed to resist force and is canceled in the process

of mutual resistance and results in total waste and sterility.

(3) In order that force may prevail, it must be organized and regulated and directed toward some common object.

(4) Government by law is an example of organized force.

(5) Organization of force avoids waste and secures efficiency.

(6) The organizing of the forces of the nations for the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eace.

III. Some details of the plan.

二六 記第二次國際關係討論會（七月十三日追記）

余之往克利弗蘭城，爲赴第二次國際關係討論會（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第一次在綺色佳，余曾詳記之，見卷十第五則。今年到會者約九十餘人。所討論問題，有以下諸題：

（1）們羅主義——G. H. Blakeslee

（2）強迫的軍事教育

(3) 海牙平和會之今昔

(4) 財政的帝國主義(Financial Imperialism) — Frederic C. Howe

(5) 『維持和平同盟會』(A League to Enforce Peace)

(8) 『中立』——Louis S. Gannett

(7) 報紙與戰爭

(8) 國際高等法庭

(9) 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Prof. Edward B. Krehbiel

(10) 日本之亞洲政策——T. Iyenaga

(11) 『門戶開放』政策——胡適鄭萊

(12) 墨西哥——Luis Boseró

會中人物頗覺寥寥。到會者代表此邦四十餘大學，然殊無出色之人才。惟哈佛之 H. S.

nis S. Gannett 超然不羣，足稱人才，他日所成未可限量。來賓中比國上議院議員拉方田

(Senator Henri La Fontaine) 誠懇動人，藹然可親，有德之士也。其次則 Paul U. Kellogg, Prof. G.H. Blakeslee, Prof. Manly O. Hudson, Dr. George W. Nasmyth, Dr. John Mez 皆其中人物也。所延演說之來賓以 Fred. C. Howe 及 Luis Bosero 兩人爲最佳，餘皆敷衍耳。人才之難得，隨地皆如此，可嘆可嘆。去年之會有安吉爾先生 (Norman Angell)，今年安吉爾已歸英倫，不能赴會，遂令此會減色不少。

此會始於六月廿一日，終於七月一日。余留綺城至廿五日始到會，七月一日離克利弗蘭。二日過綺城，小住半日。夜以車歸紐約，明晨到。計出門共十九日。

二七 觀莊對余新文學主張之非難（七月十三日追記）

再過綺色佳時，觀莊亦在，遂談及『造新文學』事。觀莊大攻我『活文學』之說。細析其議論，乃全無真知灼見，似仍是前此少年使氣之梅觀莊耳。

觀莊治文學有一大病，則喜讀文學批評家之言，而未能多讀所批評之文學家原著是也。此如道聽塗說，拾人牙慧，終無大成矣。此次與觀莊談，即以直告之，甚望其能改也。

吾以爲文學在今日不當爲少數文人之私產，而當以能普及最大多數之國人爲一大能事。吾又以爲文學不當與人事全無關係。凡世界有永久價值之文學，皆嘗有大影響於世道人心者也。（此說宜從其極廣義言之，如水滸，如儒林外史，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如今之易卜生（Ibsen）蕭伯納（Shaw）梅脫林（Maeterlinck），皆吾所謂『有功世道人心』之文學也。若從其狹義言之，則語必稱孔孟，人必學忠臣孝子，此乃高頭講章之流，文學云乎哉？）

觀莊大攻此說，以爲 Utilitarian（功利主義）又以爲偷得 Tolstoi（托爾斯泰）之緒餘，以爲此等十九世紀之舊說，久爲今人所棄置。

余聞之大笑不已。夫吾之論中國文學，全從中國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歐西批評家發何議論。吾言而是也，其爲 Utilitarian，其爲 Tolstoian，又何損其爲是。吾言而非也，但當攻其所以非之處，不必問其爲 Utilitarian 抑爲 Tolstoian 也。

吾友克戀女士 (Marion D. Crane) 治哲學，新得博士於康南耳大學，今由大學授爲『女學生保姆』 (Adviser for Women) 此職乃今年新設者，其位與大學教授 (Professor) 同列，女士爲第一人充此職。

康南耳爲此邦男女同學最早之校。然校中男女實不平等。女學生除以成績優美得榮譽外，其他一切政權皆非所與聞。校中之日報至不登載女宿舍及其他關於女子之新聞。近來始稍稍趨於平權。今大學董事中有一婦人與焉，教員中亦有女子數人（皆在農院）。今以少年女子作女生保姆，俾可周知少年女生之志願及其苦樂利病，亦張女權之一大進步也。

克戀女士家似甚貧。其人好學，多讀書，具血性，能思想。爲人灑落不羈，待人誠摯，人亦不敢不以誠待之。見事敢爲，有所不合，未嘗不質直明言，斤斤爭之，至面紅口吃不已也。

二九 羅素被逐出康橋大學（七月十四日）

英國哲學家羅素 (Bertrand Russell) 參加『反對強迫兵役會』 (No-Conscrip-

tion Fellowship) 作文演說，鼓吹良心上的自由。法庭判決他有違反『祖國防衛法』之罪，罰金。康橋大學前日革去他的名字及數學原理教職。

『嗚呼！愛國，天下幾許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元任來書論此事云：

“What insanity cannot war lead to! The days of Bruno are always with us without eternal vigilance. Passed in one form, they come in another.”

三〇 移居（七月十六日）

予旅行歸，即遷入新居。新居在 92 Haven Ave，本章女士舊寓。女士夏間歸，綺色佳，依其家人，故余得賃其寓，為消夏計。其地去市已遠，去大學亦近，僻靜殊甚。友朋知者甚寡，即知亦以遠故不常來，故余頗得暇可以讀書。

同居者為雲南盧錫榮君（晉侯）

居室所處地甚高，可望見赫貞河，風景絕可愛。

人問我日對如許好風景，何以不作詩。此亦有說：太忙，一也；景致太好，非劣筆所敢下手，二也；年來頗不喜作全然寫景的詩，正以其但事描寫，三也。

（附記）末一段話，今已不然。六年三月記。

三一 國事有希望（七月十七日）

人問今日國事大勢如何。答曰，很有希望。因此次革命的中堅人物，不在激烈派，而在穩健派，即從前的守舊派。這情形大似美國建國初年的情形。美國大革命，本是激烈的民黨鬧起來的。後來革命雖成功，政府可鬧得太不成樣子。那時的美國，比今日的中國正不相上下，怕還更壞呢。後來中國中一般穩健的政客，如漢彌兒登華盛頓之類，起了一次無血的革命，推翻了臨時約法（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重造新憲法，重組新政府，遂成今日的憲法。從前的激烈派如節非生之徒，那時都變成少數的在野黨（即所謂反對黨——Opposition），待到十幾年後纔掌國權。

我國今日的現狀，頑固官僚派和極端激烈派兩派同時失敗，所靠者全在穩健派的人物。這班人的守舊思想都爲那兩派的極端主義所掃除，遂由守舊變爲穩健的進取。況且極端兩派人的名譽（新如黃興，舊如袁世凱）皆已失社會之信用，獨有這班穩健的人物如梁啓超張謇之流名譽尙好，人心所歸。有此中堅，將來勢力擴充，大可有爲。

將來的希望，要有一個開明強硬的在野黨做這穩健黨的監督，要使今日的穩健不致變成明日的頑固，——如此，然後可望有一個統一共和的中國。

三三一 政治要有計畫（七月廿日）

人問今日何者爲第一要務。答曰，今日第一要務，在於打定主意，定下根本政策（如前此內閣之『建國大計』）既定之後，以二十年或五十年爲期，總要百折不回有進無退的辦去，纔有救國的希望。

吾國幾十年來的政府，全無主意，全無方針，全無政策，大似船在海洋中，無有羅盤，不知方向，但能隨風飄泊。這種飄泊（Drift）最是大患。一人犯之，終身無成；一國犯之，終歸滅亡。

因爲飄泊乃是光陰的最大仇敵。無有方針，不知應作何事。又不知從何下手，又不知如何做。於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終成不可救。陸放翁詩曰：

一年老一年，一日衰一日，譬如東周亡，豈復須大疾！

正爲飄泊耳。

欲免飄泊，須定方針。吾嘗以英文語人云：

A bad decision is better than no decision at all.

此話不知可有人說過；譯言『打個壞主意，勝於沒主意。』

今日西方人常提『功效主義』(Efficiency)其實功效主義之第一着手處便是『籌畫打算』。不早日籌畫打算，不早定方針，那有功效可言？

中國應定什麼方針，我亦不配高談。總之，須要先行通盤打算，照着國外大勢，國內情形，定下立國大計，期於若干年內造多少鐵路，立多少學堂，辦幾個大學，練多少兵，造多少兵船，(依吾的意思，海軍儘可全行不辦；因辦海軍已成無望之政策，不如把全力辦陸軍，如法國

近年政策，即是此意。造幾所軍需製造廠；幣制如何改良，租稅如何改良，入口稅則如何協商改良；外交政策應聯何國，應防何國，如何聯之，如何防之；法律改良應注重何點，如何可以收回治外法權，如何可以收回租借地……凡此種種，皆須有一定方針，然後可以下手。若至今尙照從前的飄泊政策，則中國之亡，豈復須大疾嗎？

三三 太炎論「之」字（七月廿一日）

我從前說「之」字古音讀「的」，「者」字古音讀「都」，後讀章太炎新方言略如此說法。太炎之說如下：

爾雅「之，閒也。」之訓「此」者，與「時」同字（時從之聲）。「之」「其」同部，古亦通用。周書「孟侯，朕其弟。」「其」即「之」也。……小雅蓼莪「欲報之德。」箋云，「一之」猶「是」也。……今凡言「之」者，音變如丁茲切，俗或作「的」，「之」音轉也（作「底」者，亦雙聲相轉）。然江南運河而東，以至浙江廣東，凡有所隸屬者，不言「的」而言「革」（或作格），則非「之」字之音變，乃

「其」字之音變矣。馬建忠文通徒知推遠言「其」引近言「之」乃謂「之」
「其」不可互用。寧獨不通古訓，亦不通今義也。

太炎以爲「之」與「時」同字，今檢「時」字下云：

爾雅「時，寔是也。」廣雅「是，此也。」淮西 蘄州謂「此」曰「時箇」，音如「特」。

淮南 揚州指物示人則呼曰「時」，音如「待」。江南 松江 太倉謂「此」曰「是箇」，音如「遞」，或曰「寔箇」，音如「敵」。古無舌上音，齒音亦多作舌頭。「時」讀如「待」，「是」讀如「提」，「寔」讀如「敵」，今僅存矣。

又「只」字下云：

今人言「底」言「的」，凡有三義：在語中者，「的」卽「之」字。在語末者，若有所指，如云「冷的熱的」，「的」卽「者」字。（「者」音同「都」與「的」雙聲。）若爲詞之必然，如云「我一定要去的」，「的」卽「只」字。（「的」字今在二十三錫，凡宵部字多轉入此，爲支部之入聲。「只」在支部，故與「的」相爲

假借。作『底』者亦與『只』近（支脂合音）然『咫』亦可借爲『者』字。
賈子連語『牆薄咫亟壞，繪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毀，酒薄咫亟酸。』『薄咫』卽今語『薄的』也。

又卷二『周』字下云：

……又同父母者爲周親，今音轉如『的』（『的』本在宵肴豪部，『周』在幽部，通轉最近）

藏暉室劄記卷十四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七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四日——

一 答梅親莊——白話詩（七月二十二日）

（一一）

「人閒天又涼，」老梅上戰場。

拍桌罵胡適，「說話太荒唐！」

說什麼「中國要有活文學！」

說什麼「須用白話做文章！」

文字豈有死活！白話俗不可當（原書中語）

把水滸來比史記，

民國五年七月

好似麻雀來比鳳皇。

說「二十世紀的活字

勝於三千年的死字」

若非瞎了眼睛，

定是喪心病狂！」

(二)

老梅牢騷發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請平心靜氣，這是什麼論調！

文字沒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古音如「埵」）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來同是一字，聲音少許變了。

並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

至於古人叫「字」，今人叫「號」，

古人懸梁，今人上吊：

古名雖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嘗不妙？

至於古人乘輿，今人坐轎；

古人加冠束幘，今人但知戴帽：

這都是古所沒有，而後人所創造。

若必叫帽作巾，叫轎作輿，

何異張冠李戴，認虎作豹？

總之，

「約定俗成謂之宜」

苟卿的話很可靠。

若事事必須從古人，

那麼，古人「茹毛飲血，」

豈不更古於「雜碎」豈不更古於「番菜」？

請問老梅，爲何不好？」

(三)

『不但文字如此，

文章也有死活。

活文章，聽得懂，說得出。

死文章，若要懂，須翻譯。

文章上下三千年，

也不知死死生生經了多少劫。

你看尙書的古文，

變成了今文的小說。

又看卿雲擊壤之歌，

變作宋元的雜劇。

這都因不得不變，

豈人力所能強奪？

若今人必須作漢唐的文章，

這和梅覬莊做拉丁文有何分別？

三千年前的人說，

「檀車憚憚，

四牡瘖瘖，

征夫不遠」

民國五年七月

九六九

一千年前的人說，

「過盡千帆皆不是，

斜暉脉脉水悠悠。」

三千年前的人說，

「卜筮僭止，

會言近止，

征夫邇止。」

七百年前的人說，

「試把花卜歸期，

纔簪又重數。」

正爲時代不同，

所以一樣的意思，有幾樣的說法。

若溫飛卿辛稼軒都做了小雅的文章，

請問老梅，豈不可惜？

袁隨園說得好：

「當變而變，其相傳者心。」

當變而不變，其拘守者迹。」

天下那有這等蠢才，

不愛活潑潑的美人，

却去抱冷冰冰的塚中枯骨。」

(四)

老梅聽了跳起，大呼「豈有此理！

若如足下之言，

則村農僮父皆是詩人，

而非洲黑蠻亦可稱文士！

何足下之醉心白話如是！（用原書中語，略改幾字。）

老胡聽了搖頭，說道：『我不懂你。』

這叫做「東拉西扯。」

又叫做「無的放矢。」

老梅，你好糊塗。

難道做白話文章，

是這麼容易的事？

難道不用「教育選擇」（四字原書中語）

便可做一部儒林外史？

老梅又說，

『一字意義之變遷，

必經數十百年

又須經文學大家承認，

而恆人始沿用之焉。（用原書中語，不改一字）

老胡連連點頭，『這話也還不差。

今我苦口曉舌，算來却是爲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學大家，

把那些活潑潑的白話，

拿來「鍛鍊」（原書中屢用此二字）拿來琢磨，

拿來作文演說，作曲作歌：

出幾個白話的囂俄，

和幾個白話的東坡。

那不是「活文學」是什麼？

那不是「活文學」是什麼？」

(五)

『人忙天又熱，老胡弄筆墨。

文章須革命，你我都有責。

我豈敢好辯，也不敢輕敵。

有話便要說，不說過不得。

諸君莫笑白話詩，

勝似南社一百集。』

二 答觀莊白話詩之起因（七月二十九日）

此詩之由來，起於叔永泛湖一詩。今將此詩及其所發生之函件附錄於後：

(一) 叔永泛湖即事詩原稿

蕩蕩平湖，漪漪綠波。言櫂輕楫，以滌煩疴。既備我饑，既借我友。容與中流，山光前後。

俯矚清漣，仰瞻飛艘。橋出蔭楡，亭過帶柳。清風競爽，微雲蔽暄。猜謎賭勝，載笑載言。行行忘遠，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鼉掣鯨奔。岸逼流廻，石斜浪翻。翩翩一葉，馮夷所吞。舟則可棄，水則可揭。濕我裳衣，畏他人視。濕衣未乾，雨來傾盆。潏潏遠山，漠漠近灘。乃據野亭，蓐食放觀。『此景豈當君當加餐。』日斜雨霽，湖光靜和。啼巾歸舟，蕩漾委蛇。

(二) 胡適寄叔永書（七月十二日）

……惟中間寫覆舟一段，未免小題大做。讀者方疑爲巨洋大海，否則亦當是鄱陽洞庭。乃忽緊接『水則可揭』一句，豈不令人失望乎……『岸逼流廻，石斜浪翻，』豈非好句？可惜爲幾句大話所誤……

(三) 叔永答胡適（七月十四日）

……足下謂寫舟覆數句『未免小題大做』，或然。唯僕布局之初，實欲用力寫此一段，以爲全詩中堅……或者用力太過，遂流於『大話』。今擬改『鼉掣鯨奔』

爲『萬騎齊奔』、『馮夷』爲『驚濤』以避海洋之意。尊意以爲何如？

(四) 胡適答叔永（七月十六日）

……泛湖詩中寫翻船一段，所用字句，皆前人用以寫江海大風浪之套語。足下避自己鑄詞之難，而趨借用陳言套語之易，故全段一無精采。足下自謂『用力太過』，實則全未用氣力。趨易避難，非不用氣力而何？……再者，詩中所用『言』字『載』字，皆係死字，又如『猜謎賭勝，載笑載言』二句，上句爲二十世紀之活字，下句爲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稱也。……以上所云諸病，我自己亦不能免，乃敢責人無已時，豈不可嗤然眼高手低，乃批評家之通病，受評者取其眼高，勿管其手低可也。一笑……

(五) 叔永答胡適（七月十七日）

頃讀來書，極喜足下能攻吾之短。今再以泛湖詩奉呈審正……

泛湖詩改定之處：

清風競爽。

改清風送爽。

行行忘遠，息楫崖根。

改載息我棹，於彼岸根。

忽逢波怒，崑壑鯨奔。

岸折波廻，石漱浪翻。

岸逼流廻，石斜浪翻。

翩翩一葉，橫擲驚壑。

翩翩一葉，馮夷所吞。

進嚇石怒，退惕水蹙。

畏他人視。

改畏人流睇。

乃據野亭，蓐食放觀。

改乃趨野亭，憑闌縱觀。

(六) 梅覲莊寄胡適書(七月十七日)

讀致叔永片，見所言皆不合我意。……天涼人閑，姑陳數言。……

足下所自矜爲「文學革命」真諦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於叔永詩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爲非「二十世紀之活字」。此種論調，固足下所恃爲曉曉以提倡「新文學」者，迪亦聞之素矣。夫文學革新，須洗去舊日腔套，務去陳言，固矣。

然此非盡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語白話代之之謂也。（適按，此殊誤會吾意。吾以爲字無古今，而有死活。如『笑』字豈不甚古？然是活字。又如武后所造諸字，較『笑』字爲今矣，而是死字也。吾但問其死活，不問其爲古今也。古字而活，便可用。）以俗語白話亦數千年相傳而來者，其陳腐亦等於『文學之文字』（卽足下所謂死字）耳。大抵新奇之物，多生美（Beauty）之暫時效用。足下以俗語白話爲向來文學上不用之字，驟以入文，似覺新奇而美，實則無永久之價值。因其向未經美術家之鍛鍊（適按，能用之而『新奇而美』卽是鍛鍊。）徒諉諸愚夫愚婦無美術觀念者之口，歷世相傳，愈趨愈下，鄙俚乃不可言。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眩爲創獲，異矣！如足下之言，則人間材智，教育選擇諸事，皆無足算，而村農僮父，皆足爲詩人美術家矣。（適按，教育選擇，豈僅爲保存陳腐骨董之用而已耶？且吾所謂『活文字』，豈不須教育選擇便可爲之乎？須知作一篇白話文字，較作一篇半古不古之『古文』難多矣。）甚至非洲之黑蠻，南洋之土人，其言文無分者，最有

詩人美術家之資格矣。何足下之醉心於俗語白話如是耶？

至於無所謂『活文學』，亦與足下前此言之……文字者，世界上最守舊之物也。足下以爲英之 Colloquial 及 Slang 可以入英文乎？（適按，有何不可？）一字意義之變遷，必須經數百年而後成，又須經文學大家承認之，而恆人始沿用之焉。（適按，今我正欲求『美術家』『詩人』及『文學大家』之鍛鍊之承認耳，而足下則必不許其鍛鍊，不許其承認，此吾二人之異點也。）足下乃視改革文字如是之易易乎？

足下所謂『二十世紀之活字』者，並非二十世紀人所創造，仍是數千年來祖宗所創造者。（適按，此即吾所謂文字無古今而有死活之說也。死字活字，既同爲數千年祖宗所創造，足下何厚於彼而薄於此乎？）且字者，代表思想之物耳。而二十世紀人之思想，大抵皆受諸古人者。足下習文哲諸科，何無歷史觀念如是如是？足下習哲學，僅讀二十世紀哲人之書，而置柏拉圖康德於高閣，可乎不可乎？（適按，此

擬於不倫也。試問今之習柏拉圖者，必人人讀其希臘原文乎？且謂二十世紀之思想皆受諸古人，此亦不確。今之思想，非中世紀之思想也。思想與文字同無古今，而有死活，皆不得不與時世變遷。當變而不變，則死矣。

總之，吾輩言文學革命，須謹慎出之。尤須先精究吾國文字，始敢言改革。欲加用新字，須先用美術以鍛鍊之，非僅以俗語白話代之即可了事也。俗語白話固亦有可用者，惟必須經美術家之鍛鍊耳。……（適按，所謂『美術』『美術家』『鍛鍊』云者，究竟何謂？吾意何須翹首企足日日望『美術家』『詩人』『文學大家』之降生乎？何不自己『實地試驗』以為將來之『詩人』『美術家』『文學大家』作先驅乎？此吾二人大異之點也。）

三 雜詩二首（七月二十九日）

中庸

『取法乎中還變下，取法乎上或得中。』孔子晚年似解此，欲從狂狷到中庸。

孔丘

『知其不可而爲之，』亦『不知老之將至。』認得這個真孔丘，一部論語都可廢。

四 一首白話詩引起的風波（七月三十日補記）

前作答親莊之白話詩，竟闖下了一場大禍，開下了一場戰爭。親莊來信（二十四日）讀大作如兒時聽『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詩人之命者！足下誠豪健哉！蓋今之西洋詩界，若足下之張革命旗者，亦數見不鮮……大約皆足下『俗話詩』之流亞，皆喜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豪，皆喜詭立名字，號召徒衆，以眩駭世人之耳目，而已則從中得名士頭銜以去焉。

又曰：

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今之歐美，狂瀾橫流，所謂『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聞之熟矣。有心人須立定腳根，勿爲所搖。誠望足下勿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也。

又曰：

其所謂『新潮流』『新潮流』者，乃人間之最不祥物耳，有何革新之可言！
觀莊歷舉其所謂新潮流者如下：

文學： Futurism, Imagism, Fr e Verse.

美術： Symbolism, Cubism, Impressionism.

宗教： Bahaism, Christian Science, Shakerism, Free Thought, Church
of Social Revolution, Billy Sunday.

余答之曰：

……來書云，『所謂「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聞之熟矣。』此一語中含有足下一生大病。蓋足下往往以『耳已聞之熟』自足，而不求真知灼見。即如來書所稱諸『新潮流』，其中大有人在，大有物在，非門外漢所能肆口詆毀者也。……足下痛詆『新潮流』，尙可恕。至於謂『今之美國之通行小說，雜誌，戲曲，乃其最

著者，則未免厚誣『新潮流』矣。……足下豈不知此諸『新潮流』皆未嘗有『通行』之光寵乎？豈不知其皆爲最不『通行』（Unpopular）之物乎？其所以不通行者，正爲天下不少如足下之人，以『新潮流』爲『人間最不祥之物』而痛絕之故耳。……

老夫不怕不祥，單怕一種大不祥。大不祥者何？以新潮流爲人間最不祥之物，乃真人間之大不祥已。……

叔永來信亦大不以吾詩爲然。其書略曰：

……足下此次試驗之結果，乃完全失敗是也。蓋足下所作白話則誠白話矣，韻則有韻矣，然却不可謂之詩。蓋詩詞之爲物，除有韻之外，必須有和諧之音調，審美之辭句，非如寶玉所云『押韻就好』也。……

要之，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却不能用於詩。如凡白話皆可爲詩，則吾國之京調高腔何一非詩？吾人何必說西方有長詩，東方無長詩？但

將京調高腔表而出之，即可與西方之莎士比亞而頓鄧耐生等比肩，有是事乎……

烏乎，適之！吾人今日言文學革命，乃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非特文言白話之爭而已。吾嘗默省吾國今日文學界，即以詩論，其老者如鄭蘇齋陳三立輩，其人頭腦已死，只可讓其與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淫濫委瑣，亦去文學千里而遙。曠觀國內，如吾儕欲以文學自命者，此種皆薰蕕之不可同器，舍自倡一種高美芳潔（非古之謂也）之文學，更無吾儕廁身之地。以足下高才有爲，何爲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於荆棘之中哉？……今且假定足下之文學革命成功，將令吾國作詩者皆京調高腔，而陶謝李杜之流，永不復見於神州，則足下之功又何如哉！心所謂危，不敢不告。……足下若見聽，則請他方面講文學革命，勿徒以白話詩爲事矣。（廿四日）

吾作長書答叔永，可三千餘言，爲錄如下：

叔永足下

本不欲即覆足下長函，以不得暇也。然不答此書，即不能作他事，故收回前言而作此書。

足下來書忠厚質直，諄諄懇懇，所以厚我者深矣。適正以感足下厚我之深，故不得不更自盡其所欲言於足下之前。又以天下真理都由質直的辯論出來，足下又非視我爲『詭立名目，號召徒衆，以眩駭世人之耳目，而已則從中得名士頭銜以去』者（老梅來函中語），若不爲足下盡言，更當向誰說耶？

足下謂吾白話長詩爲『完全失敗』，此亦未必然。足下謂此『不可謂之詩』，蓋詩之爲物，除有韻之外，必須有和諧之音調，審美之詞句，非如寶玉所云『押韻就好』也。然則足下謂吾此詩僅能『押韻』而已，適意頗不謂然。吾鄉有俗語曰『戲台裏喝采』，今欲不避此嫌，一爲足下略陳此詩之長處：

第一，此詩無一『湊韻』之句，（所謂『押韻就好』者，謂其湊韻也。）而有極妙

之韻。如第二章中『要』『到』『尿』『弔』『橋』『帽』諸韻，皆極自然。

第二，此詩乃是西方所謂“Satire”者，正如劇中之“Comedy”，乃是嬉笑怒罵的文章。若讀者以高頭講章之眼光讀之，宜其不中意矣。

第三，此詩中大有『和諧之音調』。如第四章『今我苦口曉舌』以下十餘句，若一口氣讀下去，便知其聲調之佳，抑揚頓挫之妙，在近時文字中殊不可多見。（戲台裏喝采。）又如第二章開端三十句，聲韻亦無不和諧者。

第四，此詩亦未嘗無『審美』之詞句。如第二章『文字沒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第三章『這都因不得不變，豈人力所能強奪？』……『正為時代不同，所以一樣的意思，有幾樣的說法』；第四章『老梅，你好糊塗！難道做白話文章，是這麼容易的事』。此諸句那一字不『審』？那一字不『美』？

第五，此詩好處在能達意。適自以為生平所作說理之詩，無如此詩之暢達者，豈徒『押韻就好』而已哉？（足下引賈寶玉此語，令我最不服氣。）

以上爲『戲台裏喝采』完畢。

『戲台裏喝采』乃是人生最可憐的事，然亦未嘗無大用。蓋人生作文作事，未必卽有人賞識。其無人賞識之時，所堪自慰者，全靠作者胸中自信可以對得起自己，全靠此戲台裏之喝采耳。足下以爲然否？

今須討論來函中幾條要緊的議論：

第一，來函曰：『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却不能用於詩。』此大謬也。白話入詩，古人用之者多矣。案頭適有放翁詩，略舉數詩如下：

（一）溫溫地爐紅，皎皎紙窗白，忽聞啄木聲，疑是敲門客。

（二）少時喚愁作『底物』！老境方知世有愁。忘盡世間愁故在，和身忘却始應休。（此詩暗用老子『天下大患，在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之意，造語何其妙也！）

（三）太息貧家似破船，不容一夕得安眠。春憂水潦秋防旱，左右枝梧且過年。

(四) 不識如何喚作愁，東阡西陌且閒遊。兒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黃花插滿頭。

(五)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六) 一物不向胸次橫，醉中談謔坐中傾。梅花有情應記得，可惜如今白髮生。

(七) 老子舞時不須拍，梅花亂插烏巾香。樽前作劇莫相笑，我死諸君思此狂。

凡此皆吾所謂白話詩也。至於詞曲，則尤舉不勝舉。且舉一二首最佳者：

(一) 山谷 江水西頭隔煙樹，望不見江東路。思量只有夢來去，更不怕江闌住。燈前寫了書無數，算沒個人傳與。直饒尋得雁分付，又還是秋將暮。(望江東)

(二) 稼軒 有得許多淚，更閑卻許多鴛被；枕頭兒放處都不是——舊家時，怎生睡？更也沒書來！那堪被雁兒調戲，道無書却有書中意；排幾個「人人」字。(尋芳草)

(三) 柳永 (上闕略)……一場寂寞憑誰訴？算前言，總輕負。早知恁地難

拚，悔不當初留住。其奈風流端正外，更別有繫人心處。一日不思量，也攢眉千度。

(畫夜樂)

至於曲，則適在綺時曾寫琵琶記一段。此外佳者更不可勝數。適此次作白話長詩，其得力處都在『雜劇』。

總之，白話未嘗不可以入詩，但白話詩尚不多見耳。古之所少有，今日豈必不可多作乎？

老梅函云：『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請問『詞曲』與『詩』有何分別？此其『邏輯』更不如足下之並不認白話詞曲者矣。

足下云：『宋元人詞曲又何嘗盡是白話？』適並不曾說宋元詞曲盡是白話，但說宋元人曾用白話作詞曲耳。『雜劇』之佳，而全用白話填詞者，以孽海記爲最妙。

白話之能不能作詩，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解決之法，不在乞憐古人，謂古之所

無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輩實地試驗。一次『完全失敗』，何妨再來？若一次失敗，便『期期以爲不可』，此豈『科學的精神』所許乎？

第二來函云：『如凡白話皆可爲詩，則吾國之京調高腔何一非詩？吾人何必說西方有長詩，東方無長詩？但將京調高腔表而出之，即可與西方之莎士比亞米而頓鄧耐生比肩，有是事乎？』此足下以成敗論人也。京調高腔未嘗不可成爲第一流文學。吾嘗聞四川友人唱高腔三娘教子，其詞並不鄙劣。京調中如空城計，略加潤色，便成好詩。其『城樓』一段，吾嘗聽貴俊卿唱其所改定之本，乃大詫其爲好詩。又吾友張丹斧嘗用京調體爲余作青衣行酒一齣，居然好詩。又如唱本小說，如珍珠塔雙珠鳳之類，適曾讀過五六十種，其中儘有好詩。卽不能上比丁米而頓，定有可比荷馬者。適以爲但有第一流文人用京調高腔著作，便可使京調高腔成第一流文學。病在文人膽小不敢用之耳。元人作曲可以取仕宦，下之亦可謀生，故名士如高東嘉關漢卿之流，皆肯作『曲』，作『雜劇』。今之京調高腔，皆不文不學。

之戲子爲之，宜其不能佳矣。此則高腔京調之不幸也。

京調中之七字體，卽詩中常用之體。其十字句，如『我本是臥龍岡散淡的人』，大可經文人採用。（佛書有用此體者。）他日有機會，定當一研究其變化之道，而實地試驗之，然後敢論其文學的價值也。十字句之佳處，以文字符號表之，略可見一斑：

店主東，帶過了，黃驃馬，——

不由得，秦叔寶，兩淚如麻。

與上文所引

我本是，臥龍岡，散淡的人。

卽如此三句中，文法變化已不一。況第一句僅有九字，其第十字僅有音無字，唱者以 *ma* 讀之，則其不爲體格所拘束可知也。

且足下亦知今日受人崇拜之莎士比亞，卽當時唱京調高腔者乎？莎氏之諸劇，在

當日並不爲文人所貴重，但如吾國之水滸三國西遊，僅受婦孺之歡迎，受『家喻戶曉』之福，而不能列爲第一流文學。至後世英文成爲『文學的言語』之時，人始知尊莎士，而莎士之骨朽久矣。與莎士並世之倍根著『論集』(Essay)，有拉丁文英文兩種本子。書既出世，倍根自言：其他日不朽之名，當賴拉丁文一本；而英文本則但以供一般普通人之傳誦耳，不足輕重也。此可見當時之英文的文學，其地位皆與今日之京調高腔不相上下。英文之『白詩』(Blank Verse)，幸有莎士諸人爲之，故能產出第一流文學耳。

以適觀之，今日之唱體的戲劇有必廢之勢，(世界各國之戲劇都已由詩體變爲說白體，) 京調高腔的戲劇或無有升爲第一流文學之望。然其體裁，未嘗無研究及實驗之價值也。

第三，來書云，『今且假定足下之文學革命成功，將令吾國作詩者皆京調高腔，而陶謝李杜之流永不復見於神州，則足下之功又何若哉！』此論最謬，不可不辨。吾

絕對不認『京調高腔』與『陶謝李杜』爲勢不兩立之物，今且用足下之文字以述吾夢想中文學革命之目的，曰：

(一) 文學革命的手段，要令國中的陶謝李杜皆敢用白話高腔京調做詩；又須令彼等皆能用白話高腔京調做詩。

(二) 文學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國有許多白話高腔京調的陶謝李杜。換言之，則要令陶謝李杜出於白話高腔京調之中。

(三) 今日決用不着『陶謝李杜的』陶謝李杜。若陶謝李杜生於今日而爲陶謝李杜當日之詩，必不能成今日之陶謝李杜。何也？時世不同也。

(四) 我輩生於今日，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的五經兩漢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的水滸西遊文字。與其作似陶似謝似李似杜的詩，不如作不似陶不似謝不似李杜的白話高腔京調。與其作一個作『真詩』走『大道』學這個，學那個的陳伯嚴鄭蘇，不如作一個『實地試驗』『旁逸斜出』『舍

大道而不由『的胡適』。

此四條乃適夢想中文學革命之宣言書也。

嗟夫，叔永！吾豈好立異以爲高哉！徒以『心所謂是，不敢不爲』，『吾志決矣。吾自此以後，不更作文言詩詞。吾之去國集，乃是吾絕筆的文言韻文也。足下以此意爲吾序之，或更以足下所謂『心所謂危，不敢不告』者爲吾序之，何如？吾誠以叔永能容吾盡言，故嘵嘵如是。願叔永勿以論戰之文字視之，而以言志之文字視之，則幸甚矣。

適之。七月廿六日。

五 杜甫白話詩（七月三十一日）

前記白話詩，頃見杜工部亦有白話詩甚多。其最佳者如：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到，自覺酒須賒。

又如：

漫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則更妙矣。

六 不要以耳當目（八月四日）

我最恨『耳食』之談，故於觀莊來書論『新潮流』之語痛加攻擊。然我自己實亦不能全無『以耳爲目』的事。卽如前日與人談，偶及黑人自由國（Liberia），吾前此意想中乃以爲在中美洲，此次與人談，遂亦以爲在中美洲，而不知其在非洲之西岸也。及後查之，始知其誤。

Liberia 爲一美國人名 Jehudi Ashmun 者所創立，蓋成於一八二二與一八二八之間。其時美國猶蓄奴。有好義之士創一美國殖民會（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擇地於非洲西岸之 Cape Mesurado，資送已釋之黑奴居之。至一八四七年始宣告爲獨立民主國。

記此則以自戒也。

七 死語與活語舉例（八月四日）

吾所謂活字與死字之別，可以一語爲例。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從逆凶」是活語，「惠迪吉」是死語。此但謂作文可用之活語耳。若以吾「聽得懂」之律施之，則「從逆凶」亦但可爲半活之語耳。

八 再答叔永（八月四日）

……古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學之器也。我私心以爲文言決不足爲吾國將來文學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諸人已實地證明小說之利器在於白話。今尙需人實地試驗白話是否可爲韻文之利器耳。……

我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但尙未能用之於韻文。私心頗欲以數年之力，實地練習之。倘數年之後，竟能用文言白話作文作詩，無不隨心所欲，豈非一大快事？

我此時練習白話韻文，頗似新習一國語言，又似新闢一文學殖民地。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同行。然吾去志已決。公等假我數年之期。倘此新國盡是沙磧不毛

之地，則我或終歸老於『文言詩國』，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則闢除荆棘之後，當開放門戶迎公等同來蒞止耳。『狂言人道臣當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爲重輕。』足下定笑我狂耳……

九 打油詩寄元任（八月二日作，四日記）

聞趙元任有盲腸炎（Appendicitis），須割肚療治，作此戲之：

聞道『先生』病了，叫我嚇了一跳。

『阿彭底賽梯斯』（Appendicitis）這事有點不妙！

依我仔細看來，這病該怪胡達。

你和他兩口兒，可算得親熱殺：

同學同住同事，今又同到哈轍（Harvard）。

同時『西葛嗎鯉』（Sigma Xi），同時『斐貝卡拔』（Phi Beta Kappa）。

前年胡達破肚，今年『先生』該割。

莫怪胡適無禮，嘴裏夾七帶八。

要『先生』開口笑，病中快活快活。

更望病早早好，阿彌陀佛菩薩！

一〇 答朱經農來書（八月四日）

朱經農來書：

……弟意白話詩無甚可取。吾兄所作孔丘詩乃極古雅之作，非白話也。古詩本不事雕斲。六朝以後，始重修飾字句。今人中李義山、山顛祭家之毒，弟亦其一，現當力改。兄之詩謂之返古則可，謂之白話則不可。蓋白話詩即打油詩。吾友陽君有『不爲功名不要錢』之句，弟至今笑之。（二日）

答之曰：

足下謂吾詩『謂之返古則可，謂之白話則不可』實則適極反對返古之說，寧受『打油』之號，不欲居『返古』之名也。古詩不事雕斲，固也；然不可謂不事雕

斲者皆是古詩。正如古人有穴居野處者，然豈可謂今之穴居野處者皆古之人乎？今人稍明進化之跡，豈可不知古無可返之理？今吾人亦當自造新文明耳，何必返古……

一一 蕭伯納之憤世語（八月十五日）

“A friend of mine, a physician who had devoted himself specially to ophthalmic surgery, tested my eyesight one evening, and informed me that it was quite uninteresting to him because it was ‘normal’. I naturally took this to mean that it was like everybody else’s; but he rejected this construction as paradoxical, and hastened to explain to me that I was an exceptional and highly fortunate person optically, ‘normal’ sight conferring the power of seeing things accurately, and being enjoyed by only about ten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the remaining ninety per cent being abnormal. I immediately perceived the explanation of my want of success in

fiction. My mind's eye, like my body's, was 'normal': it saw things differently from other people's eyes, and saw them better."

Bernard Shaw—in Preface to Plays Pleasant and Unpleasant.

~~~~~  
"Better see rightly on a pound a week than squint on a million."

——Ibid.

~~~~~  
"The only way for a woman to provide for herself decently is for her to be good to some man that can afford to be good to her."

——Shaw in "Mrs. Warren's Profession."

一二 根內特君之家庭 (八月廿一日追記)

八月中吾友根內特君 (Lewis S. Gannett) 邀往其家小住。其家在彭省 Buck Hill Falls。其地在山中，不通鐵道。山中風景極佳，視綺色佳有過之無不及也。

根內特君之父，年七十六矣，而精神極好，思想尤開通。其母亦極慈祥可親。其姊乃潘薩

(Vassar) 畢業生，現在波士頓作社會改良事業。

此一家之中，人人皆具思想學問，而性情又甚相投，其家庭之間，可謂圓滿矣。其姊似事父甚孝。其先意承志，委曲將順之情，在此邦殊不可多得也。

根君新識一女子，與同事者愛之，遂訂婚嫁，而家中人不知也。根君在紐約為世界報作訪員，此次乞假休憩，與余同歸，始告其家人，因以電邀此女來其家一遊。女得電，果來。女姓 Ross 名 Mary，亦薩薩畢業生也。其人似甚有才幹，可為吾友良配。

女既至，家中人皆悅之，日日故縱此一雙情人同行同出。每舉家與客同出遊山，則故令此兩人落後。蓋紐約地囂，兩人皆業報館訪事，故聚首時少。即相聚，亦安能有此絕好山水為之陪襯點綴哉？

余自幸得有此機會觀察此種家庭私事，故記之。

一三 宋人白話詩（八月二十一日）

東坡在鳳翔，見壁上有詩云（惠洪冷齋夜話一）

人間無漏仙，兀兀三杯醉。

世上沒眼禪，昏昏一覺睡。

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

相似尙如此，何況真個是？

此亦白話詩也。

一四 文學革命八條件（八月廿一日）

我主張用白話作詩，友朋中很多反對的。其實人各有志，不必強同。我亦不必因有人反對遂不主張白話。他人亦不必都用白話作詩。白話作詩不過是我所主張『新文學』的一部分。前日寫信與朱經農說：

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

（1）不用典。

（2）不用陳套語。

(3) 不講對仗。

(4) 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

(5) 須講求文法。——以上為形式的方面。

(6) 不作無病之呻吟。

(7) 不摹倣古人。

(8) 須言之有物。——以上為精神(內容)的方面。

能有這八事的五六，便與『死文學』不同，正不必全用白話。白話乃是我一人所要辦的實地試驗。倘有願從我的，無不歡迎，却不必強拉人到我的實驗室中來，他人也不必定要搗毀我的實驗室。

一五 寄陳獨秀書(八月廿一日)

……足下論文之言曰：『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Classicism)理想主義(Romanticism)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Realism)。』此言是也。然貴報第三號(青年

雜誌）載謝無量君長律一首，附有記者案語，推爲『希世之音』。又曰：『子雲相如而後，僅見斯篇；雖工部亦祇有此工力，無此佳麗。』細尋謝君此詩（八十四韻）所用古典套語，不下百餘事。中如『溫暲延犀燼』（此句若無誤字，卽爲不通）；劉招杏桂英；『不堪追素孔，祇是怯黔羸』（下句更不通）；『義皆攀尾柱，泣爲下蘇坑』；『陳氣豪湖海，鄒談必裨瀛』；在律詩中皆爲下下之句。又如『下催桑海變，西接杞天傾』；上句用典已不當，下句本言高與天接之意，而用杞人憂天墜一典，不但不切，在文法上亦不通也。至于『阮籍曾埋照，長沮亦耦耕』，則更不通矣。夫論語記長沮桀溺同耕，故用『耦耕』；今一人豈可謂之『耦』耶？此種詩在排律中但可稱下駟。稍讀元白劉柳之長律者，皆知貴報之案語爲過譽謝君而厚誣工部也。……適所以不能已於言者，誠以足下論文已知古典主義之當廢，而獨極稱此種古典主義下下之詩，足下未能免於自相矛盾之謂矣。……

一六 作詩送叔永（八月廿二日）

讀杏佛『送叔永之波士頓』詩，有所感，因和之，卽以送叔永之行，並寄杏佛。（此詩有

長序今不錄

(一)

「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

兩千年的話，至今未可忘。

好人如電燈，光燄照一堂；

又如蘭和麝，到處留餘香。

(二)

吾友任叔永，人多稱益友。

很能感化人，頗像麴做酒。

豈不因爲他，一生淨無垢，

其影響所及，遂使風氣厚？

(三)

在綺可三年，人人惜其去。

我却不謂然，造人如種樹；

樹密當分種，莫長擠一處。

看他此去兩三年，東方好人定無數。

(四)

救國千萬事，造人爲最要。

但得百十人，故國可重造。

眼裏新少年，輕薄不可靠。

那得許多任叔永，南北東西處處到？

一七 打油詩戲東經農杏佛（八月二十二日）

老朱寄一詩，自稱『仿適之』

老楊寄一詩，自稱『白話詩』

請問朱與楊，什麼叫白話？
貨色不道地，招牌莫亂掛。

（註）杏佛送叔永詩有「瘡痍滿河山，逸樂亦酸楚。」「畏友兼良師，照我暗室燭。三年異邦親，此樂不可復」之句，皆好。自跋云：「此餘之白話詩也。」經農和此詩寄叔永及余，有「征鴻金鑲縮兩翼，不飛不鳴氣沈鬱」之句。自跋云：「無律無韻，直類白話，蓋欲仿尊格，畫虎不成也。」

一八 窗上有所見口占（八月廿三日）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爲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自跋）這首詩可算得一種有成效的實地試驗。

一九 觀莊之文學革命四大綱

一曰擯去通用陳言腐語。如今南社人作詩，開口『燕子』『流鶯』『曲檻』『春風』等，已毫無意義，徒成一種文學上之俗套（Literary Convention）而已……

二曰復用古字以增加字數……字者，思想之符號。無思想，故無字……字數增而思想亦隨之，而後言之有物。偶一繙閱字典，知古人稱二歲馬曰『駒』，三四歲馬曰『騠』，八歲馬曰『駟』，白額馬曰『駟』，馬飽食曰『駟』，二馬并駕曰『駟』。又知古人稱無草木之山曰『岵』，有草木之山曰『岵』，小山與大山相並，而小山高過于大山者曰『岵』。其餘字有精微之區別者，不可枚舉。古人皆知之，而後人以失學與懶惰故，乃皆不之知，而以少許之字隨便亂用。後人頭腦之粗簡可知。故吾人須增加字數，將一切好古字皆爲之起死回生……

三曰添入新名詞。如『科學』『法政』新名字，爲舊文學所無者。

四曰選擇白話中之有來源有意義有美術之價值者之一部分以加入文學。然須慎之。

又慎耳。（八月八日來書）

觀莊以第二條爲最要，實則四事之中，此最爲似是而非，不可不辨。他日有暇當詳論之。

二〇 答江亢虎（八月卅日）

……今日思想閉塞，非有『洪水猛獸』之言，不能收振聵發聵之功。今日大患，正在士君子之人云亦云，不敢爲『洪水猛獸』耳。適於足下所主張，自視不無扞格不入之處，然於足下以『洪水猛獸』自豪之雄心，則心悅誠服，毫無間言也……

江君提倡社會主義，滿清時，增韞以『禍甚於洪水猛獸』電奏清廷。君聞之忻然，且名其集曰『洪水集』。故吾書及之。

二一 贈朱經農（八月卅一日）

經農千里見訪，暢談極歡。三日之留，忽忽遂盡。別後終日不歡，戲作此詩寄之。
六年你我不相見，見時在赫貞江邊；握手一笑不須說，你我如今更少年。

回頭你我年老時，粉條黑板作講師；更有暮氣大可笑，喜作喪氣頹唐詩。那時我更長進，往往喝酒不顧命；有時鎮日醉不醒，明朝醒來害酒病。一日大醉幾乎死，醒來忽然怪自己；父母生我該有用，似此真不成事體。從此不敢大糊塗，六年海外來讀書。幸能勉強不喝酒，未可全斷淡巴菰。〔一〕年來意氣更奇橫，不消使酒稱狂生。頭髮偶有一莖白，年紀反覺十歲輕。舊事三日說不全，且喜皇帝不姓袁，更喜你我都少年。〔二〕辟克匿克一〔三〕來江邊，赫貞江水平可憐。樹下石上好作筵，牛油麵包頗新鮮。家鄉茶葉不費錢，喫飽喝脹活神仙，唱個『蝴蝶兒上天』。

【註一】『淡巴菰』乃中國最早譯 Tobacco 之名。菰音姑。

【註二】『辟克匿克』(Picnic)者，攜食物出遊，卽於野外食之。

二三 讀論語二則(八月卅一日)

(一) 宰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子罕)

此舊讀法也。何晏注曰：

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

適按：此說殊牽強。蓋承此上一章所言「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而誤耳。吾意「吾不試，故藝」五字當作一句讀。「故藝」爲舊傳之藝，「試」乃嘗試之意。言舊傳之藝但當習之，無嘗試之必要；唯新奇未經人道過之藝，始須嘗試之耳。

(二)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憲問）

阮元校勘記曰：

釋文出「方人」云：「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案方與旁通。謗字從旁，古或與方通借。故鄭本作謗。讀書脞錄云：「讀左傳襄十四年，「庶人謗」……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始悟子貢謗人之義如此。」

此一事足存也。校勘記又曰：

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高麗本作「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
適按：高麗本是也。當讀「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上我字誤作哉，形近而誤也。皇侃本似
最後出校書者旁注哉字，以示異本。後人不察，遂並寫成正文，而以文法不通之故，又移之于
夫之下耳。

二三 又一則（九月一日）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公治長）

舊皆讀「未知焉得仁？」適按此五字宜作一句讀，謂「不知如何可稱他做仁」也。

二四 論我吾兩字之用法（九月一夜）

吾前論古人用爾汝兩字之法，每思更論吾我兩字之用法。後以事多，不能爲之。昨夜讀
章太炎檢論中之正名雜義，見其引莊子「今者吾喪我」一語，而謂之爲同訓互舉，心竊疑
之。因檢論語中用吾我之處，凡百一十餘條，旁及他書，求此兩字的用法，乃知此兩字古人分
別甚嚴。章氏所謂同訓互舉者，非也。

馬建忠曰：

「吾字，案古籍中，用於主次偏次者其常。至外動後之賓次，惟弗辭之句則間用焉，以其先乎動字也。若介字後賓次，用者僅矣。」

（例）吾甚慙於孟子（主次）

何以利吾國（偏次）

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弗辭外動之賓次）

夫子嘗與吾言於楚。（介字後之賓次。同一句法，孟子則用我字：「昔者，夫子

嘗與我言於宋。」）

又曰：

「我予兩字，凡次皆用焉。」

（例）我對曰：無違！予既烹而食之矣。（主次）

於我心有戚戚焉！於予心猶以爲速。（偏次）

願夫子明以教我！爾何曾比予於是（外動後之賓次）

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天生德於予。（介字後之賓次）

胡適曰：馬氏之言近是矣，而考之未精也。今爲作通則曰：

（甲）吾字之用法

（一）主次：

（例）吾從周。吾日三省吾身（單數）

吾二人者，皆不欲也。（複數）

（二）偏次（即主有之次）

（例）吾日三省吾身。吾道一以貫之。

以上爲單數，其常也。

猶吾大夫崔子也。

以上爲複數，非常例也。

(三) 偏次 (在所字之前)

(例) 異乎吾所聞。

此三通則論語中無一例外。下文所舉例外，皆傳寫之誤也。

(例外一) 『居則曰不吾知也。』此當作『不我知也。』憲問篇有『莫我知也夫』可證。馬氏所舉左傳『晉不吾疾也』與此同例。

(例外二) 『毋吾以也。』『雖不吾以。』此兩句之吾亦當作我。詩經有『不我以』、『不我與』、『不我以歸』、『不我活兮』、『不我信兮』皆可證此爲鈔寫之誤。

故馬氏所謂吾字可用於弗辭之句中外動字之後者，乃承其誤者而言，非的論也。古人用吾字，無在賓次者。其賓次諸例，皆書寫時之誤也。吾字用爲介詞後之賓次，亦後人鈔寫之誤，皆當作我。馬氏所舉一例，可依孟子改正之。

(乙) 我字之用法

(一) 外動之止詞 (賓次)

(例) 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以上爲單數之我。

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左傳莊十年)

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以上爲複數之我。

(二) 介詞之司詞 (賓次)

(例) 孟孫問孝於我。善爲我辭焉。

(三) 偏次

(例) 我師敗績。(左傳莊九年) 葬我君莊公。(左傳閔元年)

以上爲複數，其常也。

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看此處兩用我，一用吾）

以上爲單數，非常例也。

（四）主次。論語中主次用我，皆可解說。大抵我字重於吾字。用我字皆以示故爲區別，或故爲鄭重之辭。

人皆有兄弟，我獨無。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我則異於是。

我則不暇。

我欲仁，斯仁至矣。

皆其例也。

論語中有兩處用我字顯係涉上文而誤者：

(1) 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第二我字當作吾)

(2)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第二我字應作吾，涉上文而誤也。)

吾我兩字可互用否？以上所說諸例，當作論語時(去孔子死後約五六十年)猶甚嚴。其後漸可通融。至孟子時，此諸例已失其嚴厲之效能。然有一例猶未破壞，則吾字不用於賓次是也。故莊子猶有『吾喪我』之言。雖至於秦漢之世，此例猶存。今則雖博學如章先生亦不知之矣。無成文之文法之害至於此極，可勝歎哉。

二五 讀論語一則(九月二日)

去年讀論語至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里仁)

謂舊讀法非也。『見志不從』四字作一讀讀，始於包氏注，後儒因之，謂『見父母志有不從』

己諫之色，『甚荒謬。』適謂當讀如下法：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諫見志，』謂婉詞以諫，自陳見其志而已。

二六 嘗試歌 有序（九月三日）

陸放翁有詩云：

能仁院前有石像丈餘，蓋作大像時樣也。

江閣欲開千尺像，雲龕先定此規模。斜陽徙倚空長歎，嘗試成功自古無。

此與吾主張之實地試驗主義正相反背，不可不一論之。即以此石像而論，像之如何雖不可知，然其爲千尺大像之樣，即是實地試驗之一種。倘因此『嘗試』而大像竟成，則此石像未爲無功也；倘因此『嘗試』而知大像之不可成，則此石像亦未爲無功也。『嘗試』之成功與否，不在此一『嘗試』而在所爲嘗試之事。『嘗試』而失敗者，固往往有之。然天下何曾有不嘗試而成功者乎？

韓非之言曰：『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者盲者窮矣。』此無他，嘗試與不嘗試之別而已矣。詩人如陸放翁之流，日日高談『會與君王掃燕趙』，夜夜『夢中奪得松亭關』，究竟其能見諸實事否？若無『嘗試』，終不可知，徒令彼輩安享憂國忠君之大名耳。

吾以是故，作嘗試歌。

『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我今爲下一轉語：『自古成功在嘗試』。請看藥聖嘗百草，嘗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醫試靈藥，何嫌『六百零六』次（『六百零六』，花柳病藥名。以造此藥者經六百零六次試驗，始敢行之於世，故名。）莫想小試便成功，天下無此容易事！有時試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盡拋棄。即使如此已無愧，卽此失敗便足記。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費。我生求師二十年，今得『嘗試』兩個字。作詩做事要如此，雖未能到頗有志。作嘗試歌，願吾

師壽千萬歲！

二七 讀易（一）（九月三日）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正義曰：『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則無也。』

適按：吉下有『凶』字者，是也。此處阮元校勘記無一語。蓋唐人所謂『定本』，已無此字。阮元所見諸本，以唐『石經』爲最古，其他諸本更不及見有『凶』字之本矣。

二八 早起（九月三日）

早起忽大叫，奇景在眼前。

天與水爭艷，居然水勝天。

水色本已碧，更映天藍色：

能受人所長，所以青無敵。

二九 讀易（二）（九月四日）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韓康伯注曰：『乾剛坤柔，各有其體，故曰擬諸形容。』

適按：據韓注，則彼所見本『諸』下無『其』字，故以『諸』字作『各種』兩字解。此說甚通。『諸』下之『其』字乃後世淺人依下文文法妄加入者也。又按『見』字當讀如『現』。下文『見天下之動』同此。

『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釋文：『苟爽本惡作亞，云「次也。」』（段注說文引）適按：苟本是也。今讀『惡』爲『烏去聲』，非。釋文又曰：『鄭姚桓立苟柔之本，議作儀。』適按：作『儀』者是也。儀，法也。見周語注及淮南精神訓注。

三〇 王陽明之白話詩（九月五日）

蔽月山（十一歲作）

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如月。若人有限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

山中示諸生

桃源在何許？西峯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踏花去。
池上偶然到，紅花間白花。小亭閒可坐，不必問誰家。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共閒。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斑。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

天池之水近無主，木魅山妖競偷取。公然又盜山頭雲，去向人間作風雨。

睡起偶成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亭午，起向高樓撞曉鐘。
起向高樓撞曉鐘！尙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良知

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示諸生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祕，翻嫌易簡却求難。只從孝弟爲堯舜，莫把辭章學柳韓。不信自心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答人問道

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却從身外覓神仙。

胡適曰：明詩正傳，不在七子，亦不在復社諸人，乃在唐伯虎王陽明一派。正如清文正傳不在桐城陽湖，而在吳敬梓曹雪芹李伯元吳趼人諸人也。此驚世駭俗之言，必有聞之而却走者矣。

『公安派』袁宏道之流亦承此緒。宏道有西湖詩云：

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任，一日湖上臥。

又偶見白髮云：

無端見白髮，欲哭釀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笑。

皆可喜。曾毅中國文學史引此兩詩，以爲鄙俗，吾則亟稱之耳。

三一 他（九月六日）

日來東方消息不佳。昨夜偶一籌思，幾不能睡。夢中亦彷彿在看報找東方消息也。今晨作此自調。

你心裏愛他，莫說不愛他。

要看你愛他，且等人害他。

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對他？

倘有人愛他，更如何待他？（待字今音大概皆讀去聲。）

（註）或問愛國何須自解，更何消自調。答曰：因我自命爲『世界公民』，不持

狹義的國家主義，尤不屑爲感情的『愛國者』故。

三二 英國反對強迫兵役之人（九月七日）

報載一書，說英國『反對強迫兵役會』（No-Conscription Fellowship）有會員

一萬五千人以上，其中有一千八百餘人曾爲此事被拘捕。其中有定罪至十年者。

三三 讀易（三）（九月十二日）

易繫辭下第二章，可作一章進化史讀。其大旨則『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之意也。此數語含有孔子名學之大旨。包犧氏一章，則敘此作器制法之歷史也。此章中象卦制器之理，先儒說之，多未能全滿人意。今偶以適所見及記於此，以俟博學君子是正之。其不可解者，則記所疑焉。

（一）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韓說：『罔罟之用，必審物之所麗。魚麗於水，獸麗於山也。』孔疏以『象卦制器不當取卦名』疑之，是也。朱註以爲『象兩目』疑亦不盡當。此象殊不易解。

（二）耒耜，象益。三三三

三是木，三象動。益卦乃草木生長之象，故曰『益』。草木始於種子，終成本幹，益之至也。

(三) 交易貨物，象噬嗑。 三三三

三(電)三(雷)象爭軋，故曰『噬嗑』。『噬嗑者，頤中有物』之謂，今所謂『噉』也。鑒於爭軋，乃爲日中之市，聚天下之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所以去紛爭也。

(四) 垂衣裳而天下治，象乾坤。

乾坤者，『簡易』之象，繫辭中再三言之。韓說謂『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尊坤卑之義也』。其說似更有理。

(五) 舟楫，象渙。 三三三

三(木)在三(水)上之象。此最明顯。

(六)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象隨。 三三三

隨乃『休息』之象。『澤(三)中有雷(三)』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蓋眠睡之象。牛馬以行遠，而乘者可休息不勞，故象之。』

(七)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象豫。 三三三

韓朱皆曰豫備之意是也。然此但由卦名言之，非卦象也。此卦『雷出地奮』，『天下事之不可測不可預防者，無過此者矣。以象豫備，何其切當也。朱註曰：『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可謂夢嚙！

此卦象所謂『建侯行師』，『作樂崇德』，『祭天祀祖』，皆以備不可預度之患也。

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孔子論之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幾，豫之至也。

(八) 杼曰，象小過。 三三三

朱說，『下止上動』是也。此言大有科學意味。

(九) 弧矢，象睽。 三三三

舊說皆以爲『睽乖』，然後威以服之。此又舍象取名矣。睽之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火向上，而在上，澤向下，而在下，所取道相反而所志（心之所之）相同。故曰『以同而異』。又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弧矢

之用，以挽爲推。亦『所取道相反而所志相同』之象也。此象亦有科學意味。

(十) 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象大壯。 三三三

舊說皆非也。『雷(三)在天(三)上』乃將有暴雨之意。故云，『以待風雨』亦『思患而預防之』之意。

(十一) 棺槨，象大過。 三三三

舊說皆以過厚爲言，非也。

大過之象曰：『澤滅木』，乃朽腐之意。唯懼其『速朽』，故爲之棺槨以保存之。既而思之，木在水中並不腐朽。『澤滅木』蓋是淹沒之意耳。故曰『大過大者過也』。言惟大物乃能不有淹沒之虞耳。懼其淪沒，故爲之棺槨以保存之。封之樹之，以志其所在也。

(十二) 書契，象決。 三三三

舊說皆以『決，決也』爲言。然皆以決爲決斷之意，則非也。決之本義，說文曰：『下

流也。』（依段玉裁校本）『夬之象曰：『澤上於天，』『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朱註曰：『澤上於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潰決之意也。』近之矣，而未盡然也。澤上於天，乃下雨之象，所謂『下流』也。施祿及下，亦『下流』之意。書契之作，一以及下，一以傳後。傳後亦及下也。『夬』之上六曰：『无號，終有凶。』號卽名號之號，符號之號。蓋謂書契文字之類也。故曰：『無號之凶，終不可長也。』舊讀號爲呼號之號，故不可解也。卦象：『揚於王庭，孚號（孚號，信其名號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號亦同此。

三四 中秋夜月（九月十二日）

昨夜爲舊曆中秋，作詩四句，寫景而已。

小星躲盡大星少，果然今夜清光多。夜半月從江上過，一江江水變銀河。

三五 虞美人 戲朱經農（九月十二日）

經農寄二詞，其序曰：『昨接家書，語短而意長；雖有白字，頗極纏綿之致。……』其詞又

有『傳箋寄語，莫說歸期誤』之句。因作一詞戲之。（此爲吾所作白話詞之第一首。）

先生幾日魂顛倒，他的書來了！雖然紙短却情長，帶上兩三百字又何妨。可憐一對癡兒女，不慣分離苦；別來還沒幾多時，早已書來細問幾時歸。

三六 研（讀易四）（九月十四日）

說文：『研，礪也。礪，石磔也。（今省作磨）』又『碎，礪也。（段作礪）礪，礪也。（今謂磨穀取米曰礪）』研字本謂礪而碎之之意。故易有『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又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研，猶今言『細細分析』也。譯成英文，當作 *Analysis*。今人言『研究』，本謂分析而細觀之。古人如老孔，皆以『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故其論斷事理，先須礪而碎之，使易於觀察，故曰研也。

三七 幾（讀易五）（九月十四日）

余嘗謂列子莊子中『種有幾』一章，含有生物進化論之精義，惜日久字句訛錯，竟不能讀耳。章首之『種有幾』之『幾』字，卽今所謂『種子』（*Germ*），又名『精子』，又名

『元子。』說文：『幾，微也，從 〇 從 戈 。』『 〇 ，微也，從二 〇 。』『 〇 ，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又曰：『蟻，蝨子也。』今徽州俗話猶謂蝨子爲蝨蟻，蠶子爲蠶蟻。『種有幾』之『幾』，正是此意，但更小於蝨子蠶子耳。章末『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此據莊子，其列子本不可用也。此處三個『機』字皆當作『幾』。此承上文『種有幾』而言，故曰『又反入於幾。』若作機，則何必曰『又』曰『反』乎？

頃讀易至『極深而研幾也』，阮元校勘記云：『釋文，幾，本或作機。』此亦幾機互譌之一例也。故連類記之。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此『幾』之定義最明切。莊子列子之『幾』卽出於此。

三八 答經農（九月十五日）

余初作白話詩時，故人中如經農叔永觀莊皆極力反對。兩月以來，余頗不事筆戰，但作白話詩而已。意欲俟『實地試驗』之結果，定吾所主張之是非。今雖無大效可言，然黃蝴蝶，

嘗試，他贈經農四首，皆能使經農叔永杏佛稱許，則反對之力漸消矣。經農前日來書，不但反對白話，且竟作白話之詩，欲再掛「白話」招牌。吾之歡喜，何待言也！

經農之白話詩有「日來作詩如寫信，不打底稿不查韻。……親莊若見此種詩，必然歸咎胡適之適之立下壞榜樣，他人學之更不像。請看此種真白話，可否再將招牌掛「諸句皆好詩也，勝其所作弔黃軍門墓及和杏佛送叔永諸作多多矣。惟中段有很壞的詩，因作三句轉韻體答之。」

寄來白話詩很好，讀了歡喜不得了，要掛招牌怕還早。

「突然數語」嚇倒我，「興至揮毫」已欠妥，（揮的是羊毫，還是鷄毫？）「書未催成」更不可。（「書被催成墨未濃」是好白話詩。「書未催成」便不甚通。）

且等白話句句真，金字招牌簇簇新，大吹大打送上門。

結三句頗好。

三九 啞戲（九月十六日）

民國五年九月

昨夜去看一種戲，名叫『啞戲』（Pantomime）。『啞戲』者，但有做工，無有說白，佐以音樂手勢，而觀者自能領會。

四〇 改舊詩（九月十六日）

（一）讀大仲馬俠隱記續俠隱記

仲馬記英王查爾第一之死，能令讀者痛惜其死而願其能免。此非常魔力也。戊申，作四詩題之。其一云：

從來桀紂多材武，未必武湯皆聖賢。太白南巢一回首，恨無仲馬爲稱冤。
今改爲

從來桀紂多材武，未必湯武真聖賢。那得中國生仲馬，一筆翻案三千年！
（二）讀司各得十字軍英雄記

原詩作於丁戊之間：

豈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武靈王？炎風大漠荒涼甚，誰更橫戈倚夕陽？

此詩注意在用兩個古典包括全書。吾近主張不用典，而不能換此兩典也。改詩如下：

豈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趙主父？十字軍真兒戲耳，獨此兩人可千古。

此詩子耳爲韻，父古爲韻。

第一首可入嘗試集，第二首但可入去國集。

四一 到紐約後一年中來往信札總計（九月廿二日）

吾於去年九月廿二日到紐約，自此日爲始，凡往來信札皆列號擇要記之，至今日爲週年之期。此一年之中，往來書札如下：

收入 九百九十九封

寄出 八百七十四封

甚矣，無謂酬應之多也！

四二 白話律詩（十月十五日）

昨日戲以白話作律詩，但任朱諸人定不認此爲白話詩耳。

江上秋晨

眼前風景好，何必夢江南？

雲影渡山黑，江波破水藍。

漸多黃葉下，頗怪白鷗貪。

小小秋蝴蝶，隨風來兩三。

古人皆言鷗閒，以吾所見，則鷗終日回旋水上捉魚爲食，其忙可憐，何閒之有乎？

四三 打油詩一束（十月廿三日）

打油詩何足記乎？以記友朋之樂，一也。以寫吾輩性情之輕率，一方面，二也。人生那能日日作莊語？其日日作莊語者，非大奸，則至愚耳。

（一）寄叔永覲莊

覲莊有長書來挑戰，吾以病故，未即答之。覲莊聞吾病，曰：『莫不氣病了？』叔永以告，余因以此戲之。

居然梅覲莊，要氣死胡適。
譬如小寶玉，想打碎頑石。
未免不自量，惹禍不可測。
不如早罷休，遲了悔不及。

覲莊得此詩，答曰：『讀之甚喜，謝謝。』吾讀之大笑不可仰。蓋吾本欲用『鷄蛋殼』後乃改用『小寶玉』。若用『鷄蛋殼』，覲莊定不喜，亦必不吾謝矣。

(二) 答陳衡哲女士

女士答吾徵文書曰：『我詩君文兩無敵，』（此適贈叔永詩中語）豈可舍無敵者而他求乎？吾答書有『細讀來書頗有酸味』之語。女士答云：『請先生此後勿再『細讀來書』。否則『發明品』將日新月盛也，一笑。』吾因此寄之。

不『細讀來書，』怕失書中味。

若『細讀來書，』怕故入人罪。

得罪寄信人，真不得開交。

還請寄信人，

下次寄信時，

聲明讀幾遭。

（三）答胡明復

明復寄二詩。其第一首云：——

紐約城裏，有個胡適。白話連篇，成俗〔註二〕樣式！

第二首乃所謂『寶塔詩』也：——

【註一】俗，吳語之『什麼』

咳！

希奇！

胡格哩，
【註三】

嬖我做詩！
【註四】

這話不須提。

我做詩快得希，

從來不用三小時。

提起筆，何用費心思？

筆尖兒嗤嗤嗤地飛，

也不管寶塔詩有幾層兒！

余答之曰：
——

癡！

適之！

勿讀書，
【註二】

香烟一支！

單做白話詩！

說詩快，做詩遲，

——做就是三小時！

【註二】吳人讀『書』如『詩』。

【註三】吳語稱人之姓而系以『格哩』兩字，猶北人言『李家的』、『張家的』也。

【註四】吳語『勿要』兩字合讀成一音 (biāo)，猶北京人言『別』也。

(四) 和一百〇三年前之『英倫詩』

林和民以英人 *Str. J. F. Davis* 所錄華人某之『英倫詩』十首示余。其詩爲五言律，間有佳者。其寫英倫風物，殊可供史料，蓋亦有心人也。其④⑤兩章云：

④兩岸分南北，三橋隔水通。

舟船過勝下，人馬步雲中。

石磴千層磴，河流九派溶。

洛陽天下冠，形勢略相同。

⊕地冷難栽稻，由來不阻饑。

濃茶調酪潤，烘麵裹脂肥。

美饌盛銀盒，佳醪酌玉卮。

土風尊飲食，人庶預更衣。

余以爲今人可和此君而爲『美國詩』或『紐約詩』因戲爲之，成一章云：

一陣香風過，誰家的女兒？

裙翻駝鳥腿，鞞像野猪蹄。

密密堆鉛粉，人人嚼『肯低』。(Candy糖也。)

甘心充玩物，這病怪難醫！

四四 戒驕（十月廿三日）

前日作一極不可宥之事，以驕氣陵人，至人以惡聲相報。余犯此病深矣。然受報之速而深，無如此次之甚者，不可不記也。

“Judge not, that ye be not judged!”

四五 讀論語（十一月一日）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

阮元校勘記曰：

皇本，高麗本，『而』作『之』，『行』下有『也』字。按潛夫論交際篇，『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亦作『之』字。

阮校是也，『而』當作『之』。朱子曰：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此曲爲之說耳。

四六 打油詩又一束

（一）紐約雜詩（續）

(c1) The “New Woman”

頭上金絲髮，一根都不留。
無非爭口氣，不是出風頭。
生育當裁制，家庭要自由。
頭銜『新婦女』，別樣也風流。

(22) The "School Ma'am"

挺着胸脯走，堂堂女教師。
全消脂粉氣，常帶講堂威。
但與書爲伴，更無人可依。
人間生意盡，黃葉逐風飛。

(二) 代經農答『白字信』

經農來書云：『白字信又來，有「對鏡劇憐形影瘦，沾巾常覺淚痕多」二句，不知從何小說中抄來，可怪。』余答之曰：『白字信中兩句詩大不妙，兄不可』

不婉規之。若兄不忍爲之，適請代庖何如？

保重鏡中影，

莫下相思淚。

相思了無益，

空擾亂人意。」

(三) 寄陳衡哲女士

你若『先生』我，

我也『先生』你。

不如兩免了，

省得多少事。

四七 寫景一首（十一月一日）

昨日大霧，追思夏間一景，余所欲作詩紀之而未能者。忽得四句，頗有詩意，因存之。

雨脚渡江來，
山頭衝霧出。
雨過霧亦收，
江樓看落日。

四八 打油詩

(一) 再答陳女士(十一月三日)

陳女士答書曰：

所謂『先生』者，『密斯忒』云也。

不稱你『先生』，又稱你什麼？

不過若照了，名從主人理，

我亦不應該勉強『先生』你。

但我亦不該，就呼你大名。

『還請寄信人，下次寄信時，申明』要何稱。

適答之曰：

先生好辯才，駁我使我有口不能開。

仔細想起來，呼牛呼馬，阿貓阿狗，有何分別哉？

我戲言，本不該。

『下次寫信』請你不用再疑猜：

隨你稱什麼，我一一答應響如雷，決不敢再駁回。

(二) 紐約雜詩(續) (十一月四日)

(4) 總論

四座靜毋吶，聽吾紐約歌。

五洲民族聚，百萬富人多。

築屋連雲上，行車入地過。

『江邊』園十里，最愛赫貞河。

(三) 塔詩

Right!
You might
Freely write,
In scorn and spite,
To your heart's delight,
On what "Oil of midnight"
Has made to shine in daylight.

陳女士有英文塔詩嘲斐貝卡拔會 (Phi Beta Kappa) 會員，因答之曰

藏暉室劄記卷十五

——民國五年十一月六日至六年（一九一七）三月廿日——

一 歐陽修易童子問（十一月六日）

——三卷，載於宋元學案卷四——

此書下卷論繫辭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根據凡有數事：

（一）文字繁衍叢脞，不類聖人之言。

例（1）文言說潛龍勿用。

（2）繫辭說易簡。

（3）繫辭說卦說六爻三極。

民國五年十一月

(4) 繫辭說繫辭焉而明吉凶。

(二) 害經惑世，自相乖戾。

例(1) 文言說元亨利貞。

(甲) 是四德 四德之說見左傳襄九年，在孔子生前十五年。

(乙) 非四德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2) 說作易。

(甲)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乙) 『包犧氏……觀象于天……觀法于地……始作八卦。』

(丙)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

陰陽而立卦。』

(三) 其他根據。

(1) 四德之說見左傳……『蓋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爲孔子作也，所以

用之不疑。然則謂文言爲孔子作者出于近世乎？

(2) 「知者觀乎彖辭，則思過半矣。」「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以知之矣。」

此謂若彖是孔子所作，必不自稱述之如此。

(3) 「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

此則適不明白。

(4) 「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

歐陽氏此書，乃吾國考據學中少見之大胆議論，故記之。

二 希望威爾遜連任（十一月九日）

此次美國總統選舉，我自始至終望威爾遜連任，以其爲美國開國以來第一流總統之一也。此次共和黨候選人休斯（Charles E. Hughes）於選舉競爭期內毫無所建白。其所

主張無一非共和黨之陳腐口頭禪。故休氏之舊交如 The N. Y. Evening Post 主者 O. G. Villard 初祖之，後皆變而與之爲敵。國中明達之士如 President Charles W. Eliot, John Dewey 皆助威氏而攻休氏。吾前語人，若此次休斯得勝，則此邦人士之政治知識，足使我失望矣。前見晚郵報中之 Simeon Strunsky 亦作此語，喜其與余所見略同，故作書投之。

A Hughes Victory and Cynicism

To the Editor of The Evening Post:

Sir: As an absolutely disinterested student of American politics, I cannot refrain from writing you that in to-night's Post-Impressions I find the most satisfactory argument in favor of President Wilson's reelection that has ever appeared during the whole campaign. The argument is as follows: "The reason why I want to see Mr. Wilson reelected by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is that I dread

the thought of going cynical. If Mr. Hughes is 'the winner next Tuesday, I shall be driven into acknowledging that the world must be taken as you find it, and that habit is bound to triumph over the idea."

Having had the unusual privilege of witnessing two Presidential campaigns during my student years in this country, I feel warranted to believe that the unexpected success of the Progressive party in 1912 seems to indicate that Mr. Simeon Strunsky and those who hold the same views may yet be saved from "going cynical."

"SINÆ"

New York, November 4.

三 吾對於政治社會事業之興趣（十一月九日）

余每居一地，輒視其地之政治社會事業如吾鄉吾邑之政治社會事業。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動，社會改良之事，輒喜與聞之。不獨與聞之也，又將投身其中，研究其利害是非，自

附于吾所以爲近是之一派，與之同其得失喜懼。故吾居綺色佳時，每有本城選舉，我輒有所附同，亦有所攻斥。於全國選舉亦然。一九一二年，我衣襟上戴 Bill Moose（野鹿）徽章者兩月，以示主張進步黨也。去年則主張紐約女子參政權運動。今年則主張威氏之連任。

此種行爲，人或嗤之，以爲穉氣。其實我頗以此自豪，蓋吾人所居，卽是吾人之社會，其地之公益事業，皆足供吾人之研究。若不自認爲此社會之一分子，決不能知其中人士之觀察點，卽有所見及，終是皮毛耳。若自認爲其中之一人，以其人之事業利害，認爲吾之事業利害，則觀察之點既同，觀察之結果自更親切矣。且此種閱歷，可養成一種留心公益事業之習慣，今人身居一地，乃視其地之利害得失若不相關，則其人他日歸國，豈遽爾便能熱心于其一鄉一邑之利害得失乎？

四 戲叔永（十一月九日）

叔永作對月詩三章，其末章曰：

不知近何事，明月殊惱人。

安得駕蟾蜍，東西只轉輪。

我戲爲改作曰：

不知近何事，見月生煩惱。

可惜此時情，那人不知道。

五 黃克強將軍哀辭（十一月九日）

黃克強（與）將軍前日逝世，叔永有詩輓之。余亦有作。

當年曾見將軍之家書，

字跡飛動似大蘇。

書中之言竟何如？

『一歐吾兒，努力殺賊！』——

八個大字，

讀之使人感慨奮發而愛國。

嗚呼將軍，何可多得！

六 編輯人與作家

美國『世紀』雜誌編輯人吉爾得 (Richard Watson Gilder) 死後，其『書札』近始出版，紐約晚郵報評論此書，並論其人，謂此君閱讀外來投稿，最留心人才，對於作家最富于同情心；彼自言作編輯人須有三德：一須有思想，二須有良心，三須有良好的風味 (good taste)，彼實能兼有之。

七 舒母夫婦 (十一月九日)

吾友舒母 (Paul B. Schumm) 爲康南耳大學同學，其人沉默好學能文，專治『風景工程』 (Landscape Architecture) 而以其餘力拾取大學中徵文懸賞，如詩歌獎金，文學獎金之類，以資助其日用，其人能思想不隨人爲是非，吾所知康南耳同學中，其真能有獨立之思想者，當以 Bill Edgerton 與君爲最上選矣 (畢業院中人不在此數)。

去年以君之紹介，得見其父母，其父 George Schumm 持『無政府主義』以蒲魯東

(Proudon) 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諸人之哲學自娛；而其人忠厚慈祥，望之不知其爲持無政府主義者也。

一日，余得一書，書末署名爲魯崩女士 (Carmen S. Reuben)。書中自言爲吾友舒母之妻。已結婚矣，以自命爲『新婦人』 (New Woman) 故不從夫姓而用其本姓。(通例，婦人當從夫姓，如 Carmen Reuben Schuman) 此次以嘗聞其夫及其翁稱道及余，又知余尚在紐約，故以書邀余相見。余往見之，女士端好能思想，好女子也，誠足爲吾友佳偶。嘗與吾友同學，故相識。今年結婚。婚後吾友回綺色佳理舊業；女士則留紐約以打字自給，夜間則專治音樂。自此以後，吾與之相見數次，深敬其爲人，此真『新婦人』也。

昨夜吾與女士同赴舒母先生 (吾友之父) 之家晚餐，因記其夫婦之事於此。

八 發表與吸收

Expression is the best means of appropriating an impression. (你若想把平時所得的印象感想變成你自己的，只有表現是最好的方法。) 此吾自作格言。如作筆

記，作論文，演說，討論，皆是表現。平日所吸收之印象皆模糊不分明；一經記述，自清楚分明了。

九 作孔子名學完自記二十字（十一月十七日）

推倒邵堯夫，燒殘『太極圖』

從今一部易，不算是天書。

一〇 陳衡哲女士詩（十一月十七日）

月

初月曳輕雲，笑隱寒林裏。

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

風

夜聞雨敲窗，起視月如水，

萬葉正亂飛，鳴颿落松藥。

叔永以此兩詩令適猜爲何人所作。適答之曰：『兩詩妙絕。……風詩吾三人（任楊及我）

若用氣力尙能爲之。月詩則絕非吾輩尋常蹊徑。……足下有此情思，無此聰明，杏佛有此聰明，無此細膩。……以適之邏輯度之，此新詩人其陳女士乎？叔永來書以爲適所評與彼所見正同。此兩詩皆得力于摩詰。摩詰長處在詩中有畫。此兩詩皆有畫意也。

一一 紐約雜詩（續）（十一月十七日）

(15) Tammany Hall

赫赫『潭門內』查兒斯茂肥。

大官多黨羽，小惠到孤嫠。

有魚皆上釣，惜米莫偷鷄。

誰人堪敵手，北地一班斯。

查兒斯茂肥（Charles Murphy）者，紐約城民主黨首領。其黨羽以潭門內堂（Tammany Hall）爲機關部，其勢力極大，紐約之人士欲去之而未能也。其黨之手段在能以小惠得民心。此如田氏厚施，王莽下士，古今來竊國大奸皆用此法也。班斯（Wm Barnes）者，紐約省

共和黨首領，居赫貞河上游之瓦盆尼（Albany，紐約省會），與茂肥中分紐約省者也。

一二 美國之清淨教風（十一月十八日）

美洲建國始於英國清淨教徒（The Puritans）之避地西來，清淨教徒者，痛恨英國國教（The Anglican Church—Episcopalian）之邪侈腐敗，而欲掃除清淨之者也。英國大革命即起於此。及王政復辟，清淨教徒結會西遷，將於新大陸立一清淨新國，故名其土曰『新英蘭』。其初建之時，社會政權多在教士之手。故其初俗崇禮義，尊天，篤行，以衛道自任。其遺風所被，至於今日，尚有存者。今所謂美國之『清淨教風』（Puritanism）者是也。此風在今日已失其宗教的性質，但呈一種極陋隘的道德觀念。其極端流於守舊俗，排異說，與新興之潮流爲仇。故“Puritanism”一字每含諷刺，非褒詞矣。

此『清淨教風』之一結果在於此邦人之狹義的私德觀念，往往以個人私德細行與政治能力混合言之，甚至使其對於政治公僕私德之愛憎，轉移其對於其人政策之愛憎。如故總統麥荊尼所享盛名，大半由於其私人細事之嘖嘖人口也。數年以來，余屢聞人言，於今

總統威爾遜氏之家庭細事大半有微詞一年中以此告者不下七八人在綺色佳時聞某夫人言威氏妻死未一年卽再娶其影響或致失其再任之機會余初聞而不信之及來紐約乃屢聞之一日余與此間一洗衣婦人談及選舉事此婦人告我此間有多人反對威氏之再任以婦人界爲尤甚其理由之一則謂威氏妻死未期年卽再娶也又一日余與吾友墨茨博士談博士告我言斯丹福大學 (Ieland Stanford University) 前校長朱爾丹氏 (President David Starr Jordan) 自言雖極贊成威氏之政策然此次選舉幾不欲投威氏之票其故云何則以威氏妻死不期年而再娶又以威氏作王城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校長時曾以花球贈一婦人朱爾丹氏爲此邦名人之一其思想之陋狹至此可謂怪事此尤可見此邦之狹陋的 Puritanism 也。

此種陋見最足阻礙社會之進步。如今之新體戲劇小說多直寫男女之事不爲之隱諱其在歐洲久能通行無忌者至此邦乃不能出版不能演唱又如『生育裁制』之論久倡于歐洲如荷蘭乃以政府命令施行之而在此邦則倡此說者有拘囚之刑刊布之書有銷燬之

罰。可謂頑固矣！

余非謂政治公僕不當重私德也。私德亦自有別。如貪賊是私德上亦是公德上之罪惡，國人所當疾視者也。又如休棄貧賤之妻，而娶富貴之女以求倖進，此關於私德亦關於公德者也。國人鄙之可也。至於妻死再娶之遲早，則非他人所當問也。

一三 月詩（十二月六日）

一

明月照我牀，臥看不肯睡。窗上青籐影，隨風舞娟媚。

二

我但玩明月，更不想什麼。月可使人愁，定不能愁我。

三

月冷寒江靜，心頭百念消。欲眠君照我，無夢到明朝。

數月以來，叔永有月詩四章，詞一首，杏佛有尋月詩月訴詞，皆抒意言情之作。其詞皆有愁思，

故吾詩云云。

一四 打油詩答叔永（十二月廿日）

昨得叔永一片，言欲以一詩題吾白話之集。其詩云：

文章革命標題大，白話工夫試驗精。一集打油詩百首，「先生」合受「榨機」名。
（「榨機」兩字陳女士初用之。）

吾亦報以詩曰：

人人都做打油詩（朱任楊陳皆爲之），這個功須讓「榨機」。欲把定盧詩奉報：
『但開風氣不爲師。』

一五 『打油詩』解（十二月廿一日）

唐人張打油雪詩曰：

江上一籠統，井上黑窟窿。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

故謂詩之俚俗者曰『打油詩』（見升菴外集）

一六 古文家治經不足取（十二月廿六日）

頃得吳摯甫點勘墨子讀本，讀之終卷，僅得可采者一二事耳。古文家治經治古籍最不足取，以其空疏也。如經說上『凡牛樞非牛』，下注云，『樞者，區之借字，華嚴經音義引論語馬注，「區，別也。」』桐城先生豈並十三經注疏亦未之見耶？若然，則古文家讀書之少真可令人駭怪矣。（『區，別也』乃論語『區以別矣』句之馬融注，見何晏集解，今在十三經注疏之中。）

又按此說未免輕易冤枉人。適又記。

一七 論訓詁之學（十二月廿六日）

考據之學，其能卓然有成者，皆其能用歸納之法，以小學爲之根據者也。王氏父子之經傳釋詞讀書雜記，今人如章太炎，皆得力於此。吾治古籍，盲行十年，去國以後，始悟前此不得塗徑。辛亥年作詩經言字解，已倡『以經說經』之說，以爲當廣求同例，觀其會通，然後定其古義。吾自名之曰『歸納的讀書法』。其時尙未見經傳釋詞也。後稍稍讀王氏父子及段

(玉裁)孫(仲容)章諸人之書，始知『以經說經』之法，雖已得途徑，而不得小學之助，猶爲無用也。兩年以來，始力屏臆測之見，每立一說，必求其例證。例證之法約有數端：

(一) 引據本書 如以墨子證墨子，以詩說詩。

(二) 引據他書 如以莊子荀子證墨子。

(三) 引據字書 如以說文爾雅證墨子。

一八 論校勘之學(十二月廿六日)

校勘古籍，最非易事。蓋校書者上對著者，下對讀者，須負兩重責任，豈可輕率從事耶？西方學者治此學最精，其學名 Textual Criticism。今擷其學之大要，作校書略論。

(一) 求古本。愈古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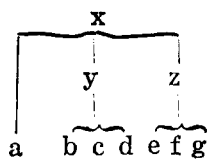
(1) 寫本(印書發明之前之書)。

(2) 印本(印書發明之後之書)。

若古本甚衆而互有異同，當比較之而定其傳授之次序，以定其何本爲最古。其律曰：

凡讀法相同者，大概爲同源之本。

今爲例以明之。如某書今有七本互爲異同。七本之中，第一本（a）與他本最不同，其次三種（b c d）最相同，又次三種（e f g）最相同。如此，可假定此七本所出，蓋本於三種更古之本（如圖）。若以 b c d 三本相同之處寫爲一本，則得 y 本，更以 e f g 相同之處寫爲一本，則得 z 本，更以 y z a 三本相同之處寫爲一本，則得 x 本。x 本未必卽爲原本，然其爲更古於 a b c d e f g 七本則大概可無疑也。



（二）求旁證。

（1）叢鈔之類。

如馬總意林，及北堂書鈔，筆書治要，太平御覽之類。

（2）引語。

如吾前據淮南子所引『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以正王弼本。

老子『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是也。

（3）譯本。

(三) 求致誤之故。

(甲) 外部之傷損：

- (1) 失葉。
- (2) 錯簡。
- (3) 漶滅。
- (4) 蟲蛀。
- (5) 殘壞。

(乙) 內部之錯誤：

(1) 細誤。

(a) 形似而誤。

如墨經「恕」誤「恕」，「字」誤「守」，「字」誤「字」，「

「冢」誤「家」是也。

(b) 損失筆畫。

如吾前見敦煌錄中「昌」作「呂」，「害」作「宮」之

類。

(c) 損失偏旁。

(2) 脫字。

(a) 同字相重誤脫一字。

(b) 同字異行，因而致誤。如兩行皆有某字，寫者因見下行之字而脫去兩字之間諸文。

(c) 他種脫文。

(3) 重出。

(4) 音似而誤。

(5) 義近而誤。

(6) 避諱。如老子之「邦」字皆改爲「國」，遂多失韻。

(7) 字倒。

(8) 一字誤寫作兩字。

(9) 兩字誤寫成一字。

(10) 句讀之誤（文法解剖之誤）。如老子『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作

『乃』解。後人誤讀『信不足焉』爲句，又加『焉』字於句末。（見王氏讀書志餘）

(11) 衍文（無意之中誤羨）

(12) 連類而誤。寫者因所讀引起他文，因而致誤。

(13) 旁收而誤。旁收者，誤將旁注之字收作正文也。例如老子三十一章注與

正文混合爲一，今不知何者爲注爲正文矣。又如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

忘，勿助長也。』或謂『勿正，心』乃『勿忘』之誤，此一字誤作兩字之例也。吾

以爲下『勿忘』兩字，乃旁收之誤。蓋校者旁注『勿忘』二字，以示『勿正，心』

三字當如此讀法。後之寫者，遂并此鈔入正文耳。

(14) 章句誤倒。此類之誤，大概由於校書者注舊所掇誤於旁，後之寫者不明

所注應入何處，遂顛倒耳。

(15) 故意增損改竄。此類之誤，皆有所爲而爲之。其所爲不一：

(a) 忌諱。如滿清時代刻書恆去胡虜諸字。又如歷代廟諱皆用代字（上

文6）

(b) 取義。寫者以意改竄，使本文可讀而不知其更害之也（上文10）

(c) 有心作僞。

校書以得古本爲上策，求旁證之範圍甚小，收效甚少。若無古本可據，而惟以意推測之，則雖有時亦能巧中，而事倍功半矣。此下策也。百餘年來之考據學，皆出此下策也。吾雖知其爲下策，而今日尙無以易之。歸國之後，當提倡求古本之法耳。

一九 近作文字

近作數文，記其目如下：

(一) 文學改良私議（寄新青年）

(二) 吾我篇爾汝篇 (登季報)

(三) Review of Prof. B. K. Sarkar's "Chinese Religion through Hindu Eyes." (登 The Hindusthane Student. Nov. 1916.)

(四)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Recent Monarchical Movement in China. (登 The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

二〇 印象派詩人的六條原理

On the whole, one cannot help admiring the spirit that animates the "new poets" in spite of some of their ludicrous failures to reach a new and higher poetry in their verse. They at least aim for the real, the natural; their work is a protest against the artificial in life as well as poetry. It is curious to note, moreover, that the principles upon which they found their art are simply, as Miss Lowell, quoted by Professor Erskine, tells us, "the essentials of all great poetry,

indeed of all great literature." These six principles of imagism are from the preface to "Some Imagist Poets":

1. *To use the language of common speech, but to employ always the exact word, not the nearly exact nor the merely decorative word.*

2. *To create new rhythms—as the expression of new moods—and not to copy old rhythms, which merely echo old moods. We do not insist upon "free verse" as the only method of writing poetry. We fight for it as for a principle of liberty. We believe that the individuality of a poet may often be better expressed in free verse than in conventional forms. In poetry a new cadence means a new idea.*

3. *To allow absolute freedom in the choice of the subject.*

4. *To present an image, (hence the name "Imagist.") We are not a school of painters, but we believe that poetry should render particulars exactly and not deal in vague generalities, however magnificent and sonorous.*

5. To produce poetry that is hard and clear, never blurred nor indefinite.

6. Finally, most of us believe that concentration is of the very essence of poetry.

From the N. Y. Times Book Shechor

此派所主張，與我所主張多相似之處。

二一 詩詞一東（六年一月十三日記）

采桑子慢 江上雪

正嫌江上山低小。多謝天工，教銀霧重重，收向空濛雪海中。江樓此夜知何夢？不夢騎虹，也不夢屠龍，夢化塵寰作玉宮。

此吾自造調，以其最近於采桑子，故名。

沁園春 廿五歲生日自壽（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棄我去者，二十五年，不再歸來。對江川雪霧，吾當壽我，且須高咏，不用啣杯。種種從

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從今後，要那麼收果，先那麼栽。宵來一夢奇哉，似天上諸仙采藥回。有丹能却老，鞭能縮地，芝能點石，觸處金堆。我笑諸仙，諸仙笑我。敬謝諸仙我不才，葫蘆裏，也有些微物。試與君猜。

沁園春（以一字爲韻）

（一）過年（六年元旦）

江上老胡，邀了老盧，下山過年。碰着些朋友，大家商議，醉瓊樓上，去過殘年。忽然來了，湖南老姑，拉到他家去過年。他那裏，有家肴市釀，吃到明年。何須吃到明年？有朋友談天使過年。想人生萬事，過年最易，年年如此，何但今年踏月江邊，胡盧歸去，沒到家時又一年。且先向，賢主人夫婦，恭賀新年。

（二）新年（一月二日）

早起開門，送出病魔，迎入新年。你來得真好，相思已久，自從去國，直到今年。更有些人，在天那角，歡喜今年第七年。何須問，到明年此日，誰與過年？回頭請問新年那

能使今年勝去年說：『少做些詩，少寫些信，少說些話，可以長年。莫亂思誰，但專愛我，定到明年更少年。』多謝你，且暫開詩戒，先賀新年。

曩見蔣竹山作聲聲慢，以『聲』字爲韻，蓋創體也。自此以來，以吾所知，似無用此體者。病中戲作兩詞，用二十五個『年』字，此亦一『嘗試』也。

四言絕句（一月十二日）

月白江明。永夜風橫。明朝江上，十里新冰。

譯杜詩一首

杜工部有詩云：

漫說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此詩造語何其妙也。因以英文譯之：

Say not Spring is always good,

For the Wind is in wild ecstasy:

He blows the flowers to flow down the stream,
Where they turn the fishman's boat upside down.

二二 黃梨洲南雷詩曆（一月廿日）

病中讀梨洲詩，偶摘錄一二。其古詩多佳者，不能錄於此也。

偶書

書院講章村學究，支那語錄莽屠兒。驀然跳出兩般外，始有堂堂正正旗。

過塔子嶺

西風颯颯捲平沙，驚起斜陽萬點鴉。遙望竹籬煙斷處，當年曾此看桃花。

東湖樵者祠

「東湖樵者之神位，」下拜寒梅花影邊。姓氏官名當世豔，一無憑據足千年。

過東明寺

獨對千峯側，心原與境訛。吾身已再世，古寺恰三過。歲月塵蒙壁，牛羊夕下坡。好風

四面至，吹淚壓藤蘿。

夢壽兒

自從兒殞後，無日不寒霖。天意猶憐汝，老夫何復心？看書皆壽字，入夢契中陰。一半黃髯在，還留白自今。

梨洲自序甚可誦，今錄之：

詩曆題辭

余少學詩南中，一時詩人如粵韓孟郁（上桂）、閩林茂之（古度）、黃明立（居中）、吳林若撫（雲鳳）皆授以作詩之法：如何漢魏，如何盛唐；抑揚聲調之間，規模不似，無以御其學力，裁其議論，使流入於中晚，爲宋元矣。余時頗領崖略，妄相唱和。稍長，經歷變故，每視其前作，修辭琢句，非無與古人一二相合者。然嚼蠟了無餘味。明知久久學之，必無進益，故於風雅意緒闕略，其間驢背篷底，茅店客位，酒醒夢餘，不容讀書之處，問括韻語以銷永漏，以破寂寥，則時有會心。然後知詩非學之而

致。蓋多讀書，則詩不求工而自工。若學詩以求其工，則必不可得。讀經史百家，則雖不見一詩，而詩在其中。若只從大家之詩章參句鍊，而不通經史百家，終於僻固而狹陋耳。

適按此亦一偏之見也。單讀書亦無用；要如梨洲所謂『多歷變故』，然後可使『橫身苦趣，淋漓紙上』耳。

夫詩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亂，皆所藏納。古今志士學人之心思願力，千變萬化，各有至處，不必出於一途。今於上下數千年之間，而必欲一之以唐；於唐數百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盛唐。盛唐之詩，豈其不佳？然盛唐之平奇濃淡，亦未嘗歸一，將又何所適從耶？是故論詩者，但當辨其真僞，不當拘以家數。若無王孟李杜之學，徒借枕籍咀嚼之力，以求其似，蓋未有不僞者也。一友以所作示余，余曰：『杜詩也。』友遜謝不敢當。余曰：『有杜詩，不知子之爲詩者安在？』友茫然自失。此正僞之謂也。余不學詩，然積數十年之久，亦近千篇，乃盡行汰去，存其十之一二。師友既

盡，孰定吾文？但按年而讀之，橫身苦趣，淋漓紙上，不可謂不逼真耳。南雷黃宗羲題。

二三 論詩雜詩（一月二十夜）

病又作，中夜不能睡，成四詩：

（一）詩三百篇惟寺人孟子及家父兩人姓名傳耳，其他皆無名氏之作也。其詩序所稱某詩爲某作，多不可信。

三百篇詩字字奇，能歡能怨，更能思，頗憐詩史開元日，不見詩人但見詩。

（二）周末文學，傳者至少。其傳者，荀卿屈原宋玉之賦而已，皆南人也。北方文學乃無傳者。

『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最愛荀卿天論賦，可作倍根語誦之。

（三）韓退之之詩多劣者。然其佳者皆能自造語鑄詞，此亦其長處，不可沒也。

義山冤枉韓退之，『塗改清廟生民詩』，『牽頭曳足斷腰脣，揮刀紛紜剝膺脯』，

三百篇中無此語。

(四)此一詩因讀梨洲詩序而作。陳伯嚴贈濤園詩云『濤園鈔杜句，終歲禿千毫。……百屢嚙不下，此老仰彌高。』可憐！

『學杜真可亂楮葉，』便令如此又怎麼可憐？『終歲禿千毫』（陳伯嚴詩）學像他人忘却我。

二四 威爾遜在參議院之演說詞（一月二十二日）

威爾遜在參議院的演說，提議一個『無勝利的和平』（a peace without Victory）。主張只有平等的國家可以有永久的和平。他又主張各國聯合為一個維持和平的大同盟。他說這不過是一種門羅主義的擴充而已。文中陳義甚高，民族自決，海洋自由，海軍裁縮，皆有發揮。全文甚長，鈔其結語如下：

I am proposing, as it were, that the nations should with one accord adopt the doctrine of President Monroe as the doctrine of the world: That no nation should seek to extend its policy over any other nation or people, but that every people should be left free

to determine its own policy, its own way of development, unhindered, unthreatened, unafraid, the little along with the great and powerful.

I am proposing that all nations henceforth avoid entangling alliances which would draw them into competition of power. Catch them in a net of intrigue and selfish rivalry, and disturb their own affairs with influences intruded from without. There is no entangling alliance in a concert of power. When all unite to act in the same sense and with the same purpose, all act in the common interest and are free to live their own lives under a common protection.

I am proposing government by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that freedom of the seas which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fter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urged with the eloquence of those who are the convinced disciples of liberty; and that moderation of armaments which makes of armies and navies a power for order merely, not an instrument of aggression or of selfish violence.

These are American principles, American policies. We can stand for no others. And they are also th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of forward-looking men and women everywhere, of every modern nation, of every enlightened Community. They are the principles of mankind and must prevail.

二五 羅斯福論『維持和平同盟』

羅斯福近有書致參議員波拉 (Borah) 力攻『維持和平同盟』之主張其結論尤近于醜詆：

The position of Mr. Holt and his associates in these international proposals is precisely like that of an individual who in private life should demand that if a ruffian slapped the face of a decent citizen's wife, and if the decent citizen promptly knocked the ruffian down, the peace League should, in the interest of the ruffian, attack the man who objected to having his wife's face slapped. Faithfully

yours.

THEODORE ROOSEVELT.

羅斯福，小人也；其人可以處得志而不能處失志；失志則如瘋狗不擇人而噬矣。卽如此一維持和平同盟之議，羅氏二年前力主之；及其仇塔虎脫與威爾遜皆主之，羅氏忽變其初心，而力攻擊醜詆之矣。

二六 維持和平同盟會之創立

PROPOSALS

We believe it to be desirabl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join a league of nations binding the signatories to the following:

First: All justiciable questions arising between the signatory powers, not settled by negotiation, shall, subject to the limitations of treaties, be submitted to a judicial tribunal for hearing and judgment, both upon the merits and upon any issue as to its jurisdiction of the question.

Second: All other questions arising between the signatories and not settled by negotiation, shall be submitted to a council of conciliation for hearing, consideration and recommendation.

Third: The signatory powers shall jointly use forthwith both their economic and military forces against any one of their number that goes to war, or commits acts of hostility, against another of the signatories before any question arising shall be submitted as provided in the foregoing.

The following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Three has been authoriz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signatory powers shall jointly use, forthwith, their economic forces against any of their number that refuses to submit any question which arises to an international judicial tribunal or council of conciliation before threatening war. They shall follow this by the joint use of their military forces against that nation if it actually proceeds to make war or invades another's territory without first submitting, or offering to submit,

its grievance to the court or council aforesaid and awaiting its conclusion."

Fourth: Conferences between the signatory powers shall be held from time to time to formulate and codify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unless some signatory shall signify its dissent within a stated period, shall thereafter govern in the decisions of the Judicial Tribunal mentioned in Article One.

『維持平和同盟』(The League to Enforce Peace)之議起於此邦。此邦人士如何耳特(Hamilton Holt)塔虎脫(W. H. Taft)之流皆主之。前年六月十七日何耳特氏招此邦名流百人會於菲城之獨立廳組織一『維持平和同盟』會。塔虎脫氏今爲之長。此會所主四大綱如上所列。四事之中，尤以第三事爲要。兩年以來，歐美政治家及政治學者多主張之。至前日(二十二日)威爾遜破百餘年之成例，至參議院宣言，以此爲將來外交政策之根本，則世界國際史真開一新紀元矣。

二七 補記爾汝(一月廿四日)

論語：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與女弗如也。』（公冶長）

包注『吾與汝俱不如。』邢疏同。朱注『與，許也。』舊注以『與』爲連字，而朱以爲動字，朱注蓋本先進篇『吾與點也』之語。頃見阮元校勘記曰：

釋文出『吾與爾』云，『爾』或作女，音汝。案三國志夏侯淵傳曰：『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正作『爾』字，蓋與陸氏所據本合。

此則甚可玩味。作『爾』者是也。吾前作爾汝篇，以爲凡今言『你的』『你們的』古皆用『爾』不用『汝』。馬氏文通所謂『偏次』者是也。（看劄記十三卷第一五則。）今若依朱注，則『吾與汝弗如也』同于『吾許汝之弗如也』。汝在偏次，故當用爾。『爾弗如』猶今言『你的不及他』也。此又可證此律之嚴也。

吾自一九一六年正月一日到十二月卅一日，一年之間，凡收到一千二百十封信，凡寫出一千〇四十封信。

二九 中國十年後要有什麼思想

一月廿七日至斐城（Philadelphia）演說。斐城在紐約與華盛頓之間，已行半途，不容不一訪經農。故南下至華盛頓小住與經農相見甚歡。一夜經農曰：

我們預備要中國人十年後有什麼思想？

此一問題最爲重要，非一人所能解決也，然吾輩人人心中當刻刻存此思想耳。

三〇 在斐城演說

斐城之演說乃 Haverford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之『年宴』所招。此校新校長爲前在康南耳之康福先生（William W. Comfort）。此次年宴席後演說者本爲美國前總統塔虎脫氏，及康南耳大學校長休曼氏。休曼校長辭不能來，康福先生薦適代之。適以其爲異常優寵，却之不恭，故往赴之。此次所說爲『美國能如何協助中國之發達，』

稿另有刊本。塔總統所說爲「維持和平同盟會。」

三一 湖南相傳之打油詩

上天老懵懂，打破石灰桶。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

陳嵩青說湖南相傳「打油詩」作此式。此詩各地相傳多有不同之處。曩見小說七俠五義中亦有此詩，末二句同此，而首二句不同，今不復記憶矣。

三二 記朋友會教派（二月五日）

斐城演說後，寓於海因君（Joseph H. Haines）之家。此君今業商，而其家中藏歷史文學美術之書滿十餘架。其新婚之夫人尤博雅，富於美術觀念。

海因君爲 Haverford College 畢業生。此校本爲朋友會（Society of Friends）

教派中人所辦，故其中學生大半皆朋友會派信徒也。

朋友會者，耶穌教之一派，世所稱賈克派（Quakers）是也。此派創於英人喬治（名）

福克司（George Fox）。福克司痛耶教之淪爲羅馬教與英國國教，溺於繁文縟禮，而失其

立教之精神，故倡個人內省自悔自修之說以警衆。福氏本一織匠之子，素無聲望，而其精誠動人，所至風靡。官府初以爲妄言惑衆，拘之判以笞罪。福氏持耶穌之不抗主義，俯首受鞭。鞭已，更請再鞭。耶穌曰：『你們莫與惡抗。若有人打你臉的左邊，更把右邊讓他打。』——馬太書五章三十九節。鞭者卒感悔，竟成福氏之信徒。其後從者日衆，遂成新派。福氏初說法時在一六四七年，至今二百七十年矣。今其徒雖不甚衆（不出二十萬人？），而其足跡遍於天下。吾國四川省亦多此派傳教人也。

此派初興之時，其精神最盛。其信天修行，絕世無匹。其人每說法傳道，精誠內充，若有神附。以其畏事上帝，故有『賈克』之稱。『賈克』者，震恐戰慄之謂。

此派教旨之特色：

- (一) 人人可直接對越上帝，不須祭司神父之間接。
- (二) 不用洗禮。
- (三) 不用祭司神父。（另有一支派，今亦用牧師。）

(四) 每集會時，衆皆閉目靜坐，無有樂歌，無有演講。無論何人，心有話說，卽起立發言，或宣教義，或致禱詞。說完，仍坐下默思。

(五) 男女平等，皆可發言，皆可當衆祈禱。(耶教初興時，使徒如保羅〔St. Paul〕對婦女極不平等。〔看哥林多前書十四章三十四五節。〕此派在十七世紀中葉獨倡此風，可稱女權史上一新紀元也。)

(六) 深信耶穌『不與惡抗』之說。(此卽老子之不爭主義。婁師德所謂唾面自乾者近似之。) 以此故，乃反對一切戰爭。凡信此教者皆不得當兵。(此條實際上多困難。當此邦南北戰爭之時已多困難。及今日英國強迫兵制之實行。此教中人因不願從軍受拘囚之罪者，蓋不知凡幾。)

海因夫人語我以此派中人之婚禮，甚有足供研究者，故記之於下：

男女許婚後，須正式通告所屬朋友會之長老。長老卽行調查許婚男女之性行名譽。若無過犯，乃可許其結婚。

結婚皆在本派集會之所。(此派不稱之爲「教會」〔Church〕但稱會所而已。)結婚之日，男女皆須當衆宣言情願爲夫婦。宣言畢，長老起立，問衆中有反對者不。若無異詞，長老乃發給婚書。

海因夫人以婚書示我，其書以羊皮紙爲之。首有長老宣言某人與某女子已正式宣告，願爲夫婦，當卽由某等給與證書。下列長老諸人署名，次列結婚夫婦署名，其下則凡與會者皆一一署名。海因夫人婚書上署名者蓋不下三百人。

海因夫人言朋友會中人因婚禮如此慎重，故婚後夫婦離異之事竟絕無而僅有也。

吾與此君夫婦此次爲初交。海因君爲年宴主事者，故與我有書信往來。吾旣允演說，海因君函問我欲居 Bellvue-Strafford 旅館耶，抑願館其家耶。此旅館爲斐城第一大旅館，猶紐約之 Waldorf-Astoria 也。吾甯捨此而寓其家，正知其爲朋友會中人故欲一看其家庭內容耳。今果不虛此願也。

三三 小詩（二月五日）

空濛不見江，但見江邊樹。狂風捲亂雪，滾滾騰空去。

三四 寄經農文伯

自美京歸時，作一詩寄經農文伯。（文伯，吉林王徵字。）

日斜橡葉非常豔，雪後松林格外青。可惜京城諸好友，不能同我此時情。

三五 迎叔永

叔永將自波士頓遷校來紐約，吾自美京作此迎之。

真個三番同母校，况同『第二故鄉』思。會當清夜臨江閣，同話飛泉作雨時。

三六 壬壬秋論作詩之法（二月十一日）

……詩者，持也。持其志無暴其氣，掩其情無露其詞。直書己意始於唐人，宋賢繼之，遂成傾瀉。歌行猶可粗率，吾言豈容屠沽？無如往而復之情，豈動天地鬼神之聽？樂必依聲，詩必法古，自然之理也。欲己有作，必先有蓄。名篇佳製，手披口吟，非沈浸

於中，必不能炳著於外。……但有一戒，必不可學元遺山及湘綺樓。遺山初無功力而欲成大家，取古人之詞意而雜糅之，不古不唐，不宋不元，學之必亂。（適案此言真不通。遺山在元之前，有何『不元』之理乎？）余則盡法古人之美，一一而仿之，鎔鑄而出之。功成未至而謬擬之，必弱必雜，則不成章矣。故詩有家數，猶書有家樣。不可不知也。（大中華二卷一期）

此老自誇真可笑。

三七 袁政府『洪憲元年』度預算追記

歲 入	
經常	426,237,145
臨時	45,709,565
<hr/>	
歲入總計	471,946,710圓
歲 出	
經常	
1外交	3,276,677
2內務	49,653,982
3財政	53,531,625
4陸軍	135,813,986
5海軍	17,101,779
6司法	7,665,772
7教育	12,611,583
8農商	3,762,244
9交通	1,577,408
10蒙藏院	947,230
<hr/>	
總計	285,942,286圓
臨時	
總計(注)	185,577,150
<hr/>	
歲出總計	471,519,436

(注)歲出臨時總計項內有：

陸軍 六，四三八，七二七元

財政 一七五，三〇二，七八九元

其臨時費「財政」一目包括

預備金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幣制經費 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銀行股本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國債 一三七，六八三，五二七元

三八 無理的干涉(二月十二日)

初十夜哥崙比亞大學世界學生會之俄國學生請大文豪托爾斯太(Tolstoi)之子

伊惹托爾斯太伯爵(Count Ilya Tolstoi)演說，不意大學俄文科教長 Prof. J. D.

Prince 素不喜托氏之理論者，出而干涉，竟令大學書記禁止此會用大學講室為會場，托

氏遂不能演說。托氏謂人曰：

I thought for a while that I was back in Russia and not in
“free” America. Worse than that—for the precise address I in-

tened to give had been delivered last October in Moscow and the address had been approved by the Chief of Police before it was delivered.

此不獨本校之辱，亦此邦之羞也。

三九 落日（二月十七日）

黑雲滿天西，遮我落日美。忽然排雲出，團團墮江裏。

四〇 叔永東胡適（二月十七日）

昔與君隔離，一日寄一片。今來居同地，兩三日一見。豈曰道路遙？車行不數站。樓高懶出門，避人時下鍵。門戶徒爲爾，有窗臨街店。仰視屋蠹天，俯聆車掣電。夜半喧雷聲，驚魂作夢魘。一事每怪君，新詩頻染翰。問君何能然，所居遠塵玷。赫貞著勝名，清幽獨占斷。冬積冰稜稜，秋浮月豔豔。朝暎與夕曛，氣象復萬變。昔負綺城佳，今當赫貞蹙。我心苦塵煩，山林庶可砭。已見赫貞夕，未觀赫貞旦。何當侵辰去，起君從枕畔。

四一 『赫貞旦』答叔永（二月十九日）

『赫貞旦』如何聽我告訴你，昨日我起時，東方日初起，返照到天西，彩霞美無比。赫貞平似鏡，紅雲滿江底。江西山低小，倒影入江紫。朝霞都散了，賸有青天好。江中水更藍，要與天爭姣。誰說海鷗閒，水凍捉魚難。日日寒江上，飛去又飛還。何如我閒散，開窗面江岸。清茶勝似酒，麪包充早飯。老任倘能來，和你分一半。更可同作詩，重詠『赫貞旦』。

四二 寄鄭萊書（二月廿一日）

.....“Very often ideas got beyond the control of men and carried men, philosophers, et al., along with it. That ideas have had ‘an ancestry and posterity of their own’ (in the words of Lord Acton) is an indictment against the intellectual passivity and slovenness of mankind. We have allowed ideas to run wild and work disaster to the world. Think of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We have succeeded in controlling nature, and it is high time for us to think about how to control ideas.....

“The first step in this direction is to find a criterion to test the value of ideas..... Ideas must be tested in terms of ‘the values of life.’.....

“The other step..... is to find a way for the control of the formation of ideas. This I believe to lie in the direction of systematically gathering, interpreting, and diffusing the facts of life. We must have statistics, laboratories, experiment stations, libraries, etc, to furnish us with facts about the real conditions of society,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Without facts no truly workable ideas can be formed.

“Heretofore ideas have come from the air, from the ‘world of ideas.’ Hereafter, ideas should come from the laboratories.....”

四三 又記吾我二字（二月廿二日）

楊復吉夢闌瑣筆云：

元趙惠四書箋義曰：『吾我二字，學者多以為一義，殊不知就已而言，則曰吾，因

人而言則曰我。「吾有知乎哉？」就已而言也。「有鄙夫問於我，」因人之問而言也。「按此條分別甚明。『二三子以我爲隱乎？』我，對二三子而言。『吾無隱乎爾，』吾，就已而言也。『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我，對公孫丑而言，吾，就已而言也。

以是推之，『予惟往求朕攸濟，』予即我也，朕即吾也。『越予沖人，不巧自恤，』予即我也，邛即吾也。其語似復而實非復。

此一則見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一。

楊氏所釋孟子一句，則非也。『吾浩然之氣』之吾乃是偏次，謂『我的』也。

吾國舊日無文法學之名詞，故雖有知之者而不能明言之也。

四四 記燈謎（二月廿三日）

俞樾全集中有隱書一卷，皆謎也。中有多則，久流傳人間。然殊多中下之作。有『祀典』一謎，射『祭遵』，吾讀之，因作一謎云：

弟爲尸 射 祭仲

吾又有一則云：

多中本有一。去了這個一，換上一個壹，請問是何物？ 射 Money

陳女士有一謎云：

t (英文字母) 射 『宛在水中央』

四五 蘭鏡女士

附圖爲蘭鏡女士 (Miss Jeannette Rankin) 乃美國婦女作國會議員之第一人

也。

四六 哥崙比亞大學本年度之預算

哥崙比亞大學 (本科與研究院) 三,三四九,四八五元

巴納得學院 (女子部) 一五六,四四九元

師範學院 八七九,九七五元

藥學院

四六六一八元

總計

四,四三二,五二七元

此哥崙比亞大學今年之預算也。此一校去年共用四百萬金元。今年預算乃至四百五十萬金元。此與吾國全國之教育年費相去無幾矣。

四七 威爾遜連任總統演說辭要旨

下所載爲昨日威爾遜第二任總統就職演說辭中之要旨。

We stand firm in armed neutrality, since it seems that in no other way we can demonstrate what it is we insist upon and cannot forego. We may even be drawn on, by circumstances, not by our own purpose or desire, to a more active assertion of our rights as we see them and a more immediate association with the great struggle itself. * * *

We are provincials no longer. The tragical events of the thirty months of vital turmoil through which we have just passed have

made us citizens of the world. There can be no turning back. Our own fortunes as a nation are involved, whether we would have it so or not.

And yet we are not the less Americans on that account. We shall be the more American if we but remain true to the principles in which we have been bred. They are not the principles of a province or of a single continent. We have known and boasted all along that they were the principles of a liberated mankind. These, therefore, are the things we shall stand for, whether in war or in peace: That all nations are equally interested in the peace of the world and in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of free peoples, and equally responsible for their maintenance.

That the essential principle of peace is the actual equality of nations in all matters of right or privilege.

That peace cannot securely or justly rest upon an armed balance of power.

That Governments derive all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and that no other powers should be supported by the common thought, purpose, or power of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at the seas should be equally free and safe for the use of all peoples, under rules set up by common agreement and consent, and that, so far as practicable, they should be accessible to all upon equal terms.

That national armaments should be limited to the necessities of national order and domestic safety.

That the community of interest and of power upon which peace must henceforth depend imposes upon each nation the duty of seeing to it that all influences proceeding from its own citizens meant to encourage or assist revolution in other States should be sternly and effectually suppressed and prevented.

壬壬秋死矣，十年前曾讀其湘綺樓箋啓，中有與子婦書云：

彼入吾京師而不能滅我，更何有瓜分之可言？即令瓜分，去無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今不能記其原文，其大旨如此耳。）

其時讀之甚憤，以爲此老不知愛國，乃作無恥語如此。十年以來，吾之思想亦已變更。今思『去無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一語，惟不合今世紀之國家主義耳。平心論之，『去無道而就有道』，本吾國古代賢哲相傳舊旨，吾輩豈可以十九世紀歐洲之異論責八十歲之舊學家乎？

吾嘗謂國家主義（民族的國家主義）但有一個可立之根據，其他皆不足辯也。此惟一之根據爲何曰：『一民族之自治，終可勝於他民族之治之』。一前提而已。譬如我國之排滿主義之所以能成立者，正以滿族二百七十年來之歷史已足證其不能治漢族耳。若去一滿洲，得一袁世凱，未爲彼善於此也。未爲彼善於此，則不以其爲同種而姑容之，此二三次革命之所以起也。

若以袁世凱與威爾遜令人擇之，則人必擇威爾遜。其以威爾遜爲異族而擇袁世凱者，必中民族主義之毒之愚人也。此卽『去無道而就有道』之意。

吾嘗冤枉王壬秋。今此老已死，故記此則以自贖。

若『一民族之自治終可勝於他民族之治之』一前提不能成立，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亦不能成立。

然此前提究可成立乎？

此問題未可一概而論也。此前提之要點在一『終』字。終也者，今雖未必然，終久必然也。如此立論，駁無可駁，此無窮之遁辭也。

今之論者亦知此前提之不易證實，故另立一前提。威爾遜連任演說辭中有云：

That Governments derive all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and that no other powers should be supported by the common thought, purpose or power of the family of nations.

此言『政府之權力生於被治者之承認』。此共和政治之說也，而亦可爲民族主義之前提。

如英國之在印度，若印度人不承認之，則革命也可。又如美國多歐人入籍者，今以二百萬之德國人處於美國政府之下，若此二百萬德人承認美國政府，則不革命也。

然被治者將何所據而『承認』與『不承認』乎？若云異族則不認之，同族則認之，是以民族主義為前提，而又以其斷辭為民族主義之前提也。此『環中』之邏輯也。若云當視政治之良否，則仍回至上文之前提，而終不能決耳。

今之狹狹義的國家主義者，往往高談愛國，而不知國之何以當愛；高談民族主義，而不知民族主義究作何解。（甚至有以仇視日本之故而遂愛袁世凱且贊成其帝政運動者）故記吾所見於此，欲人知民族主義不能單獨成立。若非種皆必當鋤去，則中國今日當為滿族立國，又當為蒙藏立國矣。

四九 艷歌三章（三月六日）

墨經云，『景不徙，說在改爲。』經說云，『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列子公子牟云，『景不徙，說在改也。』莊子天下篇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今用其意，作詩三章。

飛鳥過江來，投影在江水。鳥逝水長流，此影何曾徙？
風過鏡平湖，湖面生輕縐，湖更鏡平時。此縐終如舊。
爲他起一念，十年終不改。有召卽重來，若忘而實在。

五〇 吾輩留學生的先鋒旗（三月八日）

“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Iliad, xviii, l. 125.

英國前世紀之『牛津運動』（The Oxford Movement）（宗教改良之運動）未起時，其未來之領袖牛曼（Newman）傅魯得（Froude）客白兒（Keble）諸人久以改良宗教相期許。三人寫其所作宗教的詩歌成一集。牛曼取荷馬詩中語題其上，卽上所記語也。其意若曰：

如今我們已回來，你們請看分曉罷。（語見 Ollard: Oxford Movement）

其氣象可想。此亦可作吾輩留學生之先鋒旗也。

五一 俄國突起革命

俄國突起革命，市戰三日而功成，俄沙退位，遜於其弟密雪兒大公。大公亦謙讓不敢當也。吾意俄國或終成民主耳。此近來第一大快心事，不可不記。

五二 讀報有感（三月廿日）

英國報載二月一個月中德國人死傷者六萬人，又德國自開戰以來，死傷總數（海軍及屬地尚不在內）爲四百十萬餘人。同日報載英國財政大臣羅氏報告，從一九一六年四月一日到一九一七年三月底，一年之中，英國政府每日平均支出六百萬金鎊。（每鎊合美金五元，是每天支出三千萬金元。）

今晨報紙有此兩則，讀之惻然，附記於此，並係以詩

揮金如泥，殺人如蟻。

闕哉人道，這般慷慨！

吾徵人讀『蟻』字如『霽』此古音也。今用以與『慨』爲韻，『慨』亦讀上聲也。

五三 趙元任辨音（三月廿日）

趙元任前來書云（去年十月廿三日）

（一）凡影紐之字，皆以韻起，或以喉端音起。（喉端音者〔Glottal stop〕如德文之 ein）其字皆屬上聲。（此上聲，指上平，上上，上去，上入，非僅第二聲也。）

（二）凡影紐之字，皆以“h”（或後“Ch”）起。其以“y”及“ü”爲介者，以“hy”（或前“Ch”即“hs”）起，其字皆在上聲。

（三）凡屬喻紐之字，皆以韻起。其字皆在下聲。（下聲指下平，下上，下去，下入。）疑凡喻紐之字，本以 w y ü 三介之一發端。其前無紐音，故此三介皆成韻也。

（注）有數種方言，其喻紐之字皆讀以“ng”（疑）發端。其影匣二紐則決不然也。

（四）匣紐之字，在江浙則以有音之“h”（孩）或“y”起，在官話則以“h”或“hs”起。其字皆屬下聲。

(例) (1) 影 衣 (官) (蘇)

(2) 曉 希

(3) 喻 移

(4) 匣 奚

hsi ₁	yi ₁	hsi ¹	i ¹
yi ₁	yi ₁	hsi ¹	i ¹
黃	王	荒	汪 (官)
hw ₁	w ₁	hw ¹	w ¹ (蘇)
hw ₁	w ₁	hw ¹	w ¹
胡	吾	呼	嗎

原書爲英文，此吾所譯也。

適按元任此說辨之甚精。惟其論喻紐下一注，有未盡然者。蓋影紐以韻起之字，在各方

言中亦有以“ng”起者，如

(土平) 哀, 安, 恩, 諳, 歐, 鴉, 在吾徽則讀如 Ngai, Ngan, Ngun, Ngau, Ngeu,

Ngo.

(上去) 愛, 懊。

(上上) 藹, 蟻。(此疑是下上。)

(上入) 惡, 鴨。

則不獨喻紐爲然也。適意以爲古代疑紐之字上聲爲影，下聲爲疑，疑又變爲喻耳。

因論蟻字，連類記此。吾徽無『上上』、『下上』及『上入』、『下入』之別，僅有六聲耳。今惟廣州有八聲，其他則至多僅有七聲耳。（如秦音能別『上入』、『下入』而不能別『上去』、『下去』，又不能別『上上』、『下上』也。福州雖有八聲，其『上上』、『下上』實已無別，但存其名耳。）

元任辨音最精細，吾萬不能及也。

藏暉室劉記卷十六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三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

一 沁園春（俄京革命（三月廿一日））

前日報記俄京革命之第一日，有此一段：

Groups of students, easily distinguished by their blue caps and dark uniforms, fell into step with rough units of rebel soldiers, and were joined by other heterogeneous elements, united for the time being by a cause greater than partisan differences.

吾讀之有感，因作沁園春詞記之：

吾何所思，凍雪層冰，北國名都。想烏衣藍帽，軒昂年少，指揮殺賊，萬衆歡呼。去獨夫『沙』，張自由職，此意如今果不虛。論代價，有百年文字，多少頭顱。

此僅半閱，他日當續成之。

二 讀厄克登致媚利書信（三月廿七日）

月前在舊書攤上得一書，爲英國厄克登勳爵（Lord Acton 1834—1902）寄格蘭斯頓之女媚利之書。（媚利後嫁爲朱魯〔Drew〕夫人。）厄氏爲十九世紀英國第一博學名宿，尤長於史學。後爲康橋大學史學院長，今康橋所出之康橋近世史，卽其所計畫者也。

厄氏有『蠹魚』之名，以其博學而不著書也。其所欲著之『自由史』終身不能成，朱魯夫人戲以『將來之聖母』稱之。（『聖母』者耶穌之母，古畫家如拉飛爾皆喜用以爲畫題。英文豪詹姆斯〔Henry James，本美國人〕有名著小說曰將來之聖母，記一畫家得一美人，將用以爲『聖母』之法本，瞻視之二十年不敢下筆，而美人已老，畫師之工力亦銷亡，遂擲筆而死。）

然吾讀此諸函，論英國時政極詳，極多中肯之言。雖在異域，如親在議會。其關心時政之

切，其見事之明，皆足一洗其『蠹魚』之謗矣。

人言格蘭斯頓影響人最大，獨厄氏能影響葛氏耳，其人可想。

此諸書皆作於五六年之間（1879——1885）而多至八萬言（尙多刪節去者。）其所論大抵皆論學、論文、論政之言也。此亦可見西國男女交際之一端，故記之。

書中多可採之語，如云：

The great object in trying to understand history, political, religious, literary or scientific, is to get behind men and to grasp ideas. Ideas have a radiation and development, an ancestry and posterity of their own, in which men play the part of godfathers and godmothers more than that of legitimate parents. Those elements of society must needs react upon the state; that is, try to get political power and use it to qualify the Democracy of the constitution (in France). And the state power must needs try to react on society, to protect itself against the hostile elements. This

is a law of Nature, and the vividness and force with which we trace the motion of history depends on the degree to which we look beyond persons and fix our gaze on things. This is my quarrel with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He discerns no Whiggism but only Whigs. (PP. 99-100).

又如其論鄧耐生 (Tennyson, 大詩人) 曰：

His (Tennyson's) want of reality, his habit of walking on the clouds, the airiness of his metaphysics, the definiteness of his knowledge, his neglect of transitions, the looseness of his political reasoning—all this made up an alarming *cheval de frise*. (P. 114)

此論實甚切當。

. All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depends on one's understanding the forces that make it, of which religious forces are the most active and the most definite. (P. 279).

I think that faith implies sincerity, that it is a gift that does not dwell in dishonest minds. To be sincere a man must battle with the causes of error that beset every mind. He must pour constant streams of electric light into the deep recesses where prejudice dwells, and passion, hasty judgments, and wilful blindness deem themselves unseen. He must continually grub up the stumps planted by all manners of unrevised influence. (P. 279-280).

讀此節可想見其人。

三 陝（三月廿九日）

吾徽人謂閉目爲『陝』音夾。韓非子說林曰：『今有人見君則陝其一目，奚如？』卽此字。今說作睫動，一曰眇也，皆非也。

盧晉侯言，雲南亦作此語。

四 中國科學社第一次年會合影

下所附影片見科學第三年一號。此中不獨多吾舊友故交，其中人物，大足代表留美學界之最良秀一分子，故載之於此。

五 林琴南『論古文之不宜廢』（四月七日）

文無所謂古也，唯其是。顧一言是，則造者愈難。漢唐之藝文志及崇文總目中，文家林立，而何以馬班韓柳獨有千古？然則林立之文家均不是，唯是此四家矣。顧尋常之賤牒簡牘，率皆行之以四家之法，不惟伊古以來無是事，即欲責之以是，亦率天下而路耳。（不通）吾知深於文者，萬不敢其（不通）設爲此論也。然而一代之興，必有數文家，拮拮於其間。是或一代之元氣，盤礴鬱積，發洩而成至文，猶大城名都，必有山水之勝狀，用表其靈淑之所鍾。文家之發顯於一代之間，亦正類此。嗚呼，有清往矣！論文者，獨數方姚。而攻掎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或其文固有其是者存耶？方今新學始昌，即文如方姚，亦復何濟於用？然而天下講藝術者，仍留古文一門，凡所謂載道者，皆屬空言，亦特如歐人之不廢臘丁耳。知臘丁之不可廢，則馬

班韓柳亦自有其不宜廢者，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病也。民國新立，士皆剽竊新學，行文亦澤之以新名詞。夫學不新而唯詞之新，匪特不得新，且舉其故者而盡亡之，吾甚慮古系之絕也。向在杭州，日本齋藤少將謂余曰：『敝國非新，蓋復古也。』時中國古籍如函宋樓藏書，日人則盡括而有之。嗚呼！彼人求新而惟舊之寶，吾則不得新而先殞其舊意者，後此求文字之師，將以厚幣聘東人乎？夫馬班韓柳之文，雖不協於時用，固文字之祖也。（不通！）嗜者學之，用其淺者以課人，轉轉相承，必有一二鉅子出肩其統，則中國之元氣尙有存者。若棄擲踐睡而不之惜，吾恐國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幾何不爲東人之所笑也！

此文中『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之』字不通。
此文見上海民國日報（六年二月八日）。

六 漢學家自論其爲學方法

顧亭林答李子德書

民國六年四月

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所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有改經之病。……故愚以爲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

戴東原與段玉裁書

經以載道，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學者當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某自十七歲時有志問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言語。爲之數十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宋儒譏訓詁之學而輕語言文字，是猶度江河而棄舟楫也。（見段撰戴東原年譜）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

經史當得善本。……若日讀誤書，妄生駁難，其不見笑於大方者鮮矣。

惠棟九經古義序曰：

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經師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

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

七 幾部論漢學方法的書

論漢學方法之書，最要者莫如下列諸籍：

(一) 段玉裁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書。（經韻樓集）

(二)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廿九——三十，通說上下。

(三) 王引之經傳釋詞。

(四) 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一百廿八卷）。

惠棟古文尚書考（二卷）

(五) 俞樾古書疑義舉例。

(六) 章炳麟國故論衡。

八 杜威先生小傳

此小傳見於三月廿六日『獨立』週報，作者爲 Edwin F. Slosson。

If some historian should construct an intellectual weather map of the United States he would find that in the eighties the little arrows that sh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 were pointing in toward Ann Arbor, Michigan, in the nineties toward Chicago, Illinois, and in the nineteen hundreds toward New York City, indicating that at these points there was a rising current of thought. And if he went so far as to investigate the cause of these local upheavals of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he would discover that John Dewey had moved from one place to the other. It might be a long time before the psychometeorologist would trace these thought currents spreading over the continent back to their origin, a secluded class-room where the most modest man imaginable was seated and talking in a low voice for an hour or two a day.

Knowing that every biographer is expected to show that the subject of his sketch got his peculiar talents by honest inheritance I wrote to Professor Dewey to inquire what there was in his

genealogy to account for his becoming a philosopher. His ancestry is discouraging to those who would find an explanation for all things in heredity.

My ancestry, particularly on my father's side, is free from all blemish. All my fore-fathers earned an honest living as farmers, wheelwrights, coopers. I was absolutely the first one in seven generations to fall from grace. In the last few years atavism has set in and I have raised enough vegetables and fruit really to pay for my own keep.

John Dewey was born in Burlington, Vermont, October 20, 1859, the son of Archibald S. and Lucina A. (Rich) Dewey. His elder brother, Davis Rich Dewey, is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in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the author of the Special Report on Employees and Wages in the 12th Census as well as of many other works on finance and industry.

John Dewey went to the State University in his native town

and received his A. B. degree at twenty. Being then uncertain whether his liking for philosophical studies was sufficient to be taken as a call to that calling he applied to the one man in America most competent and willing to decide such a question, W. T. Harris, afterward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er for Education, but then superintendent of schools in St. Louis. Think of the courage and enterprize of a man who while filling this busy position and when the war was barely over started a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and founded a Philosophical Society and produced a series of translations of Hegel, Fichte and other German metaphysicians. It would be hard to estimate the influence of Dr. Harris in raising the standards of American schools and in arousing an interest in intellectual problems.⁵ When young Dewey sent him a brief article with a request for personal advice he returned so encouraging a reply that Dewey decided to devote himself to philosophy. So, after a year spent at home reading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

fessor Torrey of the University of Vermont, one of the old type of scholarly gentleman, Dewey went to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the first American university to make graduate and research work its main object. Here he studied under George S. Morris and followed him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s Instructor in Philosophy after receiving his Ph.D. at Johns Hopkins in 1884. Two years later he married Alice Chipman of Fenton, Michigan, who has been ever since an effective collaborator in his educational and social work. In 1888 he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s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but was called back to Michigan at the end of one year.

When President Harper went thru the country picking up brilliant and promising young men for the new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wey was his choice for the chair of philosophy. During the ten years Dewey spent on the Midway Plaisance h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try out the radical ideas of education of which I

have spoken. In 1904 Dewey was called to Columbia University where he has since remained.

九 九流出於王官之謬（四月十一日）

此說出自班固，固蓋得之劉歆。其說全無憑據，且有大害，故擬作文論其謬妄。今先揭吾文之大旨如下：

（一）劉歆以前之論周末諸子者皆不作如此說。

（a）莊子天下篇。

（b）荀子非十二子篇。

（c）司馬談論六家。

（d）淮南子要略。

（二）學術無出於王官之理。

（a）學術者，應時勢而生者也。（淮南要略）

(b) 學術者，偉人哲士之產兒也。

(三) 以九流爲出於王官，則不能明周末學術思想變遷之迹。

(四) 藝文志所分九流最無理，最不足取。

(a) 不辨真僞書。

(b) 不明師承。

(c) 不明沿革。

一〇 訪陳衡哲女士（四月十一日追記）

四月七日與叔永去普濟布施村（Poughkeepsie）訪陳衡哲女士。吾於去年十月始與女士通信，五月以來，論文論學之書以及遊戲酬答之片，蓋不下四十餘件，在不曾見面之朋友中，亦可謂不常見者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訪女士，始得見之。

一一 觀莊固執如前（四月十一日追記）

此次節假，觀莊與璧黃皆來遊紐約。吾與觀莊日日辨論文學改良問題。觀莊別後似仍

不曾有何進益，其固執守舊之態仍不稍改。夫友朋討論，本期收觀摩之益也，若固執而不肯細察他人之觀點，則又何必辯也？

一二 作論九流出于王官說之謬（四月十六日）

作論九流出于王官說之謬成，凡四千字：

（一）劉歆以前無此說也。

（二）九流無出于王官之理也。

（三）七略所立九流之目皆無徵，不足依據。

（四）章太炎之說亦不能成立。

（一）其所稱證據皆不能成立。

（二）古者學在官府之說，不足證諸子之出於王官。

（五）結論。

此文寄與秋桐。

一三 記荀卿之時代（四月十七日）

荀卿之時代最難定。史記列傳爲後人誤讀。劉向因之，以爲方齊威王宣王之時，孫卿「年五十始來游學」。『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又云：『春申君死而孫卿廢。』此最無理不可從。故唐仲友曰：（宋淳熙八年台州本序）『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唐氏又言，『據遷傳，參卿書，卿蓋『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去之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爲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引向序『年五十』乃作『年十五』。汪中荀卿子年表跋云，『顏之推家訓勉學篇，「荀卿五十始來游」之推所見史記古本已如此，未可遽以爲譌字也。』胡元儀卯卿別傳考異與盧文弨荀子補注皆據應劭風俗通窮通篇作『年十五。』

胡元儀又引桓寬鹽鐵論毀學篇云：『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

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因云：「李斯相秦，在始皇三十四年，是年郇卿尚存，猶及見之。其卒也，必在是年之後矣。」故別傳云：「李斯爲秦相，卿聞之不食，知其必敗也。後卒，年蓋八十餘矣。」鹽鐵論是何等書，豈可用作史料？其中論儒篇云：「及湣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此本無徵驗之言，而胡氏卽據之云：「是郇卿湣王末年至齊矣。」夫此所引卽令有據，亦但可證湣王末年郇卿自齊適楚耳，不能知其何年至齊也。

吾以爲諸說受病之根，在於誤讀史記孟軻荀卿列傳。此傳已爲後人誤增無數不相關之語，故不可讀。吾意此傳當如下讀法：

- (一) 孟子列傳自「孟軻，鄒人也。」……至「作孟子七篇。」
- (二) 自「其後有騶子之屬」以下另爲一段。

「齊有三騶子」爲總起。

「其前騶宗」至「先孟子」爲一段。

「其次騶衍」以下爲第二段。

此段先述騶衍之言至「天地之際焉」止。又論之曰：「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言但以汜濫汪洋之言始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此下又記騶衍之事，至「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此段疑亦後人增入。）此下「豈與仲尼菜色」……至「牛鼎之意乎，」蓋後人所增耳。

又「自如（『如』字原在『稷下先生』下，依王念孫校移此。王曰：『自如，統下之詞。田完世家正作「自如騶衍」……）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爽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蓋原文所有。此下則又後人所增也。

「騶爽者」……至「齊能致天下賢士也」爲第三段。

此三段分說『三騶子』

其淳于髡諸節定是後人所加。淳于髡別有列傳（史記一百二十六）不當複出。

下文『騶衍之術迂大而闊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一段疑當在上文『於是齊王嘉之』之上，以總結三騶子耳。（或係後人妄加者。）

（三）荀卿列傳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此下一段爲錯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此十一字當作一句讀。）而荀卿最爲老師。』……此下至『因葬蘭陵』止。其下之言，皆後人所添也。

舊讀『田駢之屬皆已死』七字爲句，而以『齊襄王時』屬下文，又不知『騶衍之術』一段爲錯簡，故劉向因之致誤。諸家之聚訟，亦皆因此一誤而生。不知『齊

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一語文理不通。若上四字屬此，則決不至有「而」字也。

如此說，則荀卿至齊之時，蓋在王建已立，君王后未死之時，故追言「田駢之屬已死齊襄王時。」襄王之死在西曆前二六五年，去春申君之死（前二三八）凡二十七年，荀卿死在春申君之後，故其五十歲至齊之時，必不能在王建未立之先也。
劉向之說矛盾百出，不足辯也。

其改「年五十」爲「年十五」者亦非。史記言「年五十始來游學。」言始者，遲之之詞也。若十五，則何尙云「始來」乎？風俗通作「齊威王之時」（胡元儀所據本）亦作「齊威宣王之時」（盧文弨所據本），今姑定爲宣王時。宣王死時在西曆前三二四年（依史記），去春申君之死已八十六年。使荀卿於宣王末年至齊，已十五歲，則當春申君之死已百餘歲矣。此說不可信也。

胡元儀之說更不足信。其不謂荀卿死於秦始皇三十四年（前二一三）李斯作

相之後，故不得謂荀卿之至齊爲當威宣王之時，因謂卿之來齊當在湣王末年。又試定爲湣王三十九年（前二八五）。（此依史記也。依紀年當作二十九年。）謂卿當生於赧王十六年（前二九九）果爾，則當襄王死時，荀卿僅有三十四歲，豈可謂『最爲老師』乎？

故吾意以爲荀卿至齊蓋在齊王建之初年，約當西曆前二六〇年之際。其時卿年已五十。當春申君死時，卿年約七十矣。其死當在其後數年之間，蓋壽七十餘歲。不及見李斯之相秦（前二二三）亦不及見韓非之死也（前二二三）。

一四 沁園春 新俄萬歲（四月十七夜）

吾前作沁園春詞紀俄國大革命，僅成半闕。今讀報記俄國臨時政府大赦舊以革命暗殺受罪之囚犯。其自西伯利亞赦歸者蓋十萬人云。夫囚拘十萬志士於西伯利亞，此俄之所以不振，而羅曼那夫皇朝之所以必倒也。而愛自由謀革命者乃至十萬人之多，囚拘流徙，摧辱慘殺而無悔，此革命之所以終成，而『新俄』之未來所以正未可量也。吾讀之有感，因續

成前詞而序之如右。

詞曰：

客子何思凍雪層冰，北國名都。看烏衣藍帽，軒昂年少，指揮殺賊，萬衆歡呼。去獨夫
『沙』張自由幟，此意如今果不虛。論代價，有百年文字，多少頭顱。冰天十萬囚
徒，一萬里飛來大赦書。本爲自由來，今同他去；與民賊戰，畢竟誰輸！拍手高歌，『新
俄萬歲！』狂態君休笑老胡。從今後，看這般快事，後起誰歟？

一五 清廟之守（四月二十日）

藝文志言墨家蓋出於清廟之守，吾已言其謬矣。今念清廟究是何官，此說漢儒無人能
言之。詩清廟鄭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
祭之而歌此詩也。』正義引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

夫漢儒不能明知清廟爲何物，乃謂清廟之官爲墨家所自出，不亦誣乎？

一六 我之博士論文（五月四日）

吾之博士論文於四月廿七日寫完。五月三日將打好之本校讀一過，今日交去。

此文計二百四十三頁，約九萬字。

屬稿始於去年八月之初，約九個月而成。

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目

緒言 哲學方法與哲學

第一篇 記時代

第二篇 孔子之名學

第一卷 孔子之問題

第二卷 易經

第三卷 象

第四卷 辭

第五卷 正名正辭

第三篇 墨家之名學

第一書 總論

第二書 墨子

第一卷 實行主義

第二卷 「三表」

第三書 「別墨」

第一卷 「墨辯」

第二卷 原知

第三卷 故法，效

第四卷 推

民國六年五月

第五卷 惠施

第六卷 公孫龍

第四篇 進化論與名學

第一卷 進化論

第二卷 莊子之名學

第三卷 荀子

第四卷 荀子（續）

第五卷 法家之名學

一七 新派美術（五月四日）

吾友韋達司女士（Miss Clifford Williams）所作畫，自關一蹊徑，其志在直寫心中之情感，而不假尋常人物山水畫爲寄意之具，此在今日爲新派美術之一種實地試驗。

歐美美術界近數十年新派百出，有所謂 Post-Impressionism, Futurism, Cu-

bism 種種名目。吾於此道爲門外漢，不知所以言之。上月紐約有獨立美術家協會之展覽會（Exhibition of The Society of Independent Artists）與列者凡千餘人。人但可列二畫。吾兩次往觀之，雖不能深得其意味，但覺其中「空氣」皆含有「實地試驗」之精神。其所造作或未必多有永久之價值者，然此「試驗」之精神大足令人起舞也。

女士之畫亦陳此會中，會開數日，卽爲人買去。會中陳品二千餘事，售去者僅三十六事。

一八 讀致韋女士舊函（五月四日）

昨在韋女士處見吾兩三年來寄彼之書一大束，借回重檢讀之，乃如讀小說書，竟不肯放手。此中大率皆一九一五與一九一六兩年之書爲多，而尤以一九一五年之書爲最要。吾此兩年中之思想感情之變遷多具於此百餘書中，他處決不能得此真我之真相也。

一九 寧受囚拘不願從軍（五月六日）

四月廿八日美國議會通過『選擇的徵兵制』（Selective Draft）此亦強迫兵制之一種也。

自此以來，吾與吾友之非攻者談，每及此事，輒有論難。諸友中如 Paul Schumm, Bill Edgerton, Elmer Beller, Charles Duncan 皆不願從軍。昨與貝勒(Beller)君談，君言已決意不應徵調，雖受囚拘而不悔。吾勸其勿如此，不從軍可也，然亦可作他事自效，徒與政府抵抗固未嘗不可，然於一己所主張實無裨益。

吾今日所主張已全脫消極的平和主義。吾惟贊成國際的聯合，以爲平和之後援，故不反對美國之加入，亦不反對中國之加入也。

然吾對於此種『良心的非攻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s)但有愛敬之心，初無鄙薄之意；但惜其不能從國際組合的一方面觀此邦之加入戰團耳。

因念白香山新豐老人折臂歌：

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椎折臂。

向之甯折臂而不當兵者，與今之甯受囚拘而不願從軍者，正同一境地也。

二〇 關於歐戰記事兩則

杜威(John Dewey)先生昨與我言兩事，皆可記：

(一)日政府曾願以兵助戰，而以在中國之自由行動權爲索償之條件。俄法皆無異議，惟英外相葛雷(Sir Edward Gray)堅持不肯，議遂不果行。(杜威先生言聞諸某英人云。)

(二)又言得最可靠之消息，威爾遜總統曾親語人云：『若俄國革命未起，則吾之政策將止於「武裝的中立」，或不致與協約國聯合也。』

此兩事皆足生人樂觀，故記之。

適按：葛雷之拒日本，其志蓋別有在，未必有愛於中國，亦未必爲人道主義而出此耳。

二一 瞎子用書(五月八日)

今日至華盛頓堡公園小憩，在山石上檢得一本瞎子所讀的雜記，雖已破碎，却還可讀，

因帶回細看。此雜記名

“Matilda Ziegler Magazine for the Blind,” published monthly
by the Matilda Ziegler Publishing Co. for the Blind, Inc., 250 W.
54th St., N. Y. C.

首頁之第一句，依法讀去，乃是

And the birds will soon be singing everyday.

讀時須用手摸去，久用亦不費力了。

另一頁乃是字母的讀法。其法有每字母用一記號者，有每字用一號者，亦有每於常用語尾用一號者。如上舉一例之第一號乃是表示句首的大寫。第二號乃是 and。第三號乃是 the。第四、五、六、七、八號合成 birds 一字。又如 singing 一字僅用三個記號，如 第一號爲 s，第二、三號皆 ing 尾之號。

常打牌者，每擠一牌，一摸卽知其爲何牌，不用翻看。此種瞎子用書，卽用此理。

五月東風著意寒，青楓葉小當花看。幾日暖風和暖雨，催將春氣到江干。（看本卷第二七則）

二三 紐約世界報（五月十九日）

吾友根內特君（Lewis S. Gannett）以電話告我，言將歸與洛斯女士（Ross）結婚。吾因招之晚餐。餐後與之同往紐約世界報一遊。（根君與洛女士皆此報中訪事。）此報社自晨至晚出報七八次。社中自主筆以下至告白房及印刷所工人，凡用人二千二百人，可謂盛矣。惜夜間匆匆不能詳觀其中一切組織而爲之記耳。（參看卷十四第一二則。）

二四 在白原演說（五月廿日）

二十日去白原（White Plains）演說，題爲“Mohism: China's Lost Religion”。下午主人Max Meyer君以汽車攜我遊觀新成之「水源湖」（Reservoir Lake）。車行湖濱，風景佳絕。此湖爲紐約城水供來源之一，亦人造湖之一種，而風物清秀可愛，令我思杭州西湖不置。

午餐席上遇 Prof. Overstreet 先生。此君爲紐約大學哲學教師。其人思想極開朗，嘗讀其著作，今始見之。

二五 祁暄『事類串珠』（五月廿七日）

此間同學祁君暄，卽嘗發明中國打字機者。其人最重條理次序，每苦吾國人辦事無條理，藏書無有有統系的目錄，著述無有易於檢查的『備查』字典無有有條理的『檢字』……故以其餘力，創一備檢法（An Index System），自名之曰『祁暄事類串珠』。今以其法施諸圖書館之目錄。

其法以第一字之畫數爲第一步，以此字之部首之畫數爲第二步，以此字爲第三步。如查中論，先檢中字畫數。既得四畫，乃查中字部首『丨』之畫數。既得一畫，乃查『丨』部。既得『丨』部，乃查『中』字。

祁君言有聖約翰大學藏書樓徐君不久將此諸種『備檢片』印刷試用。記之以備他日訪求之用。

二六 博士考試（五月廿七日追記）

五月廿二日，吾考過博士學位最後考試。主試者六人：

Professor John Dewey

Professor D. S. Miller

Professor W. P. Montague

Professor W. T. Bush

Professor Frederick Hirth

Dr. W. F. Cooley

此次爲口試，計時二時半。

吾之『初試』在前年十一月，凡筆試六時（二日），口試三時。

七年留學生活，於此作一結束，故記之。

二七 改前作絕句（五月廿九日）

五月西風特地寒，高楓葉細富花看。忽然一夜催花雨，春氣明朝滿樹間。

美洲之春風皆西風也。作東風者，習而不察耳。

二八 辭別杜威先生（五月卅日）

昨往見杜威先生辭行。先生言其關心於國際政局之問題，乃過於他事。囑適有關於遠東時局之言論，若寄彼處，當代爲覓善地發表之。此言至可感念，故記之。

二九 朋友篇 寄怡蓀經農（六月一日）

——將歸之詩——

粗飯尙可飽，破衣未爲醜。人生無好友，如身無足手。吾生所交遊，益我皆最厚。少年恨汚俗，反與汚俗偶。自視六尺軀，不值一杯酒。儻非良友力，吾醉死已久。從此謝諸友，立身重抖擻。去國今七年，此意未敢負。新交遍天下，難細數誰某。所最愛敬者，乃亦有八九。學理互分割，過失賴彈糾。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使卽此一念，足鞭策吾後。今當重歸來，爲國效奔走。可憐程（樂亭）鄭（仲誠）張（希古），少年骨已朽。作歌謝吾友，泉下人知否？

三〇 文學篇 別叔永杏佛觀莊（六月一日）

將歸國，叔永作詩贈別，有『君歸何人勸我詩』之句。因念吾數年來之文學的興趣，多出於吾友之助。若無叔永杏佛，定無去國集。若無叔永觀莊，定無嘗試集。感此作詩別叔永杏佛觀莊。

我初來此邦，所志在耕種。文章真小技，救國不中用。帶來千卷書，一一盡分送。種菜與種樹，往來入夢。

忽忽復幾時，忽大笑吾痴。救國千萬事，何一不當爲？而吾性所適，僅有一二宜。逆天而拂性，所得終希微。

從此改所業，講學復議政。故國方新造，紛爭久未定；學以濟時艱，要與時相應。文章盛世事，豈今所當問？

明年任與楊，遠道來就我。山城風雪夜，枯坐殊未可。烹茶更賦詩，有倡還須和。詩爐久灰冷，從此生新火。

前年任與梅，聯盟成勁敵，與我論文學，經歲猶未歇。吾敵雖未降，吾志乃更決。暫不與君辯，且著嘗試集。

回首四年來，積詩可百首。『煙士披里純，』大半出吾友。佳句共欣賞，論難見忠厚。今當遠別去，此樂難再有。

暫別不須悲，諸君會當歸。作詩與君期：明年荷花時，春申江之湄，有酒盈清卮，無客不能詩，同賦歸來辭！

藏暉室劄記卷十七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六月九日至七月十日——

歸國記

民國六年六月九日離紐約。

十日晨到綺色佳，寓 韋女士之家。連日往見此間師友，奔走極忙。

在綺五日（十日至十四日），殊難別去。韋夫人與韋女士見待如家人骨肉，尤難爲別。吾嘗謂朋友所在卽是吾鄉。吾生朋友之多無如此邦矣。今去此吾所自造之鄉而歸吾父母之邦，此中感情是苦是樂，正難自決耳。

吾數月以來，但安排歸去後之建設事業，以爲破壞事業已粗粗就緒，可不須吾與聞矣。何意日來國中警電紛至，南北之分爭已成事實，時勢似不許我歸來作建設事。倪嗣冲在安

徽或竟使我不得歸里。北京爲倡亂武人所據，或竟使我不能北上。此一擾亂乃使我盡擲棄吾數月來之籌畫，思之悵然。

十四日下午離綺色佳。夜到水牛城。半夜後到尼格拉瀑，將過加拿大界。吾先以所帶來之紐約中國領事證書交車上侍者。侍者言定可安然過境。故吾脫衣就寢。二時，忽被關吏叫醒，言證書不夠，不得過界。吾言紐約領事證書何以無效。關吏言，『吾但知認加拿大政府命令，不能認中國領事證書也。』吾知與辯無益，但問其人姓名，乃穿衣下車去。

時夜已深，車馬都絕。幸有警察爲我呼一汽車，載至尼格拉瀑市，投一旅館，睡了三點鐘。明晨（十五日），吾發電與加拿大移民總監 W. D. Scott，又發兩電，一寄紐約領事，一寄Bill Edgerton。吾曾約Bill在芝加哥相待，故發電告之也。

是晨讀“Seven Arts”六月份一冊。此爲美國新刊月報，價值最高。中有Randolph Bourne之“The War and the Intellectual”。其以此次美國之加入戰團歸罪此邦之學者，其言甚辯。又有一文述杜威之學說，亦佳。

下午得移民總監回電曰

“Apply again to Inspector in Charge Wilcox”——W.D. Scott.

乃往見之。其人已得總監電，爲我料理一切，語意皆甚謙恭。是夜夜半，過境遂無留滯。昨日之關吏以過境憑文交我，自言昨日所爲，乃由職司所在不容不爾。吾亦笑謝之。昨日之警察聞吾重過此，特上車尋我，執手爲別，亦可感也。

此事之過，不在關吏，而在我與紐約領事館。吾前得黃監督鼎通告，囑令先作書通知移民總監，得其一札便可通行無阻。吾既得此通告，未及遵行，因往見領事。領事處力言無須費如許周折，言一紙證書已足了事。吾信其言，遂取證書去，不更通告移民總監，此留滯之原因也。幸早行一日，否則一日之延擱將誤行期矣。

十六日下午到芝加角，小留兩時。Bill Edgerton已行。本欲一訪饒樹人（毓泰），以電話向大學詢問其住址，乃不可得，悵然而止。樹人來此數年，以肺病輟學甚久，其人少年好學，志大而體力沮之，亦可念也。

欲見季報總理任嗣達君（稷生），亦不可得。六時半開車。

十七日到聖保羅（St. Paul）途中遇貴池許傳音博士，為意大利諾大學之新博士。其博士論題為“Parliamentary Regulation of Railway Rates in England.”

換車得頭等車。車尾有『觀覽車』，明窗大椅，又有書報，甚方便也。

車上遇日人朝河貫一先生，在耶爾大學教授日本文物制度史者。

昨日讀愛耳蘭人丹山尼勳爵（Lord Dunsany）之戲本五種，甚喜之。丹氏生於一八七八年，今年未四十，而文名噪甚。此冊中諸劇如下：

- (1) The Gods of the Mountain
- (2) The Golden Doom
- (3) King Argimènes and the Unknown Warrior
- (4) The Glittering Gate
- (5) The Lost Silk Hat

自芝加角以西為『大平原』（The Prairies）千里曠野，四望空闊，凡三日餘，不見

一邱一山。十七日尙時時見小林，俗名『風屏』(Windbreak)者。十八日乃幾終日不見一樹，使人不歡。幸青天綠野，亦自有佳趣。時見小湖水色藍艷，令我思赫貞河上之清晨風景。有時黃牛驪馬，鬣草平原，日光映之，牛馬皆成紅色，亦足觀也。此數千里之平野乃新大陸之『大中原』，今尙未經人力之經營，百年之後，當呈新象矣。

火車路線在尼格拉出境後，又由猶龍口(Port Huron)入美國境。十八日晨到『門關』(Portal, N. D.)，重出美境，入加拿大。從此去美國矣。不知何年更入此境？人生離合聚散，來蹤去迹，如此如此，思之惘然。

十九日晨六時起，火車已入加拿大之落機山。落機山貫穿合衆國及加拿大。吾來時僅見南段之山，今去此乃見北段耳。落機(Rocky)者，山石犖确之意。其高峯皆石峯無土，不生樹木。山巔積雪，終古不化。風景絕佳。下所附諸圖，僅見其百一而已。

車上讀薛謝兒女士(Edith Sichel)之再生時代(Renaissance)『再生時代』者，歐史十五十六兩世紀之總稱，舊譯『文藝復興時代』。吾謂文藝復興不足以盡之，不如直

譯原意也書中述歐洲各國國語之興起，皆足供吾人之參考，故略記之。

中古之歐洲，各國皆有其土語，而無有文學。學者著述通問，皆用拉丁。拉丁之在當日，猶文言之在吾國也。國語之首先發生者，爲意大利文。意大利者，羅馬之舊畿，故其語亦最近拉丁，謂之拉丁之『俗語』（Vulgate）（亦名 Tuscan，以地名也）。

『俗語』之入文學，自但丁（Dante）始。但丁生於一二六五年，卒於一二三二年。其所著神聖喜劇（Divine Comedy）及新生命（Vita Nuova）皆以『俗語』爲之。前者爲韻文，後者爲散文。從此開『俗語文學』之先，亦從此爲意大利造文學的國語，亦從此爲歐洲造新文學。

稍後但丁者有皮特賴（Petrarch, 1304—1374）及包高嘉（Boccaccio, 1311—1375）兩人。皮氏提倡文學，工詩歌，雖不以國語爲倡，然其所作白話情詩風行民間，深入人心。包氏工散文，其所著小說，流傳一時，皆以俗語爲之。遂助但丁

而造意大利文學。

此後有阿優梯 (Leon Battista Alberti, 1405—1472) 者，博學多藝。其主張用俗語尤力。其言曰：『拉丁者，已死之文字，不足以供新國之用。』故氏雖工拉丁文，而其所著述乃皆用俗語。

繼阿氏者，有詩人鮑里謝那 (Poliziano) 及弗羅連斯之大君羅冷槎 (Lorenzo de Medici)。羅冷槎大君，亦詩人也。兩人所作俗語詩歌皆卓然成家。俗語入詩歌而『俗語文學』真成矣。

此外名人如大主教彭波 (Cardinal Bembo) 著用俗語議，爲俗語辯護甚力。意大利文自但丁以後不二百年而大成。此蓋由用俗語之諸人，皆心知拉丁之當廢，而國語之不可少，故不但用以著述而已，又皆爲文辯護之。以其爲有意的主張，輔之以有價值的著作，故其收效最速。

吾國之俗語文學，其發生久矣。自宋代之語錄，元代之小說，至於今日，且千年矣，而

白話猶未成爲國語。豈不以其無人爲之明白主張，無人爲國語作辯護，故雖有有價值的著述，不能敵頑固之古文家之潛勢力，終不能使白話成爲國語也？

法國國語文學之發生，其歷史頗同意大利文學。其初僅有俚歌彈詞而已。至尾央（Villon, 1431—？）之歌詞，馬羅（Marot, 1496—1544）之小詞，法文始有文學可言。後有龍利（Pierre de Ronsard, 1524—1585），及杜貝萊（Joachim Du Bellay, 1525—1560）者，皆詩人也。一日兩人相遇於一村店中，縱談及詩歌，皆謂非用法語不可。兩人後復得同志五人，人稱『七賢』（Pleiade），專以法語詩歌爲倡。七賢之中，龍利尤有名。一五五〇年杜貝萊著一論曰：“*La defens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çaise*。”力言法國俗語可與古代文字相比而無愧，又多舉例以明之。七賢之著作，亦皆爲『有意的主張，輔之以有價值的著作』，故其收效亦最大也。

七賢皆詩人也。同時有賴百萊（Rabelais, 1500—1553）者，著滑稽小說“Pan-

tagruel”及“Gargantua”，以諷世。其書大致似西遊記之前十回。其書風行一時，遂爲法語散文之基礎。

賴百萊之後有曼田 (Montaigne, 1533—1592) 者，著『雜論』 (Essay) 始創『雜論』之體，法語散文至此而大成。

及十七世紀而康尼兒 (Cornelle, 1606—1684 戲劇家)、巴士高 (Pascal, 1633—1664, 哲學家)、穆烈爾 (Molière 1622—1673)、雷信 (Racine, 1639—1699) (二人皆戲劇家) 諸人紛起，而法國文學遂發皇燦爛，爲世界光矣。

此外德文、英文之發生，其作始皆極微細，而其結果皆廣大無量。今之提倡白話文學者，觀於此，可以興矣。

二十日到文苦瓦 (Vancouver) 吾先與張慰慈 (祖訓) 約會於此。慰慈先二日到，今晨迎我於車站。同居一旅館。慰慈爲澄衷舊同學，五年前來美，今在埃阿瓦大學 (University of Iowa) 得博士學位。其論文題爲“A Study of the Commission and City-

manager Plan of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吾七年前去國時，在上海旅館中與慰慈及仲誠爲別，今仲誠死已數年，與慰慈話舊，不勝今昔之感矣。

在輪船公司得朋友書幾封。讀 C. W. 1 短書及 N. B. S. 1 長書，使我感慨。

二十一日上船。船名日本皇后。同艙者五人：貴池許傳音，北京鄭乃文，日本永屋龍雄，及慰慈與吾也。

追記雜事：

十二日在綺色佳，適當吾師克雷敦先生 (Professor James Edwin Creighton) 在康南耳大學教授二十五年之期。其舊日哲學學生之已成名者十餘人，各貢其專治之學，著爲文章，合爲一集刊行之，以爲『克雷敦先生紀念集』。是夜行奉獻儀。大學校長休曼先生致頌詞。哲學教授漢門先生 (Prof. N. A. Hammond) 主席。哲學教授阿爾貝 (Prof.

Ernst Albee) 爲學生中之最長者，致獻書之詞。詞畢，以精裝之冊奉獻於先生。先生致答謝詞。

明日，吾購得此冊，於舟車中讀之。克雷敦先生爲此邦『理想派』哲學 (Idealism) 之領袖，故其徒所爲言論，往往針對『實驗派』 (Pragmatism) (Instrumentalism) 及『實際派』 (Neo-Realism) 爲反對的評論。此集所攻，大抵以杜威 (John Dewey) 一派之實驗主義爲集矢之的。其積極一方面，則重新表章其所謂『物觀的理想主義』之學說焉。(物觀的理想派者 [Objective Idealism] 以自別於已克黎 [G. Berkeley] 之主觀的理想主義也。)

吾在康南耳大學時，有一老婦人名威特夫人 (Mrs. Joseph Waite) 者，年六十餘矣，猶日日抱書上課聽講。吾與同班數次，每心敬其人，以爲足爲吾輩少年人之模範。今年吾重來此，遇之於途。夫人喜告我曰：『胡君，吾已于春間得學士學位矣。』吾因申賀意，並問其將

來何作。夫人言將重入學，專治哲學，一年後可得碩士學位。吾聞之，深感歎其老年好學，故追記之。

追記雜事竟。

二等艙中有俄國人六十餘名，皆從前之亡命，革命後爲政府召回者也。聞自美洲召回者，有一萬五千人之多。其人多粗野不學，而好爲大言，每見人，無論相識不相識，便高談其所謂『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者。然所談大抵皆一知半解之理論而已。其尤狂妄者，自夸此次俄國革命之成功，每見人輒勸其歸國革命，『效吾國人所爲』。其氣概之淺陋可厭也。其中亦似有二三沉靜深思之士，然何其少也！

頭等客中有托爾斯泰之子伊惹托爾斯泰公爵（Count Ilya Tolstoy）一夜二等艙之俄人請其來演說其父之學說。演說後，有討論甚激烈。皆用俄語，非吾輩所能懂。明夜，又有其中一女子名 Gurenvitch 者，演說非攻主義，亦用俄語。吾往聽之，雖不能懂，但亦覺其

人能辯論工演說也。演畢，亦有討論甚烈。後聞其中人言，此一羣人中多持非攻主義，故反對一切戰爭。惟少數人承認此次之戰爲出於不得已。

自紐約到文苦瓦，約三千二百英里。

自文苦瓦到上海，五千四百一十二英里。

以中國里計之，自紐約到上海，凡二萬八千五百里。

廿七日，與朝河貫一先生談。先生言曾勸英國書賈丹特（Dent）於其所刊行之『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中加入中國日本之名著。（先生言丹特但願加入日本名著，曾以書詢先生，先生因勸其並列中日兩國書云。）丹特君已允加入五冊。中兩冊爲中國重要書籍。（日本三冊，中國僅得兩冊，未免不公。）先生因問我此兩冊應如何分配。吾謂此兩冊之中，第一冊當爲儒家經籍，宜包：

(一) 詩經 (吾意詩經當另爲一冊)

(二) 四書

(三) 孝經

第二冊當爲非儒家經籍，宜包：

(一) 老子 (全)

(二) 莊子 (內篇)

(三) 列子 (第七篇——楊朱篇)

(四) 墨子 (選)

(五) 韓非子 (選)

先生甚以爲然，因問我肯編譯此兩冊否。吾以爲此事乃大好事業，可收教育的功效，遂許之。
(吾久有志於此舉。前年在綺時，散僕生 [Prof. M. W. Sampson] 先生曾勸我爲之。彼時以人望輕，卽言之亦不得人之聽，故不爲也。) 先生言丹特君但許每頁得五十錢，此僅足

價打字費。故彼意欲令丹特於五十錢一頁之外，另出打字費。若能辦到此一層，彼當以書告我。我諾之。（此事後來竟無所成，我甚愧對朝河先生——廿三年九月胡適記。）

舟中無事，讀新劇若干種，記其目如下：

- (1) Oscar Wilde: "Lady Windermere's Fan."
- (2) W. B. Yeats: "The Hour-Glass."
- (3) Lady Gregory: "The Rising of the Moon."
- (4) Hermann Sudermann: "The Vale of Cotent."
- (5) Eugène Brieux: "The Red Robe"
- (6) Björnstjerne Björnson: "Beyond Human Power."

二等艙裏的俄國人嫌飯食不好，前天開會討論，舉代表去見船主，說這種飯是吃不得的。船主沒有睬他們。昨夜竟全體『罷飯』不來餐堂。餐時過了，侍者們把飯菜都收了。到了

九點鐘，他們餓了，問廚房裏要些麵包，牛油，乾酪，咖啡，大吃一頓。

此次歸國，叔永、杏佛、經農皆有詩送行。後經農遠道自美京來別，叔永有『喜經農來，期杏佛不至』詩。杏佛三疊其韻，其第三首爲再送適之，爲最自然，因錄之於此：

遙淚送君去，故園寇正深。共和已三死，造化獨何心？
腐鼠持旌節，飢鳥滿樹林。歸人
工治國，何以慰呻吟？

柳亞子寄杏佛書（節錄）

……胡適自命新人，其謂南社不及鄭陳，則猶是資格論人之積習。南社雖程度不齊，豈竟無一人能摩陳鄭之壘而奪其釜弧者耶？又彼創文學革命，文學革命非不可倡，而彼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話詩直是笑話。中國文學含有一種美的性質。縱他日世界大同，通行『愛斯不難讀』，中文中語盡在淘汰之列，而文學猶必占美

術中一科，與希臘羅馬古文頡頏。何必改頭換面爲非驢非馬之惡劇耶！……弟謂

文學革命所革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舊，理想宜新，兩言盡之矣。……

此書未免有憤憤之氣。其言曰：「形式宜舊，理想宜新。」理想宜新，是也。形式宜舊，則不成理論。若果如此說，則南社諸君何不作清廟生民之詩，而乃作「近體」之詩與吏「近體」之詞乎？

七月三夜月色甚好。在海上十餘日，此爲第一次見月。與慰慈諸君閒步甲板上賞月，有懷美洲諸友。明日作一詞郵寄叔永杏佛經農亦農衡哲諸君：

百字令

幾天風霧，險些兒把月圓時辜負。待得他來，又苦被如許浮雲遮住。多謝天風，吹開孤照，萬頃銀波怒。孤舟帶月，海天衝浪西去。遙想天外來時，新洲曾照我故人眉宇。別後相思如此月，繞遍人寰無數。幾點疏星，長天清迥，有濕衣涼露。憑闌自語，吾

鄉真在何處？

陸放翁詞云：

……重到故鄉交舊少。淒涼。却恐他鄉勝故鄉。

此卽吾『吾鄉真在何處』之意。

連日與同船的俄人閒談，知此間六十餘人中，無政府黨，凡四十五人，其他二十人則社會黨人也。以吾所觀察，覺無政府黨中除兩三領袖之外，皆無意識之急進少年也。其中領袖如前所記之女子名 Gurenvitch 夫人者，及一老人名 Rohde 者，皆似有定見有閱歷之人。社會黨中人數雖少，然吾所與談者皆似穩重通達事理之人。

上所記兩黨人數之多寡，實係偶然，不可據此遂說俄國之無政府黨多於社會黨可三倍也。

七月五日下午四時船進橫濱港，始知張勳擁宣統復辟之消息。復辟之無成，固可斷言。所可慮的，今日之武人派名爲反對帝政復辟，實爲禍亂根苗。此時之穩健派似欲利用武人派之反對復辟者以除張勳一派，暫時或有較大的聯合，他日終將決裂。如此禍亂因仍，坐失建設之時會，世界將不能待我矣。

因船期甚短，故已決計不去東京一遊，擬與慰慈上岸寄信買報。方登岸，卽遇嘉定潘公弼君，言東京友人郭虞裳、俞頌華兩君知吾與慰慈歸國，堅邀去東京相見。兩君因今日有考試，故託潘君來迎。諸君情意不可却，遂以電車去東京，與郭、俞兩君相見甚歡。兩君皆澄衷同學也。此外尙有戴君克諧（字藹廬）與頌華同居。諸君邀至一中國飯館晚餐。虞裳言有湖南醴陵李君邦藩（字石岑）曾讀吾文，聞吾來甚思一見。因以書招之來，席上相見，談及傅君劍謝、諸莊諸故人，皆醴陵人也。

諸君欲我與慰慈在東京住一二日，然後以火車至長崎上船，吾輩以不欲坐火車，故不能留。是夜九時，與諸君別，回橫濱。半夜船行。

在東京時，虞裳言曾見新青年第三卷第三號，因同往買得一冊。舟中讀之。此冊有吾之歷史的文學觀念論（本為致陳獨秀先生書中一節。）及論文學革命一書。此外有獨秀之舊思想與國體問題，其所言今日竟成事實矣。又有日本人桑原隲藏博士之中國學研究者之任務一文，其大旨以為治中國學宜採用科學的方法，其言極是。其所舉歐美治中國學者所用方法之二例，一為定中國漢代「一里」為四百米突（十里約為二英里半），一為定中國「一世」為三十一年，後例無甚重要，前例則歷史學之一大發明也。末段言中國籍未經「整理」不適於用。「整理」即英文之 Systematize 也。其所舉例，如說文解字之不便於檢查，如圖書集成之不合用。皆極當，吾在美洲曾發願「整理」說文一書，若自己不能為之，當教人為之。又如圖書集成一書，吾家亦有一部，他日當為之作一「備檢」。

此外有劉半農君我之文學改良觀，其論韻文三事：

(一) 改用新韻，

(二) 增多詩體，

(三) 提高戲曲之位置，

皆可采。第三條之細目稍多可議處。其前二條，則吾所絕對贊成者也。

新青年之通信欄每期皆有二十餘頁（本期有二十八頁）其中雖多無關緊要之投書，然大可爲此報能引起國人之思想興趣之證也。

七日晨到神戶，與慰慈上岸一遊。

前讀朝河貫一先生之日本封建時代田產之原起（The Origin of the Feudal

Land Tenure in Japan, By Prof. K. Asakawa,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XX, No.1, Oct. 1914)一文，其中多有味之事實，當摘記之。

(附註)『封建制度』乃西文“Feudalism”之譯名，其實不甚的確。此制與吾國歷史上所謂『封建』者有別，今以無適當之名，故暫用之。吾問朝河君日本學者曾用何名。君言除『封建制度』外，有用『知行制度』者。『知行』乃公文中字，其時個人投靠，所立文契中有此字樣，其實亦不成名詞也。今日吾忽思得『分據制度』、『割據制度』似較『封建制度』爲勝。

八日，自神戶到長崎，舟行內海中，兩旁皆小島嶼，風景極佳。美洲聖洛能司河 (St. Lawrence River) 中有所謂『千島』者，舟行無數小島之間，以風景著稱於世。吾未嘗見之，今此一日海程所經，亦可稱亞洲之『千島』耳。

到長崎未上岸。

十日，到上海。二哥，節公，聰姪，汪孟鄒，章洛聲，皆在碼頭相待。二哥年四十一耳，而鬚髮皆已花白。甚矣，境遇之易老人也！聰姪十一年不見，今年十八而已如吾長。節公亦老態蒼然，行步艱難，非復十年前日行六十里（丁未年吾與節公歸里，吾坐轎而節公步行）之節公矣。

